

THE ROUGH MAGIC

「紡月的女神」及「日光城堡」作者

瑪麗·史蒂華著

張時譯

上海

THE ROUGH MAGIC

『紡月的女神』及『日光城堡』作者

瑪麗·史蒂華著

張 時譯



皇冠叢書 第九二種

上海

時譯





出版：皇冠出版社（台北市第三三〇〇信箱）
發行人：平 鑫 濤（台北市第三三〇〇信箱）
印刷：國泰印書館（臺北市漢口街二段五三巷一號）
定價：新臺幣拾元
登記證：內警臺業字第六七九號


上海

第一章

『……一頓早點的功夫……』

——暴風雨：第五幕第一景。

『如果是個男孩，』飛麗高興地說，『我們管他叫普洛斯帕羅。』

我笑了起來。『可憐的小東西，何必呢？哦，是的：…已經有人告訴過妳孔島是莎翁「暴風雨」中的魔島嗎？』

『的確是的；可是妳現在別再問我好不好？如果妳已經習慣了，我可以在早點的時候再翻翻莎士比亞。』我姐姐打個哈欠，把一隻脚伸到走廊邊的陽光中，欣賞着上面套的一雙漂亮海灘拖鞋。『我們這裏已經有了一個米蘭達，一個史比洛，雖然那可能不是普洛斯帕羅的簡寫，可是聽起來有點像。』

『哦？眞羅曼蒂克！他們是什麽人？』

『當地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是雙生子。』

『老天。父親一定是書香紳士。』

飛麗笑笑。『可以那麽說。』

她臉上某種表情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正如她另一種表情告訴我她有意如此地激起我的興趣。我說，『嗯，妳這樣改變一下豈不是更好？給妳沒出世的孩子命名叫卡力班不好嗎？正是十分合適。』

『啊？』她生氣地問。

『「這個綠眼的巫婆懷着孕被逐到這裏，」』我引述道。『還有咖啡嗎？』

『當然有。哦，天，有妳在這裏可眞好，露西！也許我不能說妳到這裏是運氣，不過我實在是高興！比起羅馬這裏是天堂。』

『比起倫敦是樂園。我已經感到兩樣了。當我想起昨天這個時候……還有那邊的雨水……』

我發個抖，啜飲口咖啡，靠在椅子上凝望通向海洋，頂上閃着金光的松林，讓我自己沉溺入如夢的感情；這表示我由冷冽氣候的四月英倫一夜之中轉到愛琴海的魔島來渡假。

也許我應該對那些不如我一樣幸運的人稍加解釋，孔島是希臘西岸外的一個小島。它是個鐮刀形的長島，正躺在海岸轉彎的地方。它北方最近陸地，距阿爾巴尼亞大陸只有兩哩左右。但是由島中央的孔鎮算來，離希臘海岸僅有七八哩之遙。島北端寬濶多山，經過肥沃的山谷，山崗減低，一直延到空曠而如蠍尾的南端。

我姐姐的房子在孔鎮北方十二哩的地方，這裏的海岸向大陸彎過去，潘圖克拉特山成爲這一片土地的屏障。多年來這塊土地便是她丈夫家產的一部分。

我姐姐飛麗比我大三歲。她二十歲的時候嫁給羅馬銀行家胡利諸。當維尼斯人佔據此島時，他家庭已定居孔島，而且歷經以後數朝『外人入主』，均能使這片小地產完整無恙而且日益興盛。在英國保護時代，利諸的曾祖父建起了浮華而羅曼蒂克的胡堡，它正座落在地產通向海灣的森林間。他也開墾了葡萄園、桔園，還包括一座小農場，裏面出產有日本種的小金桔，此後胡堡便以此而著名。他甚至在林間清理出一座花園，並

且在胡堡望不見的海灣南臂上蓋了碼頭和大船屋。據飛麗說這船屋可以容納得下第六艦隊。事實上所有來訪的客船都停船其中。我想，在他的時代，堡中可能是日日宴飲遊戲——在夏天他們駕船釣魚，在秋天狩獵，那時可能有三四十個客人侵入希臘或阿爾巴尼亞去殺戮鳥類與山羊。

那種日子隨着第一次大戰而逝去，胡家人搬去羅馬，但是沒把胡堡賣脫。在二十及三十年代，胡堡成爲夏天的別墅，二次大戰摧毀了許多不動產，但是胡家仍在戰後神秘地修整起家產。然後胡老先生——胡利諸的父親——又再注意到孔島的產業。他也曾設法再加修建，但是三年前他去世後，他兒子無意再繼續整修被刼掠而且已破舊的胡堡，便又建了一對現代化的小別墅——完全相背的雙幢平房。每幢房子建在圍着海灣兩邊的岬角上。他和飛麗自己住用北岬的胡氏別墅；海灣南角的羅莎別墅則座落在船屋上方的山崖上。羅莎別墅租給了一位姓馬的英國人，他從去年秋天開始便在這裏寫本書（『你知道那種書，』飛麗對我說，『全是相片，文字用粗體大字，不過是好書』）。三幢房屋用胡堡前面的車道相聯結，它們也各有小路通向樹林和海灣。

今年羅馬夏天奇熱，把胡家趕到孔島來。飛麗已懷孕，特別怕熱，只好把兩個大孩子（他們的學期尙未結束）留給祖母，我到這裏時，他們來了還沒有幾天。可是胡利諸因爲公事不得不回羅馬，他答應儘量在週末回來，並且把孩子們帶來過復活節。當時飛麗聽說我正好無事，便寫信叫我來孔島陪她。

這個邀請來得正是時候。我參加演出的話劇演了一陣子後終於停演。所以我剛好失業。這項工作是我在倫敦的第一個職業——我的『大機會』——使我目前頗爲沮喪。求才的佈告牌上沒有機會；介紹所很有禮貌可是令人失望。而且今年冬天十分可怕，我既沮喪而又疲倦。我已經二十五歲了，現在眞需要嚴肅地考慮以

前的不聽別人忠告選擇舞臺作爲終身職業是否聰明。任何瞭解其中三昧的人都知道，話劇不是種職業，而是種病毒，不幸我感染上了。我辛苦地開始工作，在鄉下小話劇團中演出三年後，我決定前去倫敦碰碰運氣。似乎幸運終於光臨。在電視與商業廣告上跑了十個月龍套之後，我得到了一個比較有前途的角色，而不到兩個月，這齣話劇像個垂亡的駱駝般倒地不起。

不過至少我比其他幾千個由樓梯脚爬起的人幸運多了；因爲他們還坐在經紀人窄狹的辦公室中等候，而我坐在胡氏別墅，前面是孔島未來幾星期的明朗陽光。

廊臺是個寬濶的木板臺架，它伸在岬角頂端，這裏多樹的懸崖直揷下海。欄杆下是迷漫着白雲的松樹，太陽已使它發生溫暖的香味。屋後兩邊斜樹林中有小鳥飛翔鳴囀。海灣本身隱藏在樹木後面，但是前方的風景十分宜人——一泓安靜閃亮的海灣躺臥在孔島雙臂之間。在北方越過陰暗深藍的海峽，是霧氣後阿爾巴尼亞幽靈般的白雪。

這裏有十分深沉而可喜的和平。除了鳥聲再沒有別的，眼前只有樹木天空和反映日光的海洋。

我嘆了一口氣。『哦，如果這不是普洛斯帕羅的魔島，它應該是……妳那兩個羅曼蒂克的雙生子是誰？』

『史比洛和米蘭達？他們是我們此地女佣瑪麗的。胡堡大門前的小屋便是她的。妳昨夜由機場來的時候看見的。』

『我記得那裏有光亮……一個小房子，不是嗎？那麼他們是本地人——怎麼稱呼？孔夫子嗎？』

她笑起來。『傻瓜。孔島人。是，他們是孔島的農民。男孩在羅涉別墅替馬高夫工作。米蘭達跟她母親

在這裏。』

『農民？』我給出我認爲她所想要的話題。『在這裏發現這種名字似乎有點奇怪。誰是他們的有教養的父親呢？利諾？利諾？』

『利諾，』他的愛妻說，『八年來除了羅馬的經濟新聞外沒有看別的。他會以爲「普洛斯帕羅和米蘭達」是什麼銀行的名字。不，它比妳所想的更奇怪，親愛的……』她狡猾地笑笑，臉上有種『這麼有趣的事妳都不知道』的神情……『實際上，史比洛是跟着孔島神聖命名的——島上每個次子都叫做史比利東，而且胡堡附近全是我們傑出的鄰居命名的。』

『傑出的鄰居？』這顯然正是她所等待的問話，我以驚奇的神情望着她，心中想起她曾經對我形容過胡堡：『難以形容，有種華格納兼歌德體的氣質，像是特拉古拉的音樂譯本。』我不知道誰會花錢去租下它來。『有人租下了胡堡，啊？妳運氣不壞，誰？』

『周良葛。』

『周良葛？』我忽然坐直望着她。『妳不是說……周良葛？演員？』

『自然是的。』我姐姐對她所造成的效果頗爲得意。我忽然淸醒起來，我不像方才討論家務事時那麼無精打采。周良葛爵士不只是一個『演員』，他曾經在英國舞臺上發出最明亮的光芒，他成名的時間已遙遠得不復能够追憶……而且，最近又發生一件神秘的事。

『哦！』我說，『原來他到此地來了！』

『我知道妳會感到興趣的，』飛麗滿足地說。

『是的！現在大家還在猜測他何以在兩年之前忽然退隱了。我當然知道，他出了那件怪事之後身體一直多病，可是放棄舞臺而無聲無息地消失……妳應該聽說過那些謠言。』

『我想得出來。我們這裏另外有些惡名。妳別睜大眼睛自以爲可以接近他，孩子。他是在這裏過隱秘生活的。他根本不出門——我是指社交性的——除了去幾個朋友家裏。在房子周圍空地上每隔一碼就有「擅入者殺」的告示，園丁把所有造訪的客人全扔下海去。』

『我不怕他。我想妳一定見過他。他怎麼樣？』

『哦，我——他好像不壞。妳別到那邊附近去好了。我只見過他一兩次。事實上告訴我孔島便可能是莎翁暴風雨中的魔島的人正是他。』她斜視我一眼。『我，嗯，我想他應該可以算是個書香鄉紳吧？』

這次我不理會她這句話。『暴風雨是他得意之作，』我說。『我在史特拉福看過，他的最後一次演出，在「這種强暴的法術，我現在放棄了」的那一段，我眼睛都哭腫了。這是不是他選擇孔島作爲隱居地的理由？』

她笑了。『我懷疑。妳不知道他實在可以算是個本地人嗎？戰時他在此地，顯然一直住到戰爭結束以後，人家告訴我，後來他每年都和家人到這裏來渡一次假。那時他的孩子還小。他們在伊索斯附近有幢房子，前些年還開着。他的妻子女兒被殺後才把房子賣掉。不過，我想他……和那邊……依舊有來往……當他想退休時，却記起了胡堡。我們本來無意把它出租，它內部不大合適，可是他急着要找一個安靜孤獨的地方。胡堡裏面空着對他有如天賜，瑪麗的家正在門口隔壁，所以利諾便答應了。瑪麗和雙生孩子進去替他們收拾了幾間房子；屋邊桔林裏也住着一對夫婦，他們照顧房子，他們的孫子照料花園和作些雜工。既然有人喜歡安

靜孤獨，我就想……哦，那是我們的小產地。那裏正有妳所要的寧靜，陽光和海水。』

『正合我的意思，』我做夢似地說，『哦，正合我的意思。』

『妳早上想下去嗎？』

『要。那裏？』

『啊，當然在海灣。由下面這條路走。』她指着樹林中間。

『我記得妳說有告示牌禁止外人擅入？』

『哦，天。不是字面的。海濱沒有，是空地上。我們從不讓外人到海灣去，這正是我們到這裏來的目的！由這裏下去，走到岬角北邊碼頭的地方實在非常美。海灣裏有細沙，躺在那裏眞跟天堂一樣，而且十分隱密……哦，妳可以隨心所欲。我過一會兒下去，如果妳早上想去游泳，我叫米蘭達替妳帶路。』

『她在這裏？』

『親愛的，』我姐姐說，『妳現在是在舒適的環境之中。妳以爲我自己燒咖啡嗎？』

『哦，伯爵夫人，』我冷冷地說，『我還記得當年——』

一個女孩端了個盤子走進廊臺打斷了我的話。她在清理餐桌的時候，好奇地瞥視着我。她的眼光正是希臘人的令人尷尬的直視。她嘴角掛着微笑，我便試着用希臘語說了聲『早安』——這是我全部希臘語彙。她很矮，身材健壯，有個粗厚的頸子，圓形臉孔，濃粗的眉毛幾乎在鼻子上相碰觸。她明亮的黑眼睛和溫暖的皮膚散發着青春與健康的單純吸引力。褪色的紅衣服十分合身，給她一種暗色而和雅的光芒，和一般常見的希臘人頗爲兩樣。她看上去大概有十七歲。

我用希臘語向她打招呼，使我姐姐大笑了起來。

『她不懂，米蘭達，她就會講這兩個字。講英語。妳等淸理好了，帶她到海邊去好不好？』

『當然！』

她似乎很高興，我不禁微笑地對自己說，她一定是因爲能在早晨工作中抽時間出去一趟而喜悅。其實我的想法錯了。我自倫敦灰色環境以及失敗的舞臺上走到這裏，是無法瞭解希臘人服務他人所表現的單純快樂。

她開始把早餐的碟子放在盤子上。『我馬上就好。一分鐘，只要一分鐘……』

『那表示至少半個鐘頭，』我姐姐平靜地說，女孩端了盤子走了。『其實忙什麼呢？妳有的是時間。』

『是，』我十分滿意地說。

往海灘的路很陰涼，地上鋪着層松針。它迂迴在樹林間，忽然到了一個空地，那裏有條小溪流向大海，在一片忍冬旁邊滙成一個陽光下的池塘。

路在這裏分叉，有條通向山上深入森林，另一條則陡直地轉過松樹與金橡通向海邊。

米蘭達停下指着山下。『妳由這條路走。另外一條通胡堡，那是私有的路。它只通向房子，沒人向那邊去，妳知道吧？』

『馬先生的另一幢別墅在那裏？』

『在海灣另一邊，山崖上面。由海濱看不見，因爲中間有樹林擋住。那邊有條路像這個樣子』——她用

手比出一條陡削的曲徑——『由船屋到山崖上。我兄弟在那邊工作，我兄弟史比洛。那是非常漂亮的房子，就像太太的一樣，只不過比胡堡要稍爲差一點。那裏簡直像皇宮。』

『我相信。妳父親在產地上工作嗎？』

我只是隨意地問問，我早已忘了飛麗的胡言，而且我也不願意相信。忽然女孩的遲疑令我感到尷尬，我在長如數時的一刻中想起飛麗的話到底對不對。我當時還不懂希臘人對於詢及尊親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我正想吶吶地說些別的話時，米蘭達已經回答了：

『我父親在許多年前便離開我們了。他到那邊去了。』

『那邊』，使我望着那邊的一片樹林，可是我知道她的意思還要過去；那個長年關閉而暗如幽冥的共黨阿爾巴尼亞。

『妳是說他被囚禁了？』我驚訝地問。

她搖搖頭。『不。他是個共產黨。我們以前住在孔島南方的阿吉拉斯，島的那部分有許多這種人。』她猶疑了一下。『我不懂爲什麼。它和北方不同，我母親就是北方人。』她說話的口氣有如這個島不是四十哩長而有四百哩長。我相信她的話。據說只要有兩個希臘人在一起，至少他們便可能代表有三個以上的黨派。

『你們以後沒他的消息？』

『沒有。以前我母親還存有希望，但是現在邊境封鎖了起來，沒人可以隨便進出。如果他還活着，他可能在那邊。我們不知道。』

『妳是說沒人可以去阿爾巴尼亞旅行？』

『沒人可以，』黑眼睛忽然奕奕有光，好像有什麼在她瞳仁後面發光。『除了那些不守法律的人。』

『我決不願觸犯一條法律。』那邊敵意的白雪似乎又亮又冷而又殘酷，『對不起，米蘭達。這對妳母親說來一定是件不愉快的事。』

她聳聳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十四年了。我甚至於已經記不起他的樣子了。我們有史比洛照顧我們。』又是一道閃光。『他替馬先生工作，他對我說過——有船，有車子，很漂亮的車子，很貴重！——而且替馬先生看管那些寫書用的相片。他曾經說等書完了——一本眞正在書店裏出售的書——他而且要把史比洛的名字也印在上面。妳想想看！史比洛什麼事都能做！他是我的雙生兄弟，妳知道。』

『他像妳嗎？』

她的樣子很驚奇。『像我？哦，不，他是個男人，而且我方才不是告訴過妳，他很能幹嗎？我，我不能幹，而且我是個女人，能幹也沒有用。男人就不一樣了。是吧？』

『是。』我笑了起來。『哦，謝謝妳帶我到這裏來。請妳告訴我姐姐，我會準時回去吃午飯好嗎？』

我向松林間的小徑走下去。當我走到第一個轉彎時，什麼事使我回望空地。

米蘭達已經不見了，但是我覺得我看見一道褪色的紅光，那不是在胡氏別墅的方向，而是在樹林高處，在禁止外人出入的胡堡道路上。

第二章

『我心裏很懊惱……』

——第四幕第一景

海灣小而陰涼，一條白色沙帶貼着藍寶石般的海洋，在海灣內彎處則是巍峨的懸崖和松樹以及金綠色的樹林。我眼前的創直小徑經過了一團幼橡傍邊，一直引到沙灘。我迅速地在一個樹蔭角落換了衣服，便走到白熾的陽光下面。

海灣無人而且異常寂靜。它兩邊籠罩樹林的岬角挿進安靜發光的海洋。再過去，海水由孔雀藍而轉爲深藍的顏色。在明晰的遠方，依壁魯斯山浮在水面，虛幻得有如一片迷霧。阿爾巴尼亞的白雪顯得像是浮雲。經過沙灘的熱氣，海水涼爽如絲。我自己走下如牛奶般的水中，開始悠閒地沿着岸邊平行地向海灣南臂游去。陸地上吹來微風，更混有桔花與松樹的强烈香味，夾雜在溫暖的鹽味中。當我接近岬角時，白岩石挿入海中，一團松樹的影子落在海上。我仍然在陽光中，翻身躺在海上，眼睛迎着光輝的天空閉了起來。

松樹在呼吸低語；平靜的海水沒有一點聲音……

一個波浪搖撼着我，幾乎使我翻個身。當我浮擺在水上時，又一個波浪衝過來。它就像一艘小船由我身邊經過一樣。可是我沒有聽見船槳和引擎的聲音。我也除了波浪擊岸之外再沒聽見什麼別的。

我踩着水向四邊看，心中感到驚訝又有點緊張。沒有，什麼都沒有。金光閃爍的海洋空曠而安靜，一直

延伸到海平面。我用脚踩摸下面，希望能找到支足之處。我已經漂回岸邊，足趾已經可以碰到海底。我轉身走向淺處。

這次，水流抬起了我的脚，當我笨拙地想再踩在實地上時，又是一陣波浪衝湧而來，我無助地掙扎了一會，吞了幾口水。現在我十分驚慌地向岸邊游去。

我傍邊的水忽然旋轉而發出絲絲之聲。什麽東西碰到我的大腿——一種凉冷的碰擦——好像水底有個身體摩擦而過……

我低呼了一聲，我所以沒有尖叫起來，因爲我口中全是海水，而且身體已往下沉。我恐怖地掙扎向上，我搖落眼上的鹽水，狂亂地向四周看——看見海灣和方才一樣空寂，但是水面上却有水底動物攻擊我所引起的漪漣。箭頭迅速地移遠去，牠的尖尾明顯地向海中游去。牠一直游向海中……然後繞個大圈子，又回頭來……

我沒有等待看牠究竟是什麽東西。我天眞的腦海中已大聲疾呼『鯊魚！』我拚命向岬角岸邊游去。

牠來得非常快。三十碼外海面在上湧，而現出一個大的銀黑色魚背。水面分開，就像展流的液體玻璃。那裏有氣急的呼聲，我瞥見一雙黑色明亮的眼睛，一片背鰭像鈎落月，然後這東西又沉了下去。牠的水波使我的脚浮起來向岩石移近了幾碼。我找到一處扶手，十分害怕緊緊地抓住它。

牠顯然不是鯊魚。數百個冒險傳奇的故事告訴我鯊魚有個大三角背鰭，而且我以前也看過可怕的牙齒與殘酷的細小眼睛。這生物呼吸過空氣，眼睛比較大而且烏黑，像隻狗——或且，像隻海豹？但是在溫水中不會有海豹，而且海豹沒有背鰭。那麽鯨魚？太大……

那麽我得到了答覆，我心中頓感喜悅寬心。這是愛琴海之寵兒，『迎風生活的孩子，』阿波羅所愛的，『海洋的寶貝』，海豚……當我爬到松蔭下溫暖的石頭上時，可愛的名字隨着牠的波漣而起。我扶着膝蓋望着牠。

牠又起來了，以寬大的曲線，溫柔而發光，黑色的背淺色的腹部，文雅得有如一隻遊艇。這次牠起來後，便停在水面望着我。

牠就像普通海豚那麽大，約八呎多長。牠躺在那裏輕輕搖擺，有力的肩部彎曲地貼合水面，新月形像魚的上鰭般的尾巴平拍海水使軀體平衡。黑圈的眼睛鎮定地望着我，我敢發誓那是友善而好奇的光芒。嘴巴彎曲成永恒的海豚微笑。

興奮與喜悅使我輕鬆起來。『哦，你這寶貝！』我愚蠢地說，又伸出手像是要撫摸廣場上的馴鴿。自然，這海豚對我伸出的手置之不理，只是以平靜的微笑向我移近了一些，毫不恐懼地盯着我看。

那麽，那些故事是眞的……我知道一些傳奇，當然，古代的著作中充滿了和人類友善的海豚的故事。還有許多現代人發誓作證其爲眞實的傳說。五十年前在紐西蘭有隻叫做傑克的海豚，牠在二十年中一直看望着過往于柯克海峽的船隻。五十年代時，奧農尼海豚在海灣中表演娛樂參觀的客人。最近在意大利還有一隻，牠在岸邊和孩童游嬉吸引了大批遊客，結果附近一處遊樂場所的幾個商人因爲客人被誘走，便暗殺了那隻海豚。這些故事比古老傳說更能使人深信不疑。

而目前正是活生生的明證。我，黃露西，被邀請到海中去游嬉。海豚的態度比背鰭上掛個廣告牌更淸楚了。牠輕輕搖幌，望着我，半轉身去打個滾，又起來，更靠近我一些……

一陣微風在松間搖過，我聽見一隻蜜蜂由我臉邊擦過，牠像個子彈般地掠去。海豚忽然彎個身向深處鑽下去。海水旋廻，復原，搖動，又復歸空虛。

就是那麼一回事。失望之感至爲强烈。我轉頭看牠向海中而去，忽然在離我石頭不遠的地方，海面又分開了，海豚斜直地向上跳，使牠離海面有一碼高。牠落下時尾巴擊水的聲音像炮響一樣。牠像個魚雷般冒起，在離我岩石二十碼外直挺地站起來，用牠那明亮幽默的眼光望着我。

那是一場令人高興的表演。『好，』我輕聲說，『我就下來。如果你再把我撞翻，我要把你淹死，你看我敢不敢！』

我把脚伸向水中，準備由石上溜下去。又是一隻蜜蜂由臉邊飛過向水中而去，並且帶着奇怪的哼哼聲。什麼東西——我想可能是條小魚——在海豚傍邊濺起一絲白色的噴水。我正迷糊地在猜想，聲音又越來越近……又濺起一絲白水……

我這時才明白，我以前也聽見過這種聲音。它既非蜜蜂又非小魚。那是子彈，可能是由滅聲長鎗上發出來的。現在有顆子彈正在海上反彈起來。有人在海灣上的林間在射擊海豚。

我一時沒想到子彈的反彈可能會給我若干危險。我至感憤怒，決定立刻要採取行動。海豚躺在水面上對我微笑，而那個兇狠的『運動員』無疑地正在向牠瞄準。

也許他沒有看見在樹蔭下石頭上的我。我高聲大喊，『不要開鎗！立刻停止！』並且向水中衝去。

如果我在這裏，他便不會向海豚開鎗了，因爲他有誤傷到我的可能。我立刻朝陽光中游去，笨拙地踩水，希望我的粗魯會把海豚嚇開去。

果然。牠讓我靠近幾呎，當我再向前想用手摸牠時，牠由我身邊滾開去潛下水面不見了。

我直立着，海水淹及我的胸前。望着四周，沒有什麼。海面空寂地向前伸展，陸上是起伏的山巒。海波低聲擊拍岸灘。海豚不見了，魔術也隨牠以逝。這裏只不過是個小小孤寂的游泳處所，上面有個執槍的不愉快人物。

我轉身望着周圍的懸崖。

第一件入我眼內的是海灣中央上面的胡堡大厦，它高處的尖塔後面是襯着橡樹、柏樹和地中海柏，房屋座落得相當後，我看不見胡堡的下層，不過山崖上突出着一個石欄杆和寬平臺。在它山崖下方的海灘是看不見那些的，只望得到矮灌木花叢遮蓋的崖端。但是由我站着的地方可以見到全部欄杆，角上的生苔彫像，一兩個栽花的石盆，迎着暗黑的柏樹顯得特別鮮艷。欄杆稍後是石松影下的桌椅。

一個人站在松影下看着我。

立刻我心中便知道那不是周良葛爵士。這個人太黑，即使由這個距離看去也顯得不熟悉——他的態度過於隨便，而且太年青一些。可能是那個抛外人下海的園丁。嗯，如果周爵士的園丁有射擊娛樂的習慣，那麼現在正是他停止的好時機了。

我急忙由水中起來，抓起鞋子披巾走向我認爲是通上平臺的一條破舊石階。

我聽見上面傳來叫聲，便抬起頭。他已經走到欄杆邊，倚在石頭上向下看。由那灌木叢中，我只看出他不像個希臘人，當我站定時，他用英語喊，『由那邊走！』他的手臂抬起指着海灣南端。

我不理會他。我不管他是誰——大概是周良葛的什麼客人——我打算和他當面就地解決這件事，因爲我

此刻怒火填膺；我不打算在飛麗的什麼宴會上和他正式結識……『你決不該對海豚開鎗，先生，牠們沒害你……』這個人可能是和那些每日不射殺一點東西不能過日的人一樣。不，這次我勇氣可大了，我要對他明言我的感覺。

我像離開發射臺上的火箭一樣向臺階上衝去。路又陡又滑，它迂迴在最濃密的樹林中。它繞過崖脚穿過番石榴、夏茉莉的灌木叢，走上陽光照耀的階坡。

他就站在那裏，面色困惑，而且顯然已經走下小道來攔截我，當我站定面對他時，我發現自己所處的地位相當不利。他走下來約有五十呎，我上爬大概有百來呎。他似乎有權站在那裏，而我不然。他似乎是管他自己的正事，而我却在多管閒事。而且，他穿束整齊，我却着游泳衣，身上歪斜地披條濕浴巾。我擁緊它，急急地呼吸，怒火比方才更高昇。然而，在目前怒氣令我說不出一個字。

他既不兇狠又不禮貌地說，『這是私人的地產，妳知道。也許，妳可以由原路回去？這條路只通上面的平臺，再過去就是房子。』

當我氣息平復時，便開門見山毫不浪費時間地說；『你爲什麼開鎗射擊海豚？』

他那副迷茫的樣子像是被人迎面打了個耳光。『爲什麼我什麼？』

『剛才只有你在這裏，是不是？你在射擊海灣裏的海豚。』

『我親愛的小——』他又改口了，他的樣子像在對付一個神經病，『妳到底是在說什麼？』

『別裝作不知道！一定是你！如果你對擅入的人那麼兇，不是你還有誰？』我呼吸又急促起來，當我抓

緊披巾時雙手顫抖。『有人對牠發了兩鎗，還是幾分鐘以前的事。我正在下面，我看見你在平臺上。』

『我當然也看見了下面的海豚。等到妳大叫跑上來的時候我才看見妳。不過妳一定誤會了。沒有人開鎗，如果有鎗聲一定聽得見。』

『它裝了滅音器，』我不耐地說。『我告訴你，鎗彈擊出去的時候，我正在那裏！你以爲我是跑上來開玩笑的？那是眞的子彈！我聽見跳彈的聲音，我知道。』

這次他雙眉緊蹙起來望着我看，好像第一次他才把我當作人看，而不是一個可以立刻推下崖去的無聊人。

『所以妳跳到海豚旁邊去？』

『哦，當然！我要在牠受傷之前把牠趕走！』

『不過妳自己會受傷。妳不知道水面上跳彈和石頭上一樣危險嗎？』

『當然我知道！但是我不能袖手旁觀，對不對？』

『勇敢的姑娘。』他聲音平靜得使我怒氣又昇騰起來。我火暴地說：

『你不信，是不是？我告訴你，那是眞的！那是鎗彈，當然我爲了阻擋你跳了下去！我知道如果有人在，你一定會停止。』

『妳知道，』他說，『妳不能同時說兩種話；是我開的鎗，或且我不相信有人開鎗。不能兩樣都有。妳可以選一樣。如果我是妳，我會選後面一條；我是說，實在不可思議，對吧？即使有人要把海豚殺死，何必又用滅音器呢？』

『我正要問你，』我說。

這時我感到自己略微過份了些。他雙唇緊閉，眼有怒色。在一時暫短的沉默中，他皺眉望我，我們互相打量着。

我看見的是一個年約三十的健壯男子，身上隨便地穿着短褲和無袖的海島襯衫，露出了雙臂和胸膛，就和我在路上碰見的希臘當地人沒有區別。他的眼睛和頭髮也和他們一樣黑。不過他嘴上有種與外表相反的易感氣質。這使人感到他有一種侵略性的衝動。

至於他對我的印象我不願去猜測——潮濕的頭髮，通紅的臉孔，半難為情的憤怒，一張不斷滑下的該死披巾——不過我知道一件事；在這時，他正表現出他那侵略性的衝動氣質。幸而那不是身體上的……

『哦，』他急促地說，『我怕妳非相信我的話不行。我沒射那東西，不管是用長鎗或用鳥鎗什麼的。行了嗎？現在，如果妳願意原諒我，我非常希望妳——』

『原路回去對不對？好，我聽見你的話了。對不起，也許是我錯了。不過對於開鎗的事我絕對不會有錯。我不比你更知道為什麼有人會那樣做，但是事實上就是發生過那麼一回事。』我遲疑了一下，他不快的眼光使我難以說下去。『嗯，我並不想找麻煩，不過我不能就那麼算了……它可能再發生……既然不是你，你知道不知道會是誰呢？』

『不。』

『不會是園丁？』

『不。』

『或且是羅莎別墅的隣居？』

『姓馬的？正相反，如果妳打算抗議，我建議妳立刻去羅莎別墅。馬高夫好幾星期以來便一直在替那東西拍照。那還是他第一個把它訓練起來的，他和那個替他工作的希臘小孩。』

『訓練的？哦……我明白了。』我馴良地說，『那麼自然不會是他了。』

他不再開口，忍耐地等待我離去。我咬咬嘴唇猶豫了一會，覺得自己像大傻瓜。（為什麼人們在這種善良的事情上會自感形慚？）我發現自己在顫抖。我身上的怒氣與活力已相俱以逝。這地方的蔭影越來越涼了起來。

我說，『哦，我想我不久便會見到馬先生。如果他不能幫助我，我相信我姐夫一定可以。我的意思說，如果這裏是私人產地，海灘也是的，那麼我們應當可以制止這種暴行，你說我們可以吧？』

他立刻說，『我們？』

『擁有這個地方的人們。我是黃露西，胡太太飛麗的妹妹。我想你是和周爵士住在一起？』

『我是他的兒子。那麼妳是黃小姐？我不知道妳已經到這裏來了。』他顯然是在考慮是否向我道歉，可是他卻說，『胡先生現在在家嗎？』

『不，』我急促地說了，便轉身欲去。一束矮樹枝搭在我鞋上，我彎腰把它拉開。

『如果我太唐突，請妳原諒。』他聲音中並無軟化之意，也許那是因為他難為情的關係。『最近有許多人來打擾我們，而我父親……他生病，到這裏來休養，你可以瞭解他希望獨自安靜地生活。』

『我像個要討簽名的人嗎？』

他第一次臉上有點笑意。『哦，不像。不過妳的海豚比我父親更能引人注意；因爲這裏有人在拍照，所以話便傳出去了。謠言說這裏正在拍電影，所以時常有一船觀光客到海灣來，更別提那些在樹林中的宴遊了。這實在有點討厭。我自已對那些人使用海灘並不反對。可是他們往往都帶了電晶體收音機，使我十分吃不消。』他又冷冷地說，『如果妳以爲這就是我要把海豚除掉的原因，那麽妳完全錯了。我從來沒有這種想法。』

『嗯，』我說，『那麽沒有什麽好多說的了，是吧？如果我打擾了你的工作，我很抱歉。我該走了，讓你回去做你的事。再會，周先生。』

我由空地出去時，我浴巾被枝幹勾住，把它由我身上扯了下來。我足足用了三分來鐘，才把它解開。不過我無需爲我自已的尊嚴擔憂。他已經走了。但是我聽見上面附近傳來簡單而悠閒的問答聲音。然後音樂聲音——不是收音機便是唱機——飄傳在寂靜的空氣中。

我相信他們已經完全忘記了我。

第三章

『你看見的這青年，
就是觸礁的船裏的；若非是帶着愁容，
——那是蝕耗美貌的蠹蟲，——
你很可以說他是個美少年。』

——第一幕第二景

我沖過淋浴換了衣服以後，覺得鎮靜多了。我準備好去和飛麗談這件事，也想聽聽她對這位不喜歡與人交往的周先生看法如何。但是我到平臺上找不到她，只有擺了午餐的桌子。好像銀器在匆忙間被扔在餐巾上。這裏也看不見米蘭達和她母親。

然後我聽見通廚房的門旋開又閉上，我姐姐脚步聲匆急地走過大廳，走進她稱爲『小沙龍』的大起居室。

『露西？是妳嗎？』

『我在外面，』我一邊說一邊走到法式窗戶前面。可是她已經急忙走出來接我了。我看了她一下，她臉色的表情已把我早上的歷險驅出我腦海之外去了。

『飛麗！怎麽回事？妳臉色非常壞，是卡力班嗎？』

她搖搖頭。『沒那麼簡單。有個壞消息，非常可怕，可憐的瑪麗，她的孩子史比洛淹死了，我在早餐時告訴妳的那個男孩。』

『飛麗！哦，天啊！多可怕！可是——怎麼會？什麼時候？』

『昨天晚上。他和高夫——馬高夫——一起在船上，結果出了意外。高夫剛剛來報信，我已經告訴瑪麗和米蘭達。我——我叫她們回家去。』『露西，眞不幸！我實在無法對妳說明。如果瑪麗能說點什麼，那怕一個字也好。她沒開口……哦，進來。高夫還在這裏，妳可以進來和他見面。』

我向後退縮。『不，不，妳別管我了。我要回我房裏去。馬先生一定不會見怪我的無禮，可憐的飛麗；對不起……嗯，妳是否願意要我今天一天心神不安嗎？我想到別的地方去吃午飯，然後……』

『不，請妳別走。我希望妳留在這裏。』她停了一下。『他對這件事難過極了，老實說，我想也許和他談談對他可能有點好處。進來……天啊！我眞想喝杯酒！肚裏的卡力班只好忍受一次了。』她强笑一下，然後帶頭由落地窗戶走進去。

小沙龍是個長長而涼爽的房間，迎着平臺方向開了三個大窗戶，外面是十分宜人的景緻。太陽光被平臺上的簷頂所擋住，房裏涼快而且通風。灰藍色的牆壁與白色的漆花，把鍍金的意大利鏡子和淡金色的地板襯托得更加完美。一間涼爽安靜的房間，那種單純只有金錢和高雅氣質才能產生出來。飛麗一向有高雅的趣味。我有時想，還好是她而不是我嫁給有錢人，因爲我的趣味還是停止在舞臺與酒店的階段。我喜歡我自已的生活，但是也不妨碍我欣賞我姐姐的高貴氣質。

房間那一端有張桌子，上面擺着許多瓶子，一個男人背着我們站在桌前，把蘇打水噴到杯子裏。我們進

去時他轉過身來。

我立刻得到一個印象，覺得他是用一個相當冷酷的自制面罩掩蓋着一些强烈的感情。但是這個印象立刻淡消去，我知道我錯了；這種自制並非面罩，那是這個人的一部分，而是由感情本身中產生出來的；好像西屋公司的煞車是利用蒸氣自動拉下的一樣。他有種和周先生截然不同的氣質。我感到興趣而帶着若干好感地望着他。

他很高，身材魁梧，褐色而被太陽曬黃了的頭髮，一張狹窄而聰明的臉，灰色的眼睛雙尾下垂而顯得很疲倦，好像他失眠過一樣。我猜他的年紀約在三十五六歲左右。

飛麗替我們介紹後，他有禮地向我打個招呼，但是他的精神還是注意着我的姐姐。『妳告訴她們了？很糟嗎？』

『不能再糟了。看上天份上，給我一杯酒。妳要什麼，露西？』

『如果那瓶子裡的是果汁，我要那個好不好？有冰沒有？』

『當然，』他把飲料給我。『啊，飛麗，我明天應該和她們去談談嗎？也許她們有些話要問我。』

她喝一口，嘆聲氣，似乎鬆懈了些。『如果我是你，我暫時不去找她們。我告訴她們，要她們回家去，但是她們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在收拾東西。我想警察可能會去找她們……以後她們會願意給你講詳細經過情形，但是目前我懷疑瑪麗是否能承受得了。他死了，我想她連這點都不願意相信。』她抬頭望着他，『高夫，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否還有點機會？』

他遲疑地盯着在手中旋轉的酒杯，他臉上有疲乏地深深線條，使我猜測他是否比我所想的更年長一些。

『是，我也這麼想過。所以我到現在才回來……我曾經打電話給附近的所有地方，想查明他是否可能在這裡或大陸上岸，或且他會被……被人發現。如果他的屍體可能被冲上岸邊。』他的眼光由酒杯上抬起。『我自己看是沒機會了。我是說，我看見他去了的。』

『你們出去有多遠？』

他做個嘴臉。『正在中央。』

『由此地出海？』

『北邊，由高羅拉。正在海峽上。兩邊距離都約有一哩左右。』

我說，『怎麼回事？』

兩個人都驚了一下，似乎他們忘了我的存在。馬高夫伸直雙肩，用一種以後我就會熟悉的手勢把頭髮向後掠去。

『妳知道，我自己也難以相信。妳會不會認爲我在說傻話。這完全是實話。我自己心裡也回想了多少次，我開始懷疑我自己究竟還記得多少。雖然我昨夜一夜沒睡，也毫無用處。』他走到桌前去，又倒了杯酒，說，『最痛苦的是我無法忘記一件事；我當時應該設法阻止這件事情發生。』

飛麗聽了哭起來，我立刻說，『我相信那不是眞的！對不起，我不該多問。你不會願意再提起這件事。』

『沒關係。』他回到一張椅子旁邊，可是他沒坐下，只倚在椅臂上。『我已經對警察詳細報告過，也對飛麗說明了一遍。妳可以說，最壞的一部份已經過去了……除了，天幫助我，我還要對孩子的母親談一次。

她希望知道得比警方更加詳盡……事情上，講出來後反而會使心裡好過些。』他大口喝下威士忌，第一次正視着我。『妳沒見過史比洛吧？』

『我昨天晚上才到此地。』

他嘴角下彎。『妳一來就碰到這件事。哦，他是米蘭達的雙生兄弟——我想妳一定見過她和她母親了？——他是在替我工作。』

『飛麗對我說過。』

『我幸而有他替我工作。他是個聰明的機匠，這是此地很難找得到的才能。在大多數鄉鎮裡，唯一的機器便是驢騾，一個有機械頭腦的孩子找不到工作，他們只好到城市去。史比洛當然希望在家鄉附近工作，他父親去世了，他想和母親妹妹住在一起。我去年到這裏之後，他就一直替我工作。他對船上的事沒有不知道，而且我放心地把車子交給他，妳就可想而知他是多麼能幹了。』他對窗戶點點頭。桌上放了個大文件夾。『我不知道飛麗有沒有告訴妳，我已在準備一本書，大多數是照片，即使在這方面，史比洛也非常有用。他不但在技術上可以幫助我，而且我叫他替我當過模特兒。』

『那些照片非常美，』飛麗對我說。

他緊張而無意義地輕笑一聲。『很美，可不是？嗯，史比洛便是那個樣子。米蘭達曾經說過，他可不是一個好高騖遠的人。他的思想便在他手掌中，他很慢，頑固得像頭瞎驢——但是他很堅强，妳可以相信他。對我說來，他還有一項無價的優點——他照相起來像個夢。他是個天然「上鏡頭」的人——妳不能够不看看。』他吞下最後一口威士忌，低頭把杯子放在桌上。玻璃碰在桌上響起奇怪的聲音，像是道別再見後的句點

。『這才使我有昨夜的事。』

一陣短暫的沉默。疲倦的灰色眼睛又轉向我。

『我曾經在 夜間攝影 上做過一些試驗—— 夜晚漁船、月景之類的東西——我想照張大陸山上還有白雪時的日出景緻。史比洛和我昨天夜裏乘我的船出去。海上有寒冷的風，不過沒有什麼可以擔憂的。我們沿海岸上航。也許妳知道，潘圖克拉特山在這邊的北方，哦，海岸向外彎曲，船差不多在山影下向東而去。當你到了終點時，向北彎到大海中，那時你才會知道眞正的氣候。黎明前半小時左右，我們到了那裏，轉彎面對着高羅拉——這是海峽中最窄的一部分。海面不很平穩，可是在水手眼中看來算不得是巨浪起伏，而風是由北方吹來……嗯，我在船艙裏，忙着調整安排我的照相機，史比洛正在船尾，忽然機器聲停了。我高喊問他出了什麼毛病，他大叫說螺旋槳塞住了，他馬上便可以修好，於是我繼續我的工作，不久我發現船頭轉了方向，它由頂風方向橫過來，船身顚簸得頗令人不安。我便出去看是怎麼囘事。』

他一手微擧。『事情便是那時發生的。我看見史比洛正倚在船尾，船身歪得很厲害，我想——可是我不敢確定——我當時大聲叫他小心。這時一陣强風什麼的擊中船中央，它像隻驢子一樣踢了起來。他緊抓住欄杆，但是木頭太滑，使他沒握得住。我看見他翻個身，又抓一下，還是沒抓住。他不見了。當我到船尾時已經找不到他了。』

『他不會游泳嗎？』

『呵，當然會。天太黑，船飄得相當快，而且海面又有波浪。我先前在艙裏工作，也許沒有注意到風力又加强，幾秒鐘之內，船已經被飄到幾碼外去。即使他還浮在水面，也很難找得他……我不知道他有沒叫喊或

是掙扎，不過我是聽見了什麼聲音，我自己喊到聲音快啞了，仍然沒有囘答……』

他不安地站起來走到窗邊。『嗯，事情便是這樣。我扔了個救生圈下去，可是船飄得相當快，等到我把引擎發動起來，再囘到我以爲是他落海的地方，那裏已沒有一點蹤跡。可是我知道就在那個附近，因爲找到了救生圈。我在那裏徘徊了一兩個小時——也許相當愚蠢，可是人總不能就那麼撒手走開。我遇見了一艘漁船，它也來幫我搜索，但是沒有用處。』

一陣無言。他背對着我們向外面看。

飛麗乏力地說，『眞可怕，可怕極了。』

『螺旋槳沒壞嗎？』我問。

他轉囘身。『什麼？啊，沒有。至少，我沒有看見。只是一股氣塞住了。立刻便可以發動起來。如果他先看看……』他聳聳肩沒有再說下去。

『哦，』飛麗說，『你實在不應該自責。你能有什麼辦法呢？』

『哦，我並沒有因爲那件事情發生了而自責，我知道那很荒唐。我是因爲沒能找到他而深感不安。我在大風的黑暗海上徘徊了兩個多鐘頭，心中明白隨時可能太晚了……不要誤會我，如果我能把孩子的屍體帶回來，我也會舒適多了。』

『因爲他母親不相信他死了？』

他點點頭。『她可能還存着他會生還的希望。如果當——如果——他的身體被沖到岸上，那麼事情反倒會好點。』

飛麗說，『我們只好希望他被沖上岸來。』

『我懷疑。風和潮水的方向正好相反。如果他到了阿爾巴尼亞海邊，我們不可能知道。她可能要等上許多年。』

『就好像她等他父親一樣，』我說。

他盯着我，但是在幾秒鐘中他似乎沒有看見我。『他父親？哦，上帝，我忘了。』

飛麗動了動，『那麼算了，高夫，把它忘了！你不能這麼自艾自怨下去，事情已經很可怕了，你不能因爲你自己沒辦法的事而引咎自責。』

『但願他母親和妹妹能够諒解。』

『她們當然會！一時震驚過去之後，你便可以和她們談談，你得把全部經過告訴她們，正如你告訴我們的一樣。她們會毫不遲疑責難地接受你的話——正如她們接受命運之手的安排一樣。這個民族便是這樣。他們堅强得像岩石，他們的信念也是的。』

他有點驚奇的望着她。人們每天只看見一個脆弱而像穿花蝴蝶樣的飛麗，等他們發現她堅强母性的一面時不禁爲之詫愕。他的面色上也呈起感激而寬釋的神情，有如她已經饒恕了他的罪咎之情。

她對他微笑。『你的問題不僅在經歷過一次可怕的事變，而且你現在不敢面對瑪麗，我一點也不怪你。』她的坦白令人難堪而又安慰。『你不用愁。她們不會難爲你，甚至於不會問你任何事情。』

『妳還不瞭解。史比洛昨天晚上可以不隨我去——他似乎在鎮上有個約會。我說服他辭了那個約會。他母親到了最後一分鐘才知道。』

『怎麼樣呢？無疑你以前時常以相當好的工資付給他加班費……我認爲……哦，你全知道，瑪麗對我說過。眞的，她們非常感激你給他工作，以及你的慷慨。史比洛對你崇拜得不得了，瑪麗也一樣。天啊，你怕她們對你怎麼說？』

『妳看，我可以不可以給她們些什麼？』

『錢？』飛麗皺着眉頭。『我不知道。我得想想看。我不知道她們現在想怎麼樣？……但是目前談那個還太早。我替你技巧地問問看，再告訴你好嗎？不過我要告訴你，你走的時候記得把這些相片拿走。我還沒看過。可是如果現在被瑪麗看見了便不大好。』

『哦，是，我會帶走。』

他拿起夾子，猶疑地站了一下，像是他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我職業中已養成了一種察言觀色的習慣；看人們是種在一種緊張或自控的情緒之下。我雖然無法成爲一個絕佳的女演員，但是我對觀察人上頗有心得。在這裏，我覺得馬高夫的遲慮與要求安慰上，有種非出自本性的；這個人所表現的矛盾使人覺得他應該的態度與其感覺之間頗不相符，就好像一個不能勝任角色的演員。這個想法使我頗爲不智地移轉話題，匆忙地說道：

『這些相片是你書上用的？』

『有些是的。這些是我前天拿來給飛麗看的，妳可想看看嗎？』

他立刻走過來，把卷宗放在我椅邊的矮桌子上。我在當時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想看，因爲裏面可能有幾張是那不幸孩子的，然而飛麗沒有反對，而馬高夫顯然希望我看一看。所以我默默地望着他打開夾子抽出

裏面放大的相片來。

他給我看的首幾張顯然拍的是風景；巨大的懸崖和閃亮的海洋，太陽光照下的岩石間有明媚的花朵；農婦們牽着山羊騾子走過蘋果花下的景緻，或是蹲在水流大石旁浣洗一堆堆五花六色的衣服。還有海浪：大多數相片中全有它；有些只是一個鑲着水草的池塘角落，或是彎曲防波堤的內部，或是濕沙地上的退去泡沫潮水；還有一張是多石的水道，海豚以微笑聰明的眼光躺着注視照相機。

『哦，看，海豚！』我叫了起來，因爲我還是第一次記起當日的歷險。馬高夫驚奇地看着我，但是我還沒能再開口，飛麗已經把那張相片拿開，而我注視的正是死去孩子的相片。

他和他姐姐十分相似。圓圓的臉，寬濶的笑容，日炙的皮膚，濃密捲曲的黑髮。我立刻瞭解爲什麼馬高夫把他稱爲『天生模特兒』。健壯的身體和粗頸使史比洛有種沉重農村氣質；在這孩子身上成爲一種古典的力量，那是古典雕刻上的熟悉粗獷線條。他和背景的海洋岩石相襯正如和希臘日光廟的石柱相襯一樣。

當我考慮如何打破沉默時，我姐姐很輕鬆地開口了。

『你知道，高夫，我想再過一陣子就簡單多了。瑪麗一定希望有這麼張相片。爲什麼不替她加洗一張？』

『如果妳以爲她……這也是好主意。是，我還可以替它加個鏡框。』他開始把這些相片放回夾子中去。『也許，那一天妳可以替我選一張她可能喜歡的？』

『哦，毫無問題，』飛麗說了由一堆中抽出一張來。『這張。幾年來這是最好的一張。正和他眞人一樣。』

他迅速地看了一眼。『哦，是的。這是張幸運的照片。』他的聲音毫無生氣。

我沒說話，只是一直盯着相片看。

那隻海豚弓彎在龜色的海洋上，背上還有幾滴銀色的水珠。男孩笑着站在海豚身邊，水深及膝，笑着伸手去摸牠，他赤裸着銅色的身體，正好筆直地站在銀色海豚外彎的身邊。這可以說是攝影的奇蹟——技巧加上機會，又有適當的光線與色彩。

我說：『眞美！看了這張相片眞令人嘆爲觀止！這是實現了的神話！如果不是親眼看見這隻海豚，我還會以爲這是僞造的！』

他也正毫無表情地望着相片。他微笑着說，『哦，那完全是眞的。史比洛替我訓練這條海豚，當他去游泳的時候，牠便會去和他游嬉。牠是條十分合作的動物，非常有趣。妳說妳看見過牠？』

『是的，我剛到下面去游泳，牠出來看我。而且我還想告訴，早上你差點永遠失去這條海豚。』

『失去海豚？』飛麗說，『妳在說什麼話？』

『有人在對牠開鎗，』我冷冷地說。『我一路跑來告訴你們，可是你們的新聞使我記不起這件事。』我望了一眼馬高夫。『當我在下面海灣的時候，有人在上面的樹林中，用長鎗向牠開射。如果不是我在那裏把海豚趕走，他可能會被射中。』

『可是……可是這簡直不可思議！』這件事終於使他一時忘去史比洛的死亡。他皺眉望着我。『有人在樹林裏開鎗？妳沒錯吧？』

『絕對沒錯。更壞的是長鎗加上減音器——顯然那不是打野兎的獵人——那人以射擊海豚自娛。那人有

意在殺害牠，我正坐在樹下，他一定沒有看見我。當我大喊着跳到海豚身邊去時，射擊才停止下來。』

『但是露西！』飛麗臉有恐怖之色。『妳可能會受傷！』

『我沒想到這一點，』我承認。『我當時生氣得不得了，我只想到要阻止他。』

『妳沒想到，那天妳總會受傷！』她以半誇大半感好笑的姿勢轉向馬高夫。『她一向這個樣子；最關心動物了。她甚至救起快被淹死的黃蜂，浴缸裏的蜘蛛，下雨時候被陷在路中央的小蟲。奇怪的是牠們也似乎認識她。有一次她把手伸向一隻毒蛇，牠竟會不咬她。』

『也許牠已經昏過去了。』我強自解釋。因爲我覺得在馬高夫笑意的眼光下我成了個奇僻的人。『我只是不忍心看任何生物受傷而已。從今天起，如果我每天下去游泳，我要好好照顧牠。你的海豚有個女護衛了，馬先生。』

『我至感高興。』

飛麗說，『我還是不信。這個世界上有誰會帶把長鎗到樹林去呢？』

我本來以爲他想回答，但是他卻轉身收拾相片，把它們整理放回夾子中去。『我也想不出來。』然後他又問我，『妳沒有看見什麼人吧？』

『哦，有。』

這句話造成相當的效果。飛麗低呼一聲，雙手輕拍可能是卡力班躺着的隆腹上。馬高夫立刻說，『妳看見啦？那裏？我想妳不會走到那麼近去看他。』

『我看見了，就在胡堡平臺的樹林裏！他兇得不得了！』我熱切地說。『他說他是周良葛的兒子，而且

——』

『周蒙！』飛麗不能置信地說。『露西，妳總不會是想對我說周蒙抓了隻長鎗在那裏跑來跑去？別說傻話！』

『嗯，他說不是他，』我說，『他手裏沒拿鎗，我沒法證明是他。但是我不相信他。他那個人的樣子好像什麼事都做得出來，而且他非常沒有禮貌，他完全不需要用那種態度！』

『妳擅入他的範圍，』馬高夫冷漠地說。

『即使是的，也不可能是他！』飛麗斷定地說。

『可能不是，』馬高夫說。

她正視着他。『你說什麼？』

『沒什麼。』

不過她當然已經聽出他言外之意。她睜大眼睛。『但是爲什麼——』她氣息急促，像是要變顏色。『哦天，我以爲是……但是高夫，多可怕！如果他的手上有把鎗——』

『對。如果是他，姓周的當然會替他遮瞞。』

『哦，我們有什麼辦法？我是說，如果有什麼危險——』

『現在不會了，』他安靜地說。『哦，飛麗，不要緊。如果周蒙他以前不知道，他現在知道了，他應當明白不要讓老人手上有那種東西。』

『如何呢？』她問。『告訴我如何呢？你可曾到過那種博物館般的可怕地方嗎？』

『沒有。怎麽？裏面有軍火庫之類的房間嗎？』

『軍火庫！』飛麗說，『給我勇氣吧！軍火庫！胡堡的牆上幾乎是那種東西糊裱起來的，鎗、刀、矛、盾，什麽都有，我敢說上自卡賓鎗下至石弓，無所不有。前門甚至有門大炮！上帝，利諾的祖父收集那種東西！如果有十來把長鎗丟了，根本不會有人注意到！』

『那不好嗎？』馬高夫說。

『哦，』我强調地說，『再這樣下去，我要尖叫了。爲什麽那麽神秘？你們兩個說的是周良葛爵士嗎？如果是的，那麽我從沒聽過這種傻話。爲什麽他要拿隻鎗到處殺生呢？他可以射擊幾個話劇評論家——我可以想出一兩個早已有資格被殺的人了——但是決不會是海豚！絕不可能。』

『妳認識他嗎？』馬高夫的聲調忽然變得唐突而驚異。

『我沒有見過他，他已經不是我這一代的明星了。不過我認識許多和他工作過的人，他們都崇拜他。並不是因爲他戲演得好。如果你要問我怎麽會知道，讓我告訴你，過去十幾年中我看過他演的每一齣戲。假如要說有種職業不可能隱瞞住人的眞正本性，那正是演劇。雖然說起來很奇怪，但是我深信不疑。說周良葛會殺死一個出自希臘神話的生物——決不可能。除非他喝酒醉了，或是他瘋了——』

我住了口。他們兩個人的眼光像是可以摧毁一具蓋格氏原子計數器。頓時是一陣可以觸摸得到的沉默。

『啊？』我說。

馬高夫難爲情的清清嗓子。他似乎在考慮如何開始。

『哦，老天，如果她要在此地住上幾個星期，那麽她最好能知道，』我姐姐說，『她不久一定會遇見到

他。我知道他只去凱利，在孔島的什麽人下棋，其他時間他們不讓他一個人出現，不過我自己在凱利遇見過他，她可能有一天會遇見他。』

『我想是的。』

她轉向我，『妳早上對我說過，妳懷疑他退休之後爲什麽就和失踪了一樣。妳知不知道在三四年前的車禍裏，他妻子和女兒喪生的事嗎？』

『哦，天，是的。事情發生在他演出「老虎，老虎」的前一個星期。這齣戲我是在它上演一個月後看的。幸而他當時在裏面演一個狂妄的角色，所以演得很精采。他只不過像是瘦了點。我知道他離開舞臺時因爲生病，謠傳說他打算要退休，可是當時沒人相信，因爲他在史特拉福的戲劇季節裏還是很好。然後他們忽然宣佈說「暴風雨」是他的最後演出了。到底是怎麽回事？是否那件事使他生病了？』

『可以那麽說。他因爲精神崩潰在療養院住了一年多。』

我盯着她，心中至感驚詫。『我倒一點不知道。』

『沒人知道，』我姐姐說，『這種事不大用來作爲宣傳。特別是像周良葛這種名人。我知道這件事，是因爲周家來租房子的時候利諾說了一些，後來有個朋友才把全部情形告訴我。他似乎已經好多了，他有時也出去看看朋友，但是總有人陪着他。』

我直率地問，『妳是說有人在監視他？妳的意思不是說周良葛——』我停住了。這些話爲什麽那麽可怕？如果它不是和那位舞臺偶像相關連，根本和普通疾病沒有什麽差別。『精神病？』我又說完。

『我不知道！』飛麗沮喪地說。『天知道，人對這種事所知道的並不太多。既然他由療養院出來，表示

他已經好了，對不對？』

『他一定已經好了！方才妳不是說遇見過他？他當時怎麼樣？』

『完全正常。事實上，我覺得他像是一噸磚頭。他很漂亮。』她面有憂色地望着馬高夫。『但是我想這種病可以治好嗎？我沒想過……這種想法……如果這點可以確定，那麼我應該讓孩子們到此地來渡假——』

『哦，』馬高夫冷漠地說，『妳對這種事想得太多了。提起一支鎗的事似乎破壞了事情的平衡。這個人不是個殺人狂之流的——而且也不可能是的，否則他不會到這裏來。』

『是，我想你說得對。我實在太傻了，』她嘆口氣坐在椅子上。『也可能是露西在做夢！如果她沒有看見一支鎗，也沒有聽見鎗聲……好，算了！讓我們忘了它，好不好？』

我沒有堅持。那件事已經無關緊要了。我在這裏所知道的事更令我沮喪憂傷。我悲戚地說，『我希望我對周先生和氣點。他一定有過一段不愉快的日子。對別人說來已够壞了，何況他的兒子——』

『哦，親愛的，別那麼感傷！』飛麗的不安已經消除，又成了個慰人的女主人。『可能我們都錯了，現在一點事都沒有。也許老人需要安靜的環境休養，這點周蒙會注意到！再說，他爲了自己也不能不禁止外人擅入，因爲他好像是在寫樂譜或劇本什麼的，據說他也從來不和別人見面。所以掛起格殺勿論的牌子，還有年青的阿杜做保鏢。』

『年青的誰？』

『阿杜。園丁。』

『老天！居然在希臘，會有人名叫這個名字！』

她笑起來。『哦，眞的，相信我！』

她又轉身向馬高夫談了些關於阿杜的話，阿杜顯然是史比洛的好朋友。我又聽見米蘭達的名字，還有什麽嫁奩以及兄弟死後更加困難的話；但是我並沒有在注意地聽。我還沉就在方才所說的不幸消息中。人往往難以推翻自己的偶像。就好像一個人不辭千里跋涉之苦去參觀彌蓋朗基羅的大衛像。結果只發現一座已破的基臺而已。

我心中浮起明晰有如昨日的『暴風雨』最後演出；那段優雅的詩句；當普洛斯帕羅放棄他的魔法時。現在似乎這段故事實現了：

『……這種強暴的法術
我現在放棄了；等到我需要
一點天上的音樂——現在我就需要，——
來喚醒他們的感官，並且解除
這爲他們而設的魔術的時候，
我就折斷我的法杖，
深深埋在土裏。
並且把我的魔術的書
沉到不曾測到過的海底。』

我在椅中欠動一下，努力推開我心中的悲戚，回到我所坐着的小沙龍中。這時馬高夫正在告辭。

『我該走了。飛麗，我想問妳，利諾什麼時候來？』

『他可能設法在下個週末來，但是我不敢斷定。復活節一定會帶孩子來過節。你一定得走了嗎？如果你願意，可以留下來吃午飯。瑪麗做了些青菜——我多討厭洋芋！——其他全是冷盤。你願意留下嗎？』

『我十分願意，但是我必須回去等電話。可能有什麼消息。』

『是，自然。如果你一接到什麼消息，立刻打電話通知我，好不好？』

『當然。』他拿起夾子。『當妳認爲瑪麗可以接見我的時候，立刻請告訴我。』

他道了再見便走了出去。我們默默地坐着直到他的車子在林間消失。

『啊，』我姐姐說，『我們該吃點東西了。可憐的高夫，他非常難過。實在使我感到有點奇怪。他以前從來沒這麼哀傷過。他一定比他自己所承認的更喜歡史比洛。』

『飛麗，』我忽然說。

『嗯？』

『妳說過周良葛可能是米蘭達的父親，可不可能是眞的？』

她斜眼望着我。『哦……哦，見鬼！露西，妳不能什麼事都那麼一板一眼。天知道——不過其中也有點不平凡的地方，可惜我也不知道。他替女兒命名爲「米蘭達」，妳想孔島人會這樣嗎？而且瑪麗的丈夫遺棄了她們。還有，我敢發誓，周良葛一直在支持這一家。瑪麗從沒來說過一個字，但是米蘭達有時也會洩露點內情。妳能告訴我爲什麼嗎？妳不能說只是爲了他偶然在戰時認識瑪麗的丈夫！』

『如果米蘭達和史比洛是雙生子，那麼他豈不也是史比洛的父親？』

『由生命本身的事實來看，妳可能是對的。哦！』她直直地坐起來，睜大眼睛看看我，『妳是說——妳是說應該有人去把這個消息通知他？』立刻她又遲疑了起來。『可是露西，這只是謠傳，不能因此當眞，是吧？我想，如果有人過去，而且——』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說。『不過，那不是我們的事，瑪麗自己會告訴他。他立刻就會知道。忘了它。妳說的午飯呢？我餓了。』

當我跟着她走進廚房時，我心想周良葛一定已經知道這個消息了。我方才坐在小沙龍中，正面對窗戶，看見瑪麗和米蘭達離開別墅。她們不是由那條同小屋去的車路走。她們走上早晨米蘭達告訴我通海灣或胡堡的小路。

第四章

『我們這樣巡行覓找的他，
必是淹死了；海水都要嘲笑
我們這樣徒勞無功的尋找。
好，由他去罷。』

——第三幕第三景

幾天可愛寧靜的日子過去了。我對自己守信用，每天都到海灣去。有時海豚也出來，但是牠不讓我近牠的身。照理說，如果為了海豚，我應該把牠嚇走。然而牠友善的陪伴使我至感愉快，我不能容忍自己這種可能是出賣的行為。

我一直注意着胡堡。不過以後沒有再發生過射擊的事，附近也沒有什麼人帶鎗闖入禁區的流言。我仍然每天去游泳，而且一直守候到海豚潛下游向大海為止。

也沒有史比洛的消息。瑪麗和她的女兒在孩子死去後第二天又回到胡氏別墅來，像木石般執行她們的日常工作。米蘭達失去了她慣有的胖肥明朗；她的臉色像是哭過一場，她的聲音與動作都有種壓抑的神態。我很少看見瑪麗，她一直守在廚房，黑色的頭紗披在臉上，默默地做着她的份內工作。

天氣十分晴朗，即使在蔭影中也十分熱。飛麗比平常更為不安煩躁。偶然她和我一起去作觀光旅行，或

到孔鎮去。有天晚上馬高夫帶我們去孔島大旅社去晚餐。整個禮拜便在安靜中渡過。我游泳，在廊台上和飛麗談天，或且在午後獨自駕輛小車去探險。

飛麗的丈夫利諾在這個週末仍然沒來，棕櫚星期日也沒能到這裡。飛麗勸我那天早上去鎮裡看棕櫚星期日的遊行。這是島上四次遊行之一，一年全坐在教堂暗黑神龕中的島聖史比利東在那天坐在金轎上。被抬出來巡遊。那不是神像而已，而是他眞正成了木乃伊的肉身，這使他成了島上親切而人格化的守護神。島民們深信他會保祐孔島和島上的一切，他與島上的事務息息相關而且鉅細必問。這也許可以解釋何以在他遊行時，全島人民都出來熱烈地歡迎。

『還有，』我姐姐說，『這個遊行十分美，不只是高吹銅器的聲音而已。聖史比利東的金椅也很美；妳可以清楚地看見他在玻璃裏的面容。妳一定會以為它很可怕，不，一點都不。他很小，小得……哦，他是個可愛的神聖！』她笑了起來。『如果妳在孔島多住一些日子，妳會感到妳和他是朋友。妳知道，他把這個島管理得很好；他照顧漁釣，呼風喚雨使收成豐碩，把你孩子安全地保護回家……』她停住嘆了口氣。『可憐的瑪麗，我不知道她今天會不會去。她通常是決不肯錯過的。』

『妳呢？』我問，『妳眞的不想和我一起去嗎？』

她搖搖頭。『我留在家裏。等遊行經過，要站上好半天。而且人太擠，我和卡力班佔的位置太大。回來吃中飯？……好。好好去享受一下。』

小小的孔鎮擠滿渡假的人潮，空中響澈了鐘聲。我在街上被如水流般的人羣所捲住，快樂地在鐘聲下前行。鐘聲夾雜着吼叫聲音，偶然響起的銅器樂聲。鄉村的樂隊正在那個窗口內作最後練習。商店都大開出售

糖果食物玩具，橱窗中堆滿染紅的復活節彩畫，小公鷄、洋娃娃、一籃籃的小玻璃桔子，和馱着復活節蛋的大兎子。有人想賣給我一塊足球大小的海棉，有人勸我買一串蒜頭和一四紅絨線驢，但是我寧願自由無掛，忽然我發現自己到了孔鎭的廣場上。周圍人行道上已滿是人羣。當我想在後面佔個位置時，而農夫們——他們顯然大淸早便到鎭裏來等待了——以堅持的姿式讓開，幾乎强迫地把我推到前排榮譽席去。

立刻什麼地方傳來巨鐘的響鳴，然後遠方傳來樂隊奏起的聲音。廣大的人羣立刻靜了下來，大家的眼睛都望着尼佛街。第一面旗幟閃亮地慢慢移向廣場的陽光中。遊行開始了。

組成樂隊的有四個人，他們都穿着鮮艷的制服。他們莊肅而相當低劣地演奏，每種樂器各有不同的音調。村旗上面是粗拙的神話畫面，它巨大而沉重，使那些扛着旗桿的人壓得流汗顫抖，幫助旗手的孩子們面上也有虔誠吃力的表情。學童們的制服五光十色，本地人們的美麗標準十分高，使人不會注意到孩子們的襤褸外衣，女郎們穿的破鞋；年青公務人員所穿的陳舊制服。

這一刻間，任何人都不懷疑一切都是爲了崇敬聖者。人行道石板上擠滿了人羣，大家旣不移動又不推擠地默默站着。這裏沒有警察，不像在雅典到處全是；這是他們自己的史比利東，他們的島守護神，到陽光中來祝福衆生。

他來了。白鬚的九十二歲大主教走在前首，後面跟着教堂執事，他們白色玫瑰色的長袍在陽光中閃着燦爛的光彩，但是當他們走近時，你可以看見褪色與補綴的痕跡。然後是高高的白燭之林，每支上面都鑲着金冠與花紋，而且也垂着長長白色、百合色與猩紅色的布帶。最後在四盞大鍍金燈籠的前導之下，出來了華蓋下面的金轎。聖者便在裏面，高坐着使人人都可以看得見；這是個小而萎縮的木乃伊，他的頭垂在左肩上。

扁平而無定形的身體，像是玻璃後的一道影子。

我周圍的女人劃十字，口中唸唸有詞。聖者和他的侍從停在禱告人衆前面，音樂停了。舊堡處響起炮聲對他致敬，回聲繚繞空中時，一羣鴿子飛過，翅翼在寂靜中撲撲有聲。

我站着看望陽光下的彩色長帶，已經萎謝了的花環，金冠的大燭，大主教舉起的蒼老的手，我附近的農婦狂喜而神往的面容。我十分奇怪地感到自己咽喉緊張，像是要哭了出來一樣。

忽然，一個婦人無法自制地哭了起來。她的聲音在寂靜中顯得高昂，我無法禁止不回頭去尋找。我看見那是米蘭達。她站在離我幾碼遠的地方，她聚精會神地看着神像，嘴唇移動，不停在劃着十字。她臉上有悲傷而激動的表情，好像她在責備聖者的疏忽。我這種想法毫無褻瀆神靈的意思；希臘的宗教本來便是如此樸實簡單，我相信古老的教會一定瞭解將怨訴之情陳述出去也是一種偉大的情感滿足。

遊行隊伍已經過去，人羣開始四散。我看見米蘭達向後退縮，好像她因爲眼淚而感羞慚，她迅速走開去。人羣又湧回鎭市的各條狹窄街道。我隨着人潮而行，回到尼佛街，向我停車的港灣附近的空地而去。走到一半，街道開向一個小廣場。當我走過時，我又看見了米蘭達。她站在一株樹下，背對着我，双手撫在臉上，我想她是在哭泣。

我遲疑了，可是有個在附近徘徊的男人走過去對她說話。她旣沒動也沒有做出聽見的姿式，只是靜靜地低頭背向他站着。我看不見他的臉，但是他很年青，有個强壯魁梧的體格而不是他那低廉的假日最佳西裝所能遮蓋的。

他又向女郎走過去一點，像是低聲地敦促些什麼。由他的姿式好像要她陪他走到離開人羣的一條側巷去。

但是她搖搖頭，我看見她立刻拉起手帕的一角遮起臉孔。她的態度羞怯、退縮而拒絕。

我立刻向他們走過去。

『米蘭達？我是露西小姐。我有輛車子，現在要回去了。妳要我送妳回去嗎？』

她這才轉過身，面紗上的眼睛腫脹而含淚。她不語點頭。

我沒有注意到那個青年，他也許已經在人羣中消失了。但是他在一邊寬慰地低呼。

『哦，謝謝妳！妳眞好！她實在不應該來的——現在一個小時內沒有公共汽車！她當然要回去！』

我發現自己盯着他看。我的驚奇並不是因爲他輕易地負起對女孩的責任，或是由於他幾乎十分流利的英語，而是爲了他的外表。

在這個一般青年人都很漂亮的國家裏，這個人却更加特出。他有美好的拜占庭式的體軀，潔白的皮膚和大而長睫毛的眼睛，這種人像可以在每個教堂的牆壁上看見。並不是說這個男孩只有明亮的眼睛與完美的面部結構；而且他沒有聖人們下瞰塵世間的憂鬱與憐憫之情。薄薄的双唇，一種拜占庭聖人面對罪惡世界的無奈與驚奇。這個年青人顯然面對這罪惡世界已有多年，可是他對它也至感興趣，甚至於高興地享受紅塵所能給予的一切。這個人並不是牆壁上的神聖。我判斷這人不到十九歲。

美麗的眼睛以希臘人的坦率上下打量着我。『妳是黃露西小姐？』

『哦，是的，』我驚詫地說，但是我立刻想起他是什麽人。『你是——阿杜嗎？』

我心中絕對無法把這個名字和『鳩比特』或『維納斯』相連結起來。

他笑笑。他有雪白的牙齒，睫毛至少有一吋長。

『妳的車子呢，黃小姐？』

『就在海港旁邊。』我猶疑地望着擁擠的街道和女孩低下的頭。『不遠，但是人羣太擠了。』

『我們可以由小路走。』他指着廣場角落的一個狹窄出口，那裏的石階在兩邊高房子中向上斜去。

我對不作聲的女孩笑笑，她在等待。『她會去的，』阿杜說了，又用希臘語簡單地向她說幾句話，然後轉向我，開始護送着我走過廣場到小石階上。米蘭達跟在我們後面。

他在我耳邊說，『實在不該讓她來，可是她非常虔誠。她應當等一個時期。他死了才一個星期。』

『你和他很熟，是吧？』

『他是我的朋友。』他面色嚴峻，像是要說的話全已經說完了。

『對不起，』我說。

我們默默地走了一會。小巷中沒有人，只有一些瘦貓和牆上鳥籠中唱歌的小鳥。到處有房屋間的空隙在石地上投下一角炙人的陽光，偶然有很老的婦人由後門往外看上一眼。溫暖的空氣中有焦炭的氣味。我們的脚步在牆壁中回響，大街上的談話叫笑聲一陣陣向我們衝過來。壓下了遠方山谷中的河流聲音。結果我們轉進了一條較寬的巷子和一道較長的淺階，它經過教堂牆壁邊直到我放飛麗小飛葉車的廣場。

這裏也是人山人海。不過大都是一羣找交通工具或午餐的人。沒人注意我們。

阿杜顯然已經認識那部車子，他在人羣中擠了過去，然後伸手向我要鑰匙。

我和米蘭達(她一直不發一語)一樣，順從地把車鑰交給他，他開了門，把她送到後座坐下。她低着頭靠在角落裏。我不知道這位青年人是否打算駕車送我們回去。但是他沒有這個打算。他替我關上駕駛座的門，

又進來坐在我旁邊。

『妳已經習慣了我們的交通規則嗎？』

『哦，是的。』如果他的意思是我已否習慣靠右邊走，是的，提起交通，孔島根本沒有什麼好說的。普通我在午後駛車出遊的時候，一下午能碰到一輛大車和牛打驢子已經算是很好的了。不過今天鎮上卻十分擁擠，可能因此阿杜才那麼說。我們慢慢穿過人羣向北而去。我們過了個陡削的急彎，然後到了兩邊是樹林的道路。因爲多天的雨水使路面崎嶇不平，所以我只好慢慢地駕駛，而且第三檔的聲音很大。在吵雜聲音下，我平靜地對阿杜說：

『史比洛已經去世了，米蘭達和她母親能不能自己謀生呢？』

『有人會照顧她們，』他的話坦率而充滿自信。

我驚訝而且好奇。如果馬高夫有什麼建議，他當然會告訴飛麗；即使他已經向瑪麗提及，他也決不會立刻提起金錢問題。如果周良葛負擔這個家庭，正如飛麗猜測的，那麼正證實了他是雙生子女的父親。如果我不急於想知道他的語意，那麼我簡直沒有人性。

我謹愼的試探。『我很高興。我不知道她們還有親戚。』

『哦，』阿杜說，『有周爵士在。我當然不是指他或周蒙。我自己可以照料她們。』

『你？』

他點點頭，我看見他回頭瞥視米蘭達一眼。我可以在後望鏡中看見她；她沒有注意我們用英語在低聲談話，而且我們說得很快，她也不會來得及聽。她只是木然地望着窗外，心神顯在千里之外。阿杜向前傾身按

着無線電按鈕。『可以嗎？』

『當然。』

車板下傳出雅典電臺的流行歌曲。『我要娶她。沒有嫁奩，沒有關係。史比洛是我的朋友，我有責任。他本來積蓄了些錢留給她，可是他現在死了，錢是他母親的。我不能接受。』

我知道在希臘舊式婚姻中，女方帶了土地和貨物，男方只出一個人，這已經可以算是好交易的了。如果一個家庭中有一羣女兒待嫁，那麼家庭最後只有破產一途。現在照米蘭達的環境看，她幾乎失去了結婚的機會。現在這個漂亮的男孩冷靜地給她任何男方家庭都不會接受的婚約。而且他擁有此地難得找到的工作。如果我能判斷人的性格的話，他無疑是個好人。漂亮的阿杜具有談判任何婚約的最好資本。自然他自己也明白這些，因爲他不是個傻瓜；也許他覺得對死去的朋友有種責任，而且由我所見所聞，他也可以使任何人滿意——不只是對米蘭達而已。我自己心中也樂觀地想，利諾應該可以給一筆相當的婚禮。

『當然，』阿杜說，『周爵士會給她嫁奩，我這麼想。不過有沒有都沒關係；我要她。目前我還沒對她提起過，再過些日子，可能會合適些。我會告訴周爵士，他會替我們安排。』

『哦——是的。希望你們兩個會很幸福。』

『謝謝妳。』

我說，『周爵士——他對她們有責任嗎？』

『他是雙生兄妹的教父，』他望我一眼。『我想你們英國也一樣，對不對？在希臘，教父在孩子一生中佔非常重要的地位，和生父一樣，子女的婚姻便是教父決定的。』

『我懂了。』原來如此。『我知道周爵士和這家人有很久的關係。他替孩子命名領洗，可是我不知道他——嗯，有這種責任。這件事情對他說來也是個打擊。』我尷尬地說，『他好嗎？』

『他很好。妳見過他嗎，黃小姐？』

『沒有。聽說他不見任何人。』

『他不常出去，那是眞的，但是夏天以來他也有客人。妳見過周蒙，對吧？』

『對。』阿杜聲音中一點也沒表示出他知道那件會面的經過，但是既然他直呼其爲『周蒙』，那麽他們之間的關係足够周蒙把那件事告訴他，何況這個可怕的看門狗會把人扔下崖去。他一定已經知道其中經過——而且可能奉命在黃露西小姐如再度闖入時……

我木然地說，『我知道他不見任何人。』

『哦，那要看情形，』阿杜愉悅地說。他由車架下什麽地方拉出一塊抹布開始拭擦擋風玻璃。『沒有什麽用，這些蟲都碰死在外面。我們快到了，否則妳停下車，我替妳擦乾淨。』

『不要緊，謝謝。』

這時米蘭達似乎又復蘇了。她在後面椅上欠動一下，我在後望鏡中看見她拉開面紗，望着阿杜的後頸。她雖然臉有淚色，但是由她表情上可以看出婚姻的成功。

我以自然的口吻轉開話題。『你常常出去打獵吧，阿杜？』

他坦率地笑了。『妳還在找那個罪犯？我想妳一定錯了——希臘人決不會射殺海豚。我也是個水手——孔島人全是水手——海豚則是好天氣的動物。我們甚至於把夏天稱之爲「海豚天氣」，在那時節裏，海豚跟着船走。不，我沒有射他，我只射人。』

『人？』

『開玩笑的，』阿杜解釋，『我們到了，謝謝妳帶我們回來。我把米蘭達送到她母親那裏去，然後我馬上回堡。周蒙下午要出去。也許我不久可以再見到妳？』

『謝謝，可是我——不，我懷疑。』

『眞可惜。妳旣然到了這裏，妳應該看看桔園；那裏相當特別。妳可聽見過那些小樹嗎？它們非常好看。』迅速而漂亮的笑容。『我希望帶妳去看看。』

『也許等以後再看。』

『希望如此，來，米蘭達。』

我把車子切上排擋後，我看見他默默地把女孩領進她母親屋門有如這地方已經是他的財產一樣。我不由心中對這束手無策而有人援手的女郎感到一種强烈而原始的妒忌之意。我踩下獨立而可以自主的脚尖，小車子便滾過崎嶇的道路，轉了一個彎後，我到了通胡氏別墅的道路。

至少今天周蒙出去了，我可以在午後安靜地去游一個泳。

午茶過後，陽光的熱氣已稍減，我下去游泳。山崖的大片陰影斜投在沙灘上。

我穿好衣服檢起浴巾，慢慢地攀上回別墅去的小徑。

當我抵達水池邊的空地時，我停下來喘口氣。落泉的水滴清凉可愛，陽光穿過小橡樹葉間金碧輝煌。

一隻小鳥在什麽地方鳴叫，但是只有一隻的聲音。樹林中十分寂靜，它在炎熱的陽光中伸展出一片蔭影。水

邊一片雛菊上有蜜蜂來往。空地上有一隻匆忙急飛的藍色山雀，它尖嘴中含着給家庭食用的小昆蟲。

過一會傳來尖叫的聲音，那是恐怖的鳥鳴聲，然後是山雀父母機關鎗般的疾叫。一些其他的小鳥也加進來吵噪。恐怖的嘶鳴聲頓時傳遍安寧的林間。我把浴巾放在草地上，向噪音方向跑去。

我遇見一對藍山雀，牠們撲翼尖叫，翅膀差點碰到急跑的我。我跑過迂迴的曲徑，到了悲劇發生的一處稀薄草地上。

事情非常清楚。我由灌木叢衝出來第一眼便看見一隻白色的大波斯貓伏地欲躍，尾巴前後搖擺。離牠鼻子前面兩碼的地方，一隻小藍山雀無法動彈拚命地喊叫。悲呼的雙親不停地衝向白貓，可是白貓根本對之無動於衷。

我只有一個辦法。我向白貓急跳過去，輕輕地把牠抱了起來。山雀由我身邊拂過，翅翼掃到我手上。小鳥像死了一樣蹲在地上，牠連聲音都叫不出來了。

我本以爲牠一定會嚴重地搔抓。這隻白貓有堅强的神經與超等的態度。牠憤怒地吐氣，而且極力掙扎，可是牠既不抓又不咬。我把牠放下，低聲對牠說話，直到牠安靜下來，然後抱起來轉身而去。我身後的山雀正在小雀身邊吱吱地叫着把牠趕到視線之外去。

我抱着俘虜快步走出空地，使牠沒有機會看到山雀的去向。我隨意由灌木叢中穿過。這隻貓不但沒有反對，而且似乎相當愉快。他對這種不可抗力的事變順然接受，他對我表示出一種要人抱的態度……不久我發現自已登上一個長滿羊齒草的斜坡，路越來越陡，這時牠開始呼呼地叫了。

太過份了。於是我停了下來。

『我告訴你，』我對牠說，『你有一噸重。你自已不是不能走路，貓咪，由現在開始，希望你自已認得路回去，因爲我不讓你回去捉弄那些小鳥！』

我把牠放下來。牠仍然呼呼叫地在我身邊蹲了一會，然後在我面前高舉着尾巴走上山坡到灌木叢稀疏而有陽光的山頂去。牠停了下來回望我一眼，又向前跑去消失了。

無疑，牠認得路。希望那裏也有一條路可以帶我走出灌木叢去，我隨着牠向上爬去，發現自已置身在一個陽光普照的空地，蜜蜂的嗡叫聲與一片花海使我吃驚地站住了。

經過了幽暗的樹林，過了一陣眼睛才能適應强烈的光亮。在我正前方是高約十五呎的紫藤花氈，它下面是玫瑰花叢。一邊不遠處有一株洋蘇木和蜜蜂忙碌來往的蘋果花。在個陰濕的角落長着白百合，還有些在光線中透明的金瓣百合。四處全長滿玫瑰。它的大灌木叢甚至爬在樹上；到處是一堆堆鮮紅的顏色，另外有一株約十呎高的白色金邊玫瑰。這裏有西洋薔薇，麝香玫瑰，淡紅薔薇，球形玫瑰，還有一種中古世紀畫稿上有的老粉紅色半圓玫瑰，它就像被用刀子在當中劃過一樣，它那數百個花瓣緊密包着如個洋葱。這裏一定有二三十種變種，而且全在盛放中，這是多年前種植了而以後無人看顧的玫瑰，又像是個遺失了鑰匙的秘密花園。這個地方簡直像是夢境。

我一定呆呆地站了好幾分鐘，周圍的陽光與景色令我昏暈如醉。我忘了玫瑰會發出這種香氣。一朵洋紅玫瑰拂過我的手，我把它折下來貼在頰邊。在我所分開的枝葉縫間，我看見個舊名牌的一角，我小心地把手伸向荊棘中去。上面雖然已經長滿苔蘚，但是還可以清楚地看見上面所印的字：麗美人。

我知道我置身在什麼地方。玫瑰也是利諸祖父的癖好之一。飛麗把他的一些書籍帶到別墅來，前一夜我

曾經隨便地翻閱過，我很欣賞那些名牌和古老的名字，像詩歌一般；法國的古老花園，波斯的，普洛文斯的……麗美人，愛美人，羅馬佳種，羅莎蒙，卡馬蛙，伊斯芬……

這些名字全深埋在葉堆中，這裏，阿杜的前任曾在一世紀前撫愛地整理過。白貓在一株大黑羊齒前休息，牠望着手中玩弄花朶的我。花香濃郁得如藥味。空中飛舞着蜜蜂。站在這裏就像面對着仙境故事中的黑樹林。人甚至於預期貓會開口說話。

突然聲音出自不知來處的地方，使我嚇出了魂魄。那是美麗的聲音，它增强而沒有打破神秘的氣氛。尤其是那詩文是來自白貓的口吻：

『「音樂伺候的就是這位女神了！

請准我禱求，讓我知道

您是否就住在這島上……」』

我向上探看，起先沒有見到一個人，然後一個男人的頭出現在紫藤花上——到這時我才認清原來這花之簾幕是懸掛在一堵被隱藏的高牆上。我看見濃密的花球間有石頭的杆欄。胡堡的平臺。玫瑰花園已佈置在胡堡旁邊。

我想轉身跑走，但是聲音阻擋了我。我一聽便知道那不是周蒙的聲音，這是我以前多次聽過的聲音，在這裏已和倫敦舞臺上沒有分別。

『「我的主要的請求，」』周良葛爵士又說，『「我留在最後來說，」也許妳會覺得無禮，「那便是，啊您這神異——您是否一位處女呀？」』

我不知道我是否在正常情形下與他相遇。由於我們都是戲劇界中人，我對他會敬畏得連話也說不出來。可是至少在劇本中有現成的答案，而且它十分合於眞情。我迎着陽光瞇起眼睛，對他點頭微笑。

『「先生，但當然是個處女。」』

『我的語言！天啊！』演員忽然拋開莎翁，神情十分愉悅，『我沒錯，妳正是周蒙的不速之客！』

我覺得自己臉紅了起來。『我應該就是，現在我又擅自闖入了。我非常抱歉，我沒想到胡堡的平臺這麼近。我絕對無意跑到這麼遠的地方，可是我自貓咪手下救了一隻小鳥。』

『從誰？』

『一頭貓。牠是您的嗎？』

『是，』周良葛說，『我管牠叫泥泥，妳跟牠熟悉後便知道爲什麼了。牠是個正人君子，可是沒有腦筋。妳既然來了，上來好嗎？』

『啊，不！』我連忙說了退後一步，『謝謝你了，我該回去了。』

『我不相信有那麼忙的事。妳願不願意同情我來打破這個安息日的死寂？啊！』他向前傾過身。『不但擅入，我懂了，而且偷竊！妳偷了我的玫瑰！』

這一段話可以傳到劇院觀衆席的最後一排，而且有種審訊的力量。我感到罪愆地望了望我手上的花朶，吶吶地說：

『嗯，是，是，我——我拿了一朶。我沒有想到……我以爲它是野生的。你知道，多年前種下的，後來……』這時我說不下去了，因爲我此刻才注意到灌木叢雖然外觀雜亂，但是實際上修剪得很好，而且連生苔

的小徑都經過整理。『我——我想這裏是你的花園，還是什麼別的？我十分抱歉！』

『什麼別的？天，她摘了我心愛的加理玫瑰，然後她以爲那是野生的！好，姑娘！根據任何規則妳都得付罰金。妳是自找痲煩，對不對？來，別多辯！臺階在這裏，泥泥會帶妳上來。泥泥！給小姐帶路！』

白貓站起身對我眨眨眼，然後以悠閒的態度跳上紫藤，直到周良葛懷中。爵士笑着抱起牠。

『我不是告訴過妳牠沒有腦筋嗎？我替牠慚愧。妳能不能學牠樣子？』

他對我的態度，使我忘了飛麗對我所說的話。

我笑着說，『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法上去。』

『那麼上來吧。』

上去的是一條斜削的陡階，一半埋伏在灌木叢中。它繞過一個生苔雕像的基座，穿過兩傍的大柏樹，到了平臺上。

周良葛已經把貓放了下去，向我迎過來。

『來，黃小姐。我已經聽說過妳的事了。這是我的兒子。自然，妳已經見過他了……』

第五章

『我的孩子，你的臉上很興奮，
像是很憂愁；請你放心罷……』

——第四幕第一景

周蒙坐在石松下，面前是張放着文件的桌子。當他站起來時，我在小徑上站定了。

『可是我以爲你不在這裡！』我想不到自己竟會說出這麼幼稚的話來。我的臉立刻紅了起來，立刻又迷亂地說，『阿杜說……我以爲……他說過你出去了。』

『對，可是只在午茶以前。妳好嗎？』他的眼光冷淡地看我一眼，然後停到我手上的玫瑰上。他可能是爲了填充這尷尬的一刻空隙，說，『阿杜在花園裡。』

我看見周爵士的眼光又閃到另一個人身上。『他不在下面，否則他至少會阻止這種刼掠行爲！她倒還得不壞，是不是？好，至少她可以留下來和我們喝杯茶！』

我看見這個青年遲疑一下，他的眼光轉向小茶桌像是要找一個好藉口。桌子離我並不遠，上面鋪着些塗寫的音樂譜原稿、筆記簿、書籍。旁邊的一張椅子上放着架錄音機，它附着的電線蜿蜒地引向一個法式落地窗口。

我連忙說，『謝謝你，可是我實在不能——』

『妳不能够拒絕，小姐！』周爵士眼中有種戲謔之光，我不知道那是對我的固執還是對他兒子。『來，用半小時來取娛一個隱士，只是妳窃取的小小代價而已。我們有櫻桃酒吧，周蒙？』

『當然有。』也許因爲和他父親比較之下，所以他的聲調顯得無精打采。『我怕只好這樣了，黃小姐，妳不要加水吧？』

『嗯……』我猶疑不決。我現在只好留下來。我不能太給周爵士難堪，他總算是地主，而且我自己也不願錯過能有和我職業中佼佼者談話的機會。自從我有記憶以來，我一直便欽佩敬慕他。『實際上如果有的話，我倒希望有一大杯凉飲……我方才在游泳，眞渴得不得了。有沒有桔子汁，或是別的果汁？』

『妳要喝桔汁？當然有，』周蒙忽然對我笑笑，以出人意料的瀟洒風度走進屋去。

正如在胡氏別墅一樣，平臺通大房間都是長長的落地窗門都因爲太陽斜曬把百葉扇放下，只有周蒙走進去的那扇沒有。在那黑暗的開口處，我以乎看見一架大鋼琴的形樣，一個大留聲機，和一個旋轉書架。後二者上面放了許多書籍和唱片。

『太陽還是陰影？』周爵士替我拉了張便椅問。我選擇太陽，他自己也坐在我旁邊。石欄杆邊的柏樹林形成他的好背景，羊齒則背襯着白貓。白貓呼呼地跳到演員的膝蓋上，小心地轉了兩圈，然後躺了下去。

他們這一對構成絕好的圖畫。周爵士本來便不是個漂亮的人，但是他體軀魁梧，而且歲月更替他加上一種雍貴之美。（這使人記起他演的馬克安東尼，以及以後有許多人仿傚他的演技但是結果却變了『他』的化身。）他胸肩寬厚，中年更加强了他的重量，他的頭被人稱爲獅首——濃密的灰髮，堂皇的額頭與鼻樑，美麗的灰眼睛——但是寬寬的嘴巴使你感到微弱的下顎。眼睛有點緊張而且皺縮，臉龐上有些我在舞臺燈光下

看不見的皺紋，那可能是長年疾病或一直消失體重的結果。要說他誘人的地方究何所在實很困難；而且要正確地形容出他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爲他的臉容在舞臺上的變化太大——國王、瘋子、保險推銷員、軍人、花花公子……似乎他如果離開了舞臺燈光，他就不存在了。人們實在難以想像他離開舞臺後的情況。如果他現在不可能是他自己，那麽他便一無所是。

他的眼光由貓身上射向我，他微笑一下。他一定早已知道習慣別人的瞪視了。他也許不會知道我正在想從他身上表情上發現一些可以支持飛麗的恐懼的跡象。可是他的態度自若而悠閒，他的雙手文雅而沒有動作——也許有點過於文雅吧？——地放在貓身上。

『對不起，』我說，『我一定是瞪着你看了。我以前從來沒有這麽接近過你。我不是上等圈子裏的人。』

『妳是說我戴上幾磅鬍子、袍子和皇冠的樣子？好，妳現在看見的是他本人，這個赤脚的可憐人。我不打算問妳對他的看法，不過妳可以告訴我對於他背景的意見。妳看我們的風景如何？』

『胡堡？哦，既然你這麽問……我只好說它和你不配。它倒是緊張恐怖的好背景——譬如說科學怪人之類的角色。』

『可不是嗎？人們覺得它應該長年隱藏在霧氛之中，牆上滿爬着吸血鬼——而不應該圍繞着鮮花、寧靜、陽光與美景。不過我認爲它是一個衰老演員退休的好地方，這裏是和平的天堂，現在周蒙已經拒絕了所有觀光客的遊覽。』

『我聽說你生病了，我很難過。我們——在倫敦很想念你。』

『是嗎？親愛的？你們眞好。啊，周蒙，來。黃小姐認爲這個房子是科學怪人出入的好場所。』

『我沒有！我沒有——我沒那麽說。』

周蒙笑了。『我聽見妳的話了。這是鮮桔汁，可以嗎？』

『眞好，謝謝你。』

他也端了杯桔子汁給他父親，另外一杯給他自己。我注意到當他父親接過杯子時，手猛烈地顫抖，他兒子立刻把一張小鐵桌搬到他身邊，把杯子放在上面，倒了些桔汁進去。周爵士又把手放回貓身上，一動也不動地。現在我才明白他的姿式是强自裝作出來的。但是那不是虛榮，除非是想隱瞞住自己認爲羞愧的弱點。

當周蒙替我倒桔汁時，我想把玫瑰放在桌上，但是他把桔汁瓶放下，把手伸過來。

『給我。替妳先養在水裏。』

『那麽，我付了爵金之後可以帶走了？』

『親愛的孩子，』周爵士說，『歡迎妳常常來！希望妳別把我的玩笑當眞，那只是要妳上來的藉口而已。妳喜歡那些花我非常高興。』

『我愛它們。看起來眞像古老圖畫中的玫瑰——你知道，那些老故事書中的眞正玫瑰，「秘密花園」，「睡美人」和「天方夜譚」。』

『正是。那株是由波斯宮殿來的。這一株是「玫瑰綺譚」裏出來的。這是在羅莎蒙的花園裏生長的。據說，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玫瑰。』他的手摸着玫瑰時仍然十分鎭定。『這些死了，妳再回來摘好了。我把它放在音樂室，周蒙，那裏比較涼快……啊，現在還債吧，黃小姐。據說妳也是同行，這也是我要妳上來的理

由之一；可以聽聽妳講些最近的閒談。雖然由刊物上我可以知道那邊的情形，不過閒話更加有趣——而且更加實在。告訴我……』

我現在已經忘了他問我些什麽，以及我告訴了他些什麽。雖然我行走的戲劇界圈子和他的完全不一樣，但是我仍然知道城裏發生些什麽事。記得我後來津津有趣地聽他隨便提起另外一些名字，那些名字對我究似潘圖克拉特山頭的白雲一樣遙遠。我到今天仍然不知道他是否爲了要我取悅於他而有此擧。可是當他最後談起我的事時，令我懷疑方才那些談話是不是其目的在此。

『現在告訴我關於妳自己。妳本來在那裏？做些什麽？爲什麽我們以前沒見過面？』

『哦，天，我不在你附近！實際上我才到西端！』

我立刻停止。最後一句話把我表現得一淸二楚，不僅是事實，而且說出我連飛麗都沒告訴過的內心感覺。我也有虛榮心。

『戲收臺了？』他以一種實事求是而令人慰安的口吻說。『是什麽？』

我告訴他，他點點頭。

『是，那是馬安徒的愛鴿，不是嗎？我想，演老馬的角色不是聰明的冒險，我讀過劇本，妳演什麽？她叫什麽，那個在第二幕中一直神經質個不停的女孩？』

『秀蘭。是，我演得壞極了。』

『誰都沒辦法演得好。那種奇怪的假冒工人階層理想，需要嚴格的選擇與恰到好處的時間——不能光是高唱口號，如果妳願意原諒這個句子的話。他從來沒有寫過一個女人，妳注意到沒有？』

『「一端」裏的瑪綺？』

『妳把那個稱做女人嗎？』

『哦……我想你說得對。』

『那麼，妳不需要自責沒有把秀蘭的角色演得好了。下一個角色呢？』

我遲疑了一下。

『和上一個差不多，是吧？』他說。『結果，妳離開了，並且到了孔島！我記得……』他又轉了話題，開始講兩個非常有趣而惡作劇的故事，其中的人物有一個卅來歲的著名經紀人，以及一個魯莽的青年演員。我立刻便聽出來這個演員便是周良葛爵士本人。他說完故事，我們大笑之後，我自己也不自禁的說出自己所遭遇過的一些事件。本來這種事不足爲外人道，但是現在說出來不但是種寬釋而且也是種愉快，周爵士不時提出問題，好像他請我上平臺來，只是要聽我這個無名演員說些閒話而已。

一點小聲音止住我，使我立刻轉過身去。我已把周蒙全給忘了。我沒聽到他由屋內出來，但是他現在坐在石欄杆上。他在那裏有多久時間，我一點都不知道。

這時我才覺察到光線已經暗淡了。我的爵金已付，現在該離去了。但是我又不能因爲一發現周蒙便向主人告辭，我必須先對他應酬一番。

我望着他。『周先生，你早上去看遊行沒有？』

『我？是，我去了。我在鎮上看見妳。妳有沒有找到個好位置？』

『我在廣場，在皇宮旅社旁邊的轉角上。』

『它相當……有意思，妳覺得如何？』

『非常有趣。』我笑道。『以一個音樂家而言，你應該欣賞樂隊。』

他笑起來，我立刻由他身上看見他父親的樣子。『十分欣賞。當四個樂手同時演奏時，的確有點名堂。』

『可以作爲你「暴風雨」的主題樂想。周蒙，』他父親摸着白貓說。『「這島上竟是聲音。」』

周蒙輕笑一下。『也許。雖然我要使其中一些再現於音樂中，必須壓制我的羞恥之心。』

周爵士轉向我。『周蒙正在替「暴風雨」的影片配樂。』

『是嗎？多有意思！你一定是找對了地方。周爵士，這是否也是你在史特拉福退休後來孔島的理由？』

『不盡然；事情出於意外。我知道這個島已經有三十來年了，這裏有我的朋友。可是當我們在此地擱淺的時候，周蒙接了這件工作倒也不壞。』

『你眞以爲這是普洛斯帕羅的島嗎？』

『爲什麼不是呢？』周爵士問，周蒙接着說，『妳正講到他心裏的事。』

我驚訝地望着他。『我說了什麼話？』

『沒什麼，沒什麼。如果妳請求一個人解釋他沉思了好幾星期的理論，那麽你得準備上一堂課。由我父親的眼光看來，妳已經無可救藥了。』

『但是我喜歡聽！何況，你父親可以把電話簿唸成「戰爭與和平」，他對「暴風雨」的理論一定十分精彩。不要理他，周爵士！你爲什麼以爲這就是普洛斯帕羅的島？』

『妳是位可愛的小姐，』周爵士說，『如果妳想連根掘起我的玫瑰把它帶走，我會叫阿杜來幫妳，不，其實周蒙可以效勞。他如果能做點眞正的工作，對他會有好處，省得他整天生活在音樂家的瘋狂世界中……不知道是誰說過，眞正聰明的人並不是在準備相信一件事之前先加以證實，而是那些在事情沒有證明其僞假前便加以相信的人。』

『我不知道，但是這些話在我聽起來是什麼人對天才或有預見者的定義。』

『你聽見了沒有，周蒙？』周爵士溫和地說，『我對「暴風雨」的理論倒成了天才或預見。』

『哦，當然，』他兒子說。

他還在石欄杆上，靠着角落上的石盆，我注意他臉容希望找出他和他父親肖似之點，但是除了他的身材和偶然表現的神情外，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別的。他的眼睛黑色，頗爲深陷，嘴巴線條很直，整個面孔比較硬板。我覺得在他眉間的微淺線條與嘴角什麼地方有種神經質的跡象。他說話時的低調，可能便是要控制它，或且儘量避免和他父親相似。而周爵士在談吐舉動間處處在利用他的線條，周蒙却正相反。我覺得他有意如此。

周爵士又說下去，『我還沒有發現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這個島和劇本中的島有什麼關連，正如我們無法證明奧特賽中的「西利亞」與納西加有什麼關係。但是在這兩件事中有強烈的傳統，當傳統不再延續時，人總希望在其中發現什麼可以調查的跡象。』

『薛利曼和托洛埃，』周蒙喃喃地說。

『對，』周爵士說。他忽然一笑，笑容和他兒子很像。『那麼正如薛利曼也是個天才而且有預見，有人

認爲孔島正是普洛斯帕羅的島嶼，我會經尋找證據以加以證實。』

『有證據嗎？』

『也許不能算是「證據」，那是個過於有力的字眼。但是當妳開始尋找時，妳便可以發現許多奇怪的線索。由最容易的開始，這個島的自然景緻的描寫，假如妳記得的話。』

『我可以記得相當清楚，普通莎翁的劇本裏有相當描寫背景的地方，對不對？』

『對。看看這個劇本，裏面可以發現許多地方可以和這個島相吻合的地方；松樹，耕種過的土地，肥沃的田野（你知道，地中海的島嶼並不完全是肥沃的），海灘與巖窟，普洛斯帕羅洞穴外的檸檬樹林……』他舉起一隻手指看南端岬角上的一座金綠色的樹林。『馬高夫別墅過去的山崖上長滿了年青的檸檬樹，整個海崖全是密如蜂穴的山洞。妳可以說每個島全一樣，但是有一件事不然——就是卡力班所說的鹽池，記得嗎？』

『這裏有鹽池嗎？』

『是，在柯利西亞，南邊。它們已經有好幾世紀的歷史了。』

『還有他所說要採擷的花生和榛子呢？這裏有嗎？』

『如果他說的是英國式的花生和榛子，這裏當然有。如果他還說過毒露，這裏也有。』

『小猴子呢？』我以懷疑的口吻問。

周爵士用手把小猴子的問題揮開。

周蒙說，『妳當然不能和這麼一位老人爭辯。尊敬他，黃小姐。』

『自然！如果一項理論值得提出，便值得爲它奮鬥。那麼，周爵士，還有那個故事怎麼樣？從頭開始，

是沉船。如果船由突尼斯駛向拿坡里，你想孔島是否離開航道太遠了點——』

『哦，是，妳說的正與奥特賽故事所引起的一樣。在那本書裏他們划船——注意，是划船——一晚上由西利亞到尤保亞。不過我心中並不反對孔島便是西利亞的說法。那是詩，那種透視正如在七天內創造世界一樣。有人認爲那是神力之助。「暴風雨」中那艘拿坡里的船也一樣。暴風雨十分巨大，那是歷史性的風暴，船被吹出了航道，而且可能在到達那些岸邊石礁上時已經盲目地漂游了好幾天。妳知道爲什麼這個虛無渺茫的故事居然可以相信呢？』

『同情一點，』他兒子說，『當然她不知道。』

『非常簡單。事實上船的確停到這裏，它離航道遠得難以相信，所以後人才能解釋說暴風雨是次奇蹟，或且是由於超人的力量。』

『且慢，』我立刻說，『事實？你想對我說明沉船的事是眞確的？』

『就像許多可以找到事實根據的傳說一樣，正如眞正有個克里特的迷陣，燃燒了的托洛埃城。我的猜測——可以稱之爲預見——事實上這裏發生過壯觀的沉船事件而成了傳說的基礎。』

『不只是猜測？你沒有發現任何孔島人的故事，或是什麼記錄？』

『沒有。』

『那麼爲什麼是這裏呢？爲什麼是孔島？你對於地理環境的敍述並不能證明。它們充其量只可以作爲傍證。但是不能成爲主證。』

周爵士點點頭。他用手指輕輕撫貓頭。『我由錯的一端開始。我不應該由「事實」開始，而是應該由劇

本——劇本的主角，普洛斯帕羅。在我想來，這個角色性格的塑造是劇本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部分，他的創造等於是莎士比亞對人類力量見解的總和。看看他所表現的方式，一個父親，一個控制自然力量呼風喚雨的魔師，一個仁慈而善於用法術來控制島上萬物的人。』

他以帶有詢問意味的口氣結束他的話，又揚起眉毛望着我等待我的答覆。

『聖史比利東？』

『聖史比利東，正是！』他望一眼周蒙，好像是欣賞他學生可教的樣子。我看見周蒙輕輕一笑。『甚至於名字……妳可以注意到他的相似；以及他的縮稱「史比洛」，更相似了。』他臉上的陰影一現即逝，『聖史比利東——他的身體，那是——一四八九年帶到這裏來的。他有一切神奇的命名，特別是在呼風喚雨上。當時和他一起來的，還有一位女聖。她的遺體還存在鎭上的一所教堂裏，但是她沒有受到公衆的重視，也因之便沒沒無名了。事實上，我連她的名字都記不得了。』

『我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個人存在，』我說。

他笑笑。『這是男人的國度。不過，她可能便是米蘭達的前身，米蘭達是魔術師的女兒。因爲她是女性，所以傳說中沒有她的份。魔術師沒有妻子，這個理由我想探討起來頗爲有趣，不過我想妳不會同意，黄小姐。』

『我知道，參孫和達利拉。好，我並不感到懊惱，那是男人的世界。如果是那個道理的話，女巫也沒有丈夫，神仙故事中的女巫也一樣。』

『很正確，』周爵士靠在椅子上說，『嗯，那就是妳的出發點，肥沃的孔島，由一個據說是控制氣候的神

聖護祐着。現在我們假設有一次暴風雨，一次空前絕後的風暴，有艘重要的船——可能船上有幾位重要的意大利巨頭——被刮得遠離航道，而在這裏觸礁沉沒。可能是在一個奇蹟下，守護神救起了將被淹死的人。於是便興起了一個傳奇故事。過後又加上了日耳曼神仙故事中的因素——「魔術」，美麗的女兒，神仙的人物等等。』他停下來對我惡作劇地看一眼。『如果有人能把這些因素和本島的歷史加以比較，那該多好？我曾經努力想由愛麗兒身上看出回教統治者的人格化——那被幽禁在一株裂縫的松樹裏的愛麗兒……但是我並沒有成功。』

『多可惜！』我對自己頗爲高興，我口氣中毫無譏刺的口吻。『卡力班呢？異教徒還是什麼？』

『我認爲那代表的是獸性、縱慾、超人而感性的詩意。無疑，他是個希臘人。』

『你怎麼研究出來的？』我驚訝地問。

他咧嘴笑了笑。『他用「浸乾果的水」歡迎普洛斯帕羅到島上來。妳難道不知道希臘人有用玻璃杯盛果漿給妳的習慣嗎？』

『不，我不知道，但是，那怎麼可能呢？那可能是咖啡！那麼他豈不也可以是法國人嗎？』

『對，』他謙虛地說，『讓我們把可憐的卡力班看做一個追求文雅的「魔鬼」。哦，算了。』白貓伸展身體，磨磨脚爪，大聲地打個哈欠。周爵士笑了起來。『妳不該這麼澆我的冷水。泥泥以前也聽過這樣的話，周蒙也一樣。』

『哦，我沒有聽過，眞十分有趣。人生可以有無窮盡的樂趣。我希望我姐姐那裏也有一本。』

『把我的拿去，』他立刻說。『大概在書架頂層的什麼地方。我想想看，周蒙……謝謝你。』這時他兒

子走去拿了。

我連忙說，『如果你還在研究——』

『研究？』這句話雖然很輕，但是似乎有點走調。『妳把這件事看得過於認眞了。我工作時用的是本企鵝版本，我可以隨便作記號，隨便剪裁……啊，謝謝你，周蒙；這裏是妳的玫瑰。那是我自己的書，有點舊了，我怕上面還塗寫過，也許妳不會在意。』

我已經看見了上面的鉛筆字跡。我抱着書站起來。周爵士也陪我站起來，白貓跳下地，以被傷害了尊嚴的態度走下陽臺到下面玫瑰園裏去。

『我實在該走了，』我說，『謝謝你的書，我會小心保管。我——我知道我呆得太久了，不過我眞高趣。』

『親愛的孩子，妳也替我們兩個做了件好事。我十分高興妳的訪問，希望妳不久會再來。妳知道，我和周蒙和貓的談話很有限度，能找到一個新的熱誠聽衆非常愉快。好，如果妳一定……』

樹林間已充滿了迅速暗下的暮靄。周爵士彬彬有禮地陪我到玫瑰園邊，指示給我通向空地與池水的小徑。美麗的泥泥也在那裏嬉戲一隻在忍冬花附近的大甲蟲。周蒙抱起牠，對我道聲再見，便迅速地回去了。過了一會我聽見了鋼琴的聲音。他一點也沒有浪費時間，然後樹林較密，我聽不見了。

樹林中永遠是那麼安靜，但是現在它的枝椏上懸掛着幽暗，好像擁抱着是暴風雨前的沉重嗦聲。花香在空中像是麝香的氣味。

我小心地沿着小徑走，心中想着方才的談話；我想的並不是他的理論，而是周爵士本人，以及飛麗和馬

高夫話語中的他。

顯然這裏面有些不對的地方；不但是我自己也看見的外表的證據，而且還有那個年青人的緊張看守態度。同時在談話中有些話語使我感到意外，如果一個人方自精神病院中出來，他的談吐會如許愉悅嗎？而且兒子對父親說話的語氣也頗有不敬之處。也許他的監視態度完全是爲了他父親？

想不到這裏我放棄了。至於說周爵士會拿了枝長鎗在樹林中亂闖，我是不相信的。我將會懷疑飛麗或馬高夫的話。

但是我想我不久也會生起對周豪的懷疑心。

現在我已經聽見滴水之聲，我前方正是空地與池水。同時我覺察到一種奇異的聲音，就像是一羣母鷄的咯咯聲音。它似乎是發自空地中。

我立刻發現了那是什麼；池水的黃昏樂聲——無數青蛙的嘓嘓鳴聲。我站在空地邊緣拾起我的浴巾，一定有些青蛙看見了我，因爲蛙鳴聲停了。然後我聽見小小身體跳下池塘的聲音。我退回林中，然後悄悄地由空地旁邊繞到池那端去。現在我在池塘上方，分開灌木，小心翼翼地向下看。

起初在暗中我只看見水的暗光，因爲裏面有枝椏間天空的反映，其中還夾有莠草與花葉的影子。然後我看見一隻大青蛙，它坐在小百合的葉上，牠的喉嚨因唱着奇怪的歌而起伏不已。牠身軀肥大而有黑斑，像是暗中的一片桂葉。反射着光線的眼睛像是黑暗草莓。牠附近另外有一隻，然後又有一隻。……

我至感有趣，靜靜地站着。合唱的聲音漸漸又加濃起來。

忽然，好像什麼地方按了個電鈕，林中又靜寂下來。我的青蛙紛紛跳下水去。水面上浮的百合葉不停地

晃動。有人由海灘小徑走過來。

我一時以爲是飛麗下來找我；但是我發現那是一個男人。他的脚步和氣息沉重，然後我聽見他淸淸嗓子又吐了口痰。那是奇怪的聲音，似乎他不願把聲音弄得太大。沉重的脚步很謹愼。雖然他盡量想延蓋着足音，但是安靜的樹林仍無法寂然無聲。我又放下灌木，靜靜地站着等他通過。

當他走到空地中間時，幽暗的微光照在他身上；希臘人，一位我沒見過的年青人，魁梧而寬肩，穿着黑褲子和高領漁人毛線衫。他手臂上掛着一件淡色的外衣。

他停在池的那一端，由口袋中拿出一支香烟，放在唇間。當他要點火的時候，他又停止，聳聳肩，把香烟塞在耳後。非常明顯，他有什麼秘密的事。

當他轉身走時，我相當淸楚地看見他的臉，他臉上有種困擾而絕望的興奮神色。他像是聽見了什麼聲音，向周圍看望了一下。我發現自己縮在樹後，心臟猛烈地跳動。

他沒有看見什麼。他用手背擦擦額頭，把外衣換到另一手上，以愼重的步伐走上通胡堡的小徑。

我上方樹梢起了一陣急風，冷空氣帶着新鮮强烈的雨水氣味穿進我的浴衣。

但是我仍然一動也不動，等待希臘人的脚步聲消失。我旁邊的蛙羣又爬了上來，坐在百合葉上張開小喉嚨高唱起來。

第六章

『我想他是沒有溺死相……』

——第一幕第一景

由於我也沒有仔細考慮的理由，我沒有把拜訪周良葛的事告訴飛麗。第二天上午她決定陪我去海灣，當
我們走過小池時她對我指示通向胡堡的小徑。
空地上有了亮光顯得和昨天十分不同。昨夜有了陣暴風雨，到黎明才消失，使空中有清新的感覺。下面
海灣的沙粒在陽光下發亮。微風在海面揚起片片漪漣。
我在松蔭下鋪了床毯子，把東西擺在上面。
『妳也下去嗎？』
『當然。我到了下面，便無論如何要在淺水裏玩玩，那怕我像個懷了雙胞胎的母象也要下去。露西，妳
這套爛游泳衣是那裏來的？』
『馬生。』
『天啊！』
『哦，我沒嫁給有錢人。』我高興地說了，把肩帶拉好。
『在我說來，它對我頗有好處。』她悲哀地低頭看看自己的身軀，然後把漂亮的外衣放在裝滿太陽膏，

雜誌、化裝用具和其他東西的提包邊。『那不公平，妳看看我，這東西是華比尼買的。』
『妳這個可憐蟲，』我開玩笑地說，『它可以下水嗎？天，妳穿這種鬼東西游泳？』
『天啊，不！』她脫下手上戴的大鑽石戒指，把它放在放化裝品的塑膠盒裏，又把盒子拉練拉好。『好
，下去吧。我希望妳的朋友不會把我當作海豚給我一記。身體大小差不多，是不是？』
『不要緊。魚不穿黃衣服。』
『老實說，不會有人在看我們，是吧，露西？我不希望有觀衆。』
『妳只要靠近岸邊，就沒有人看得見妳。除非他們走到平臺前面來。我先去看看。』
松影下的海水呈閃亮的深綠色，有一條淺灘通向海灣。我沿着它走，海水及膝，然後轉身仰望胡堡。我
不看見有人，於是我揮手叫飛麗跟着來。當我們游泳潑水時，我一直注意外海有沒有海豚的踪跡，雖然我似
乎認爲看見遠處有閃亮的光芒，但是海豚沒到海灣來。過一會我們涉水回到岸灘上，躺在地上閒談，一直談
到飛麗的話越來越簡短而且含有了睡意。
她睡着後，我又回到海中。
每當我在水中，便總是注意着樹林和平臺，自從第一天以後，我沒再看見過別人。此刻我大感驚詫，因
爲在石松下的桌邊有一個男人。灰髮。周良葛爵士。他對我舉手，我也揮手回答。他立刻又轉身低頭看書，
我看見書頁翻過去。
他一個人在平臺上，可是當我轉身準備越過沙灘走向深水時，我的眼睛又看見了什麽東西。
上方的一頁窗戶打開着，什麽東西閃了一下。我看見閃光後有個動作，像是有什麽人站在那裏舉起望遠

鏡望着海灣……

這樣被人監視實在令人憤怒，我十分想回頭向那個窗子扮個無禮的鬼臉，但是周爵士看見了會以爲是對他，我只好回到沙灘，然後站起來，不再注視那邊，以誇張的臺步走向海灣南端的崖石。我要到那邊崖石外遠離胡堡視線的地方繼續我的游泳。

我以前還沒發現在三呎淺水中走臺步的困難。當我走到沙灘盡頭，接近崖邊的深潭時，心中對周蒙十分憎恨，巴不得一直走回岸上去。可是如果我現被趕回去，眞太該死了，我跳進深水到了松樹下面。

崖脚有條小徑一定是上通馬高夫的別墅。路面像是石頭的。深水兩邊是被海水刷白了的石壁，它由山崖上延伸而下揷在安靜美麗的海面。

我開始沿着石壁中間上行。脚踏在石頭上感到溫熱。許多花木長在一些通向海面的裂隙上。到處都有些揷在海上的懸崖，上面有條鑲着灌木的小路。

這時我停住了。山石在這裏開裂，就像被强風時的潮汐所擊落。崖下有一堆落石，就像是昨夜才發生的一樣。再過去第二道轉彎處，我看見那裏有道內灣，深長狹窄，周圍是斜行而下的密林。那是松林和橡樹，其中還有周爵士所談起過的檸檬樹。由山崖密林的枝椏中，我看見一角紅磚瓦，那一定是馬高夫船屋的房頂。

附近沒有人影。我決定在岬角外游完泳，再沿小徑回去。

我謹愼地走過落石的地方。處處都有淺潭擋道，我小心翼翼地涉水過去，心中不安怕遇見海膽，我曾經在書上讀過，這種海水中的海膽會把有毒的刺射進你的脚。『有時候變做刺蝟，橫在我赤脚走的路上，刺我

的脚……』可憐的卡力班。周良葛的話不錯嗎？我不知道昨天我讀『暴風雨』到深夜，一直跟隨着他所提示的奇誕理論，我自己心中也興起幾點想到胡堡去問他的疑問……假如我能再去胡堡的話……當然，我必須把莎翁的書送回去……如果我可以由米蘭達或阿杜口中獲悉周蒙外出的時間……

我走到一個深內灣的邊沿，這是通回岩石邊的小水灣。這眞是個美麗的好所在。我站住往下望，想看清楚水底的情形。

水色是寶石藍的。在藍紅的水草之中，有些小蝦樣的動物在爬行，還有些小魚來回游行。太陽投射下的藍黑色影子中有螃蟹在褐草中來往。海草本身微微地搖動，像是擺拂的破布。一條墨魚骨顯得赤裸而蒼白。『他的骨頭變了珊瑚，他的眼睛成了珍珠……』

身體一半在陰影中一半在陽光下。直射着我的陽光使我沒有發現它，衣服與肉體已不呈見人形，只成了一團隨海水來往搖擺的破布，好像是懸掛在潭底一樣。

現在陽光雖然直射着我，我仍然無法完全看清楚。我跪在潭邊，用手遮着日光向下窺視……

輕搖緩擺的破布眞像是海草。或且它眞正是海草……？但是我又看見了頭，黑髮下模糊的臉。它一定被什麽海生物所咬嚙。小魚在綠水中匆忙地來回穿梭。

史比洛，我想，史比洛……如果他母親看到此情此景將會如何？最好是緘口不言，讓海潮把它帶走，或是讓魚介把它改面換容，就像一條大墨魚骨頭。但是還有頭髮……

這個想法使我有如冷水澆頭。她應當知道。不告訴她太殘酷了。這裏也不會有潮汐起伏，如果沒有風暴，這東西可能會在此地再放上多少年，總有一天會被人發現。

一陣海流使這個深潭微起波動。當潭水搖動時，死者的頭也跟着動起來。這時我認出他來了。我所認出的並不是他的臉容，因爲它已不復能認辨；可是當我認出之後，其他部位——臉與頭的形狀，顏色——全隨着他的衣服浮在我心中。那堆破布是藍色的褲子，淡灰色的外衣和毛線衫……

那不是史比洛，除非史比洛昨夜到過樹林裏，而且還活着走向胡堡。

我心中不存一些懷疑。這便是我昨夜在空地中看見的那個人。我發現自己坐在脚上，身體斜向一邊，一手扶着身邊的曬熱大石頭。發現一個死人是一回事，但是發現你在他死前不久見過他却另又是一回事……

我閉上眼睛，手緊緊地抓着石頭。太陽光絲絲地曬在我抿住的雙唇上。我咬着嘴唇，氣息沉重而困難，集中精神使自己不致於作嘔。我立刻連想到飛麗，這種情景決不能被她看見，甚至於不能讓她有所懷疑。我必須强自鎭靜，回到飛麗身邊，說服她要她離開海灘。然後再悄悄地打電話給警察。

我睜開眼睛，心中懷個愚蠢的念頭；希望我面前根本沒有死屍存在。但是他仍然躺在藍色的陰影中，以熟悉而誇張的姿式輕擺。我站起來，倚靠石頭振作了一會，然後頭也不回地由石堆中走向小徑去。當我走到灌木叢邊，我正懷疑自己能否攀登八呎高的斜坡到小徑上去時，忽然又聽見幾分鐘前聽過的同一聲音，我立刻停住望向船屋的方向。有人把門摜關上。而且顯然門閂壞了，因爲我似乎聽見不耐的低呼，然後又是一聲關門聲，這次門緊緊關上了，過了一會我聽見了脚步聲，我看見馬高夫輕鬆地走到小徑上。

我不清楚他是向我這邊走過來，還是小徑上另有支路通向羅莎別墅。我正張口喊他，希望我的叫聲不會驚動飛麗，剛好馬高夫看見我在下面石頭邊。他擧手向我打招呼，他還沒有來得及出聲，我已經用一個手指放在嘴唇上表示有重要的事。

他頗爲驚奇，但是他臉上有十分關切的表情。他走過來，停在我上方的小路上。

『露西？什麼事？妳不舒服嗎？太陽？』他聲調變了，『是不是又是那個帶鎗的神經病？』

我搖搖頭。我爲自己說不出話而感到憤怒。我擧手指了指。

他望了一眼水潭，但是在這個距離什麼也看不見。然後他輕快地跳過矮樹叢到了我身邊，他的手輕輕地擁着我。

『妳還是坐下……好。好點嗎？……好，先別說話。潭那邊有什麼東西嚇了妳嗎？……先休息一會，我去看看，可是妳不要動。安靜地坐着，別愁。我馬上便回來。』

我坐在那裏，雙手緊緊地抱着雙膝，看看自己的脚。我聽見馬高夫迅速自信的脚步向水潭而去。然後是一陣難忍的沉寂。海洋在低吟，小徑上有來往疾飛嘶鳴的海燕。

我向上看。他正木立在我方才站着的地方向下凝視。他側對着我，然而我看得出他相當震驚。當時我覺得他一定是發現了史比洛才會那麼失色。我沒再加考慮便問：

『是……是史比洛嗎？』

『不是。』

『你知道他是誰嗎？』

我覺得他彷彿遲疑了一下。他點頭說，『他叫卓揚尼。』

『哦？你認識他？』這次我更覺得疑惑。『那麼他是附近的人？』

『是，村裏的人。』

『那麽——你看是怎麽回事？』

『天知道。顯然是在海上出了事。他是個漁人，常常獨自出海……妳一定看見過他的船，常常在這一帶的岸邊來去——相當漂亮的藍色小船，黑褐色的帆。但是昨天晚上的海洋……我不以爲……』

他皺眉望着潭下，聲音漸漸弱了。然後他轉身向我坐着的石頭走來。

『一個星期兩次了？』我說。我的口氣像這是一個馬高夫可以回答的問題。我實在不該大聲說出來。

『一星期兩次？』他茫然地說，似乎沒聽懂我的意思。『哦，我明白了。』

『對不起。我眞太笨了。我在大聲地思想。我不該這麽對你說，那只是可怕的巧合而已。』

『自然，』他說，『我曾經說過我不相信巧合。如果我不是親眼看見史比洛的事，我也會開始懷疑這裏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他停下來，眼光又回望水潭。『這個星期同區一連有兩個青年淹死，這在一個靠海生活的地方說來並不能算是太奇怪，但是——』他停住了。

『但是什麽？』

他以困惑的眼睛看着我。『但是人們想不到在夏天會有這種事接二連三地發生。如此而已。』

『馬先生，怎麽啦？你的神色好像你以爲——』我立刻咬住嘴唇阻遏着自己。他一語不發奇怪地望着我。我低啞地說下去，『你想告訴我這不是意外嗎？』

『好天，不！只是它本身提出了一些問題。不過妳不用擔心。反正它永遠不會說出來。』

妳不用擔心……天知道他說的是什麽話……我自己也奇怪我爲什麽沒有向他說起昨天晚上的事。我覺得這件事似乎出自暴力，恐懼的本能令我緘口不言。默聲鎗的第一顆子彈似乎便是一種危險的訊號，又似乎我

的緘默可以使我安全地躲避在自己的天地中。

所以我改口說，『他有家人嗎？』

『一個妻子。他們和他父母住在一起，妳也許見過他們的房屋，便是十字路邊那幢粉紅色的。』

『是，我見過。它非常美麗。我記得我當時還以爲裏面住的是有錢人家。』

『他們是的。他們一定會爲他傷心。』

我並不爲他的話而吃驚，但是他那十分冷靜的音調却讓我感到意外。

『你在暗示什麽？你似乎對其中內情略有所知？你爲什麽不願意告訴我？』

他遲疑一下，又忽然笑起來。『我也不知道爲什麽。它不關我事，更牽涉不到妳。因爲怕警察來調查的時候，會引起一些頗爲尷尬的事。』

『例如什麽？』

他聳聳肩頭。『普通的漁民生活，全不像卓揚尼和他的家人。謠言說他是個走私客，經常「送牛奶」去阿爾巴尼亞，據說在那邊賺了不少。』

『哦，但是……我還以爲這裏一定有不少人作這種生意。孔島的地位適中，正是鐵幕的門戶，我想是有「奢侈品」運到那邊去？但是像卓揚尼這種人怎麽能供應那種東西？』

『我怎麽知道？他有他的關係；也許是孔島的什麽人，也許那人和意大利或雅典有聯絡……但是我相信卓揚尼不會是單槍匹馬。他沒有那種頭腦。他也可能是賺固定薪水的。』

我舔舔嘴唇。『甚至於……你的意思不是說有別的關係——他因此被殺了的？你是否這個意思，那麽—

—那豈不是謀殺，馬先生？』

『不，不，看上天份上，我並沒有那麼說！天，天，不！妳別緊張。哦，妳的臉色白得像是一張紙。妳看，妳完全是在胡亂猜測。我懷疑可憐的揚尼是否有被人謀殺的重要性！妳可以把這件事忘了。不過我倒想他是不是在那邊碰到什麼麻煩——我是指那邊的港岸警察；我相信那是那邊的熱門貨；探照燈、機關鎗等等。如果我所想的不錯，那麼他受了傷跑回來，這也可以說明了在一個並不粗暴的海面上所遇到這種意外的原故。他可能昏迷過去掉下海。』

『哦。如果警方也發現了這些事，他家人也會有麻煩，對不對？』

『我懷疑。不是那樣。』

『那麼什麼使你擔心呢？』

『我不願他們查詢史比洛的事，』馬高夫坦白地說，『我強烈地懷疑他不止一次和卓揚尼一起出去。我倒不放在心上，而且我也不多問他；孩子要養母親和姐妹，他怎麼做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是我不願讓她們發現；不但沒有意思，而且會使他母親十分不安。她一向認為史比洛是個好基督徒。我敢斷定她會把走私看做不道德，雖然妳我並不把它看得太嚴重。』

『我並沒說那不嚴重。我認為你如果生活在一個國家的保護下，你應當遵守它的法律。我只是不感到驚奇而已。不過你也明白，如果警方發現到史比洛有什麼秘密，也不見得會告訴瑪麗。警察也是人，事情已經發生，孩子也已經死了，多說也沒有用。』

『也許妳想得對。哦……』他伸展身體，嘆口氣，『天，這件事眞可怕極了。我們該走了。妳現在可能

够走動嗎？』

『哦，能够，我很好。』

他扶着我的手臂，幫我走上崎嶇斜坡到小路上去。

『我現在帶妳到我家裏去，去打電話。』他說，『屋子很近，而且不會驚動妳姐姐，直到妳情緒平定為止。警察一定會要見妳，而且如果妳願意，妳可以參觀一下房子，然後我用車子送妳回去……嗯，妳有沒有帶什麼衣服來，或是浴巾和鞋子什麼的？妳在這裏等一下，我替妳去拿來。』

『我放在海灣那邊，我怕飛麗還在。我離開海灘時她正在睡覺。她現在可能已經醒了，也許正在找我。』

『哦，』他有點猶豫不定。『那麼又當別論了，對不對？我們只好告訴她。我不知道這會不會使她緊張起來？』

『我想只要她不看見屍體便沒關係。她反正早晚總會知道……且慢，有人來了。哦，是她。』

過了一秒鐘，她繞過山角，出現在小路上。她一定已經醒了有一會，因為海上的痕跡已全消失；她已經化妝過了，頭髮發亮而整齊，她在泳衣上加了一條美麗的海灘短裙，外面穿了件灰游泳外套。她的出現使我立刻想起自己的樣子。我這才首次想起我皮膚上凝結的鹽，我的潮濕頭髮和我的臉——我猜上面一定還有驚悸的痕跡。

她愉悅地說，『我覺得我聽見聲音！嗨，高夫！你是來找我們的，還是是下來游泳的？』

『都不是。我正要去船屋看看船，正好遇到露西。』

我說，『妳拿的是不是我的鞋子？多謝。妳怎麽猜到我會需要它？』

『哦，親愛的，我還不清楚妳！』飛麗說，『我醒來的時候妳已經不見了。我知道妳一定是到這邊來，在石潭旁邊玩，天知道妳居然跑了這麽遠來。』她對馬高夫笑着說，『我知道等我看見她的時候，她一定滿脚全是水泡了。我記得有一次——』她停住了。她注意地看了我們兩個一下。然後她的聲音變高了，『露西，高夫。怎麽回事？』

他只遲疑了一會。『妳妹妹覺得天氣太熱，我建議請她到我家去喝點東西。她對我說妳在海灘上，我正想過去找妳。我想妳也願意上去吧？』

他的聲音完全正常，輕鬆而自然，但是我姐姐決不是個傻瓜。她已經看見我的臉色，以及馬高夫扶着我手臂的手。

她更高聲些地說，『出了什麽事了？露西，妳臉色非常……並不是天氣，別騙我。妳一生沒有怕過熱。怎麽回事？妳受傷了，還是怎麽啦？』

『不，不，我自己沒有一點事，眞的。』我輕輕掙開馬高夫的手，抬頭望着他。我忽然會不相干地想到，他比我所想的要漂亮些。太陽光照出他褐色的皮膚，他的鬈髮懸在額角。他的眼睛在膚色下顯得十分淸灰。

我說，『最好你告訴她。』

『很好，飛麗。我怕這裏發生了一件十分可怖的事。當地一個漁民淹死了，被海水冲到附近岸上來。露西發現了屍體。』

『哦，天啊，多可怕！露西，我親愛的……可憐的孩子，我想它一定——』她眼睛睜大，一手摸着臉，『妳看見了？妳說得出來？我是說……已經一個星期了……』

『不是史比洛。』馬高夫立刻沙啞地說。

『不是？』手放下，她嘆了一口寬釋的氣。『哦，我還以爲……那麽這幾天內不是有兩個了？你可知道那是什麽人嗎？』

『一個名叫卓揚尼的本地人。我不知道妳認不認識他。哦，我們該上去打個電話了。妳跟我們一起來嗎？是不是我現在回海灣去把別的東西——』

他忽然停止，轉過身去。當我穿鞋子時，一陣陰影罩在我身上。周蒙的聲音正在我身後說：

『發生了什麽事嗎？』

我猛然跳起來，像是被他打了一下。另外兩個人也像是被捕的罪犯。他是個魁梧的人，但是我們一點也沒聽見他的聲音。我想，他的行動一定像隻貓。

一時沒有人答話。這是一刻奇異而刺人的沉靜。兩個男人則像敵對的兩隻狗一般互望着，我坐在石上穿鞋望着他們。

『什麽事？』馬高夫說。

我這時才知道他不願意把事情告訴周蒙。這個思想雖然並不意外，但是像在我身上吹過一陣冷氣。周先生由馬高夫望向飛麗，然後低頭向我，我立刻低下頭去，穿上鞋子，開始結上帶子。

他不耐地說，『顯然這裏發生了什麽事。我用望遠鏡看着海灣，我覺得我看見了什麽奇怪的事——一些

垃圾或是什麼別的東西浮出去，我看不清楚那是什麼。然後黃小姐向這邊來，我看見她在岬角的岩石上。她停下來看一個水潭，她的反應非常奇特，像是有什麼十分奇怪的事。然後你走過來，事情更加明白了。什麼事？否則我自己過去看看。』

飛麗回答他的問話，她沒有感覺到那種令我顫抖的語氣——而且她當時並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事。她匆忙地說，『是個屍體。淹死的。在那個水潭裏。我們正想上去打電話通知警察。』

這時，我似乎聽見頭上空中有海燕高聲的尖叫。然後周蒙說，『是誰？你認識嗎？』

馬高夫仍然不作聲。但是他眼光一直注視着另一個男人。這次又是飛麗答話。

『我忘了姓名。高夫說他是村裏人，叫什麼揚尼的。』

『卓揚尼，』我說。

他低頭看着我，像是他第一次知道我的存在。但是我有個印象覺得他到現在還沒看見我。他沒有說話。

『你認識他嗎？』我問。

黑色眼睛望了我一會，又轉開望向水潭。『哦，有點認識。』

馬高夫說，『你說你看見了什麼浮的東西。你不知道那是什麼嗎？會不是沉船的殘留物？』

『啊？哦，我告訴你那麼遠我看不清楚，不過可能……天啊，是，我想可能！』忽然周蒙精神集中起來，他眼光有神，聲音也有力些。『我不知道他昨夜是什麼時候出海的。我似乎聽見昨天晚上半夜以後有一條船向東北方駛去。』他望着馬高夫。『你聽見沒有？』

『沒有。』

『昨天晚上？』飛麗說。『這麼近的事？你能看得出來嗎，高夫？』

『我不是專家，我不知道。我想他在那裏不會太久。不過，要查出他上次被人看見是什麼時候，並不會太困難。』

我一直注意着周蒙的臉。他莊肅地在沉思，『那麼它一定是發生在過去四十八小時內的。我自己在星期六看見過他的船。大概是下午三點鐘經過海灣的。』

如果我不知道另一些事，我決不會認爲他是在說謊。一時我甚至於懷疑起昨天夜裏卓揚尼是不是到胡堡去，然後我又記起方才周先生也給我另一件懷疑他誠實的理由。他忽然向下看，注意到我正在打量他。我低頭穿上第二隻涼鞋。

『哦，』馬高夫說，『事情很簡單，只要查問他家人就行了。立刻我們可以請個專家來處理。我們該走了嗎？還有，現在不需要有人看守屍體。目前沒有潮水……你到那裏去？』

周蒙沒有回答；他已經跳到我們下方的石頭上。馬高夫作了個勉强的動作，像是要阻擋他，但是他又聳聳肩低聲對我們說，『你在意嗎？我們不會很久，』便向灌木叢中走去。

周蒙彎在水潭上。他像馬高夫一樣，靜靜地站着下望了一會，然後他做了馬高夫和我都沒有做的事；他平躺在石頭邊緣，並且把手伸向水中有如要去摸觸屍體。我看見馬高夫又作了一次强烈而勉强的動作，他一定心中決定即使周蒙的碰觸可能損壞什麼證據，他也不開口，只是彎在周蒙身邊密切地注意着他。

『他們在幹什麼？』飛麗說。

我正用雙手抱着膝蓋。雖然天上有太陽，但是感到冷起來。『我不知道，我也不管。我只希望他們快一

點。我要穿點衣服，然後讓警察來處理這件事。』

『可憐的小羊，妳冷嗎？來，把我的外套穿上。』她脫下外衣，披在我肩上。我感激地把它圍在身上。

『謝謝，好多了，』我笑着說。『至少好看許多，我覺得像是周先生所說的垃圾。也許他看見海上浮的東西正是我。如果他眞看見什麼東西的話。』

她立刻低頭望我。『那是什麼意思？妳好像另有所指。』

『沒有什麼。』

她坐在我旁邊。『妳並不常常說些沒意義的話。妳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對這件事變不很高興，如此而已。』

『哦，天啊，誰會高興呢？這是件事變嗎？』

『我不知道，我有種感覺……覺得有什麼內情。我沒有辦法明白地說，也許我錯了。但是我認爲——認爲馬高夫也有那種感覺。他爲什麼和周先生處不來？』

『我不以爲然。他們今天情緒都不佳，對不對？我想馬高夫也相當情緒不寧……何況，史比洛的事才發生不久……周蒙本來就不討人喜歡，是嗎？』

『他心裏有事，』我說。

她點點頭。

『我也這麼想。不過沒有什麼特別，只不過他另有心事而已，可是妳是什麼意思呢？』她又望了我一眼。『妳在爲什麼事擔心，對他？』

我遲疑了會。『妳是否也覺得周先生對這件消息的反應有點奇怪？』

『哦，不。也許因爲我對他比較了解。他一向不主動。妳說的奇怪是什麼？』

我又遲疑了一下，決定不詳細講明。『好像他對那個屍體並不覺得驚奇。』

『我想他不會。他以爲那是史比洛。』

『哦，當然，』我說。『看，他們像是要回來了。』

周蒙已經完成了他的仔細觀察，伸回了他的手。他在鹽水中浸了會，然後站起來，用手帕擦乾。到目前爲止，我看見兩個人沒有交談一句話。現在馬高夫說了些什麼，又對我和飛麗指了指。兩人向我們這邊一同走過來。

『謝天謝地，』我說。

『喝一杯後，妳便會覺得好多了，小親親，』我姐姐說。

『咖啡，』我說，『熱噴噴的甜咖啡。』

『馬高夫那裏有好咖啡。』

兩個人攀上我們旁邊的斜坡。

『怎樣？』飛麗和我異口同聲地說。

他們互望一眼，好像是共同從事一件罪惡。然後周蒙說，『聽醫生的判斷一定很有意思。似乎他的頭上被敲了一記。我不知道他的頸子是否斷了，不過我想不至於。』

馬高夫的眼光看着我，我站了起來。『好，等船發現以後，總有些跡象表顯出來。』

『事情已經發生了，』馬高夫說，『總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們可以走了吧？』

『謝天謝地！』我說。『但是我仍然希望先穿上衣服。我的東西——』

『好上帝，我忘了。嗯，再等一兩分鐘，我立刻就回來。』

突然周蒙開口了。『你們三位先上去。我去替妳把東西拿回來。』

顯然他並沒被主人邀請和我們一起上去，也顯然他是想來聽聽警察的調查，我想馬高夫一定會不高興。

但是飛麗立刻熱心地站起來。

『是，我們先離開這裏！我眞難過極了，周先生，你眞好……我也還有些東西留在松樹下面。』

『我知道。我就回來，別等我，我會趕上你們。』

他快步走開了。馬高夫望着他，灰色的眼睛冷漠得出奇。他注意到我在看他，立刻微笑道，『來，從這邊走。』

小路一直引向船屋，然後轉向林間的曲徑道路。我們很感激那裏的蔭凉。馬高夫走在我們中間，好像相當尷尬的樣子。我此刻只希望趕快到他浴室中去，然後坐在舒適的椅子中，再是一杯咖啡或是一杯冷飲。我希望周蒙趕快把衣服拿來。他自己也決不願錯過警察的調查過程。我奇怪的是他甘冒了被請回頭的可能性。

馬高夫停下來幫助飛麗走過一段滑地。我在他們前面，轉個彎後，忽然樹林間有個空隙可以看見下方的岬角。

我應當想到周蒙的建議有他的理由，他又回到水潭那裏，平躺在石頭上手伸進水中。我只看見他的頭和

肩部。我看見他時，他已把手縮回，迅速地站起來。剛好我走進樹蔭時，他轉身走到視線之外去了。

『累了嗎？』馬高夫在我身後說。

我吃了一驚，『不，不。只是歇口氣。』

『我好像必須跟警察作伴一星期了。』他又相當嘲弄地說。『至少他們認識此地的路，而且一定有許多問題要問。』

飛麗輕碰他的手臂。『可憐的高夫。不過我們十分感激你。至少這次它和你沒有關係……只是這個巧合，太可怕了。』

他眼光望着我。他臉上有種我開始知道的奇怪表情。

『我不相信是巧合。』

第七章

『這是什麼？是人還是魚？死的還是活的？』

——第二幕第二景

一則因爲她不願讓人看見她的憂鬱，再則又不願在大熱天外出，所以飛麗不願到海濱或上羅莎別墅去。我們安靜地渡過白天，午餐後她躺了一兩小時，到傍晚時她已疲倦，而且有點情緒不佳，很容易地便被勸說上床去了。

瑪麗和米蘭達吃過晚飯就走了。十點鐘時屋裏非常安靜。連山後的松林也寂寞無聲，當我關上窗戶後，大海的聲音也聽不見了。

我自己感到疲倦而不安，因爲離睡覺還有一段時間，我就到空無一人的厨房去，替自己燒了些咖啡，把它端到客廳，把脚支在椅子上，在留聲機上放了張莫札特，安靜地渡過這個夜晚。

但是事情並沒有那麼如意。安靜美麗的房間，甚至音樂，都不能使早上以來波動的思想鎭靜下來。我情不自禁地又想起早上的事件，水潭的發現，兩個男人的無禮敵意，冗長煩人的詢問，以及問題中所帶出的新問題。

孔鎭的警察有禮，澈底而且仁慈。我們到馬高夫屋裏不久警察就來了，他們立刻帶了兩個男人去查看屍體。不多一會，不知由那裏駛來一艘船，把它運走了。以後又來了一條船在海上巡邏——我想，它一定是在

尋查周蒙堅持說看見過的垃圾堆。由羅莎別墅的陽臺上，飛麗和我望着它在岸處來回巡遊，但是它到底有沒有結果，沒有望遠鏡是無法判明的。

然後男人們回來了。他們又在發問，那些問題在我看來都很容易解決，因爲決沒人會想到我以前見過卓揚尼。所以他們只問我關於發現屍體的情形。

當周蒙强調對警察說雖然在星期六下午他看見一眼卓揚尼的船而沒見到他人時，我仍然一聲不響。如此刻當我獨自坐在客廳中時，窗外黑暗逐漸加濃，飛蛾向着發光的玻璃猛撞，我心中十分沉重不安。如果我心中在想把這件事理出個頭緒來，然而我依舊不願面對它。我把我的推論推向一邊，注意力集中在事實上。

那些事有種安慰人的力量。午後馬高夫打電話作最後報告，揚尼的船已經發現在漂游了，船桅上有頭髮與血的痕跡，似乎船忽然猛搖一下，船帆的下桁碰到他，把他撞昏下海。一個幾乎空了的烏酒瓶滾在一堆繩索後面，表示出這個漁夫的疏忽。馬高夫說，醫生認爲卓揚尼下海之前已經死了，警察對這事似乎也不加嚴究。周先生所稱的垃圾堆似乎也還沒踪跡。

馬高夫在電話線上似乎不願講得過多，他最後只說到目前還沒發現卓揚尼有什麼不法行爲。也許警察已經搜查過他的船，但是沒有什麼發現，所以警察也樂得少一事，便認爲這次出海是去打漁，而揚尼的死亡是件意外。顯然他們已不打算作進一步追查。

馬高夫雖然感到緊張，但是我自己却又另有所思。

由警察的詢問知道揚尼家人最後是在星期日看見他；他那天和他們在一起，他們說他也去看遊行在午後

才回到家裏。是的，他那天似乎興高彩烈，他也喝了不少酒。他吃了飯就出去了。不，他沒說到那裏去。他們以為他去打漁了。他是去船上。是，他一個人，他經常一個人出海。他們最後看見他便是那一天。

根據警察報告，他在那天以後便沒人見到他。我也不願多說話去改變他們的意見。馬高夫害怕再詢問下去會牽涉到史比洛，我却怕牽涉到周蒙。周蒙顯然有什麼內情，但是我對它有我的看法。但是我不能使警察再作調查，而破壞了周良葛爵士的和平。卓揚尼是意外死亡——我也沒有懷疑的理由——至於他昨夜眞正去拜訪胡堡並無關係。如果周蒙不願多說什麼，那也不干我的事。我可以三緘其口。

我自己心裏也明白，這件事使我無眠地坐在椅子上，心中紊亂如潮，時間已近午夜。第一，我心中有件我不該知道的事在壓迫我。第二——

忽然鐘聲清脆地響了起來。

我又把自己的思想轉向事實之林。一件件順序而來。要忘掉你自己的感想，最好是集中意志於你所知道的事實上……

馬高夫已經確定揚尼是個走私的人，他一定和他的『老板』有接觸。這兩件事可能有所關連；它說明卓揚尼出海之前的謁訪，以及周蒙對這件事的緘默。它也說明我早上對這件事的不安——周蒙對死訊的反應。他對石潭中有個孩子的屍體並不驚奇，而且並不是如飛麗所說的，他以為那是史比洛。對我說來，他根本沒有想起過史比洛。他的第一個問題是，『是誰？你認識嗎？』好像他早已經知道是那個孩子了。

如果我的猜想不錯，那麼他的行動也完全符合。他知道卓揚尼昨夜之行，他也知道其中含有冒險性。雖然他不希望卓揚尼遇到什麼意外，但是當他知道一具屍體時，他已經知道那是誰了。他的浮物之話完全胡說

，這點我可以確定。結果當他看見我，然後是馬高夫，在石潭邊時立刻下了個結論，便找個藉口下來看看。先是高聲問『是誰？』然後自己去查看有沒有暴力的證據。如果有證據的話，他只好道出眞情，或且一部分眞情。結果他認為事件無需公開時，便閉口不言了。

後來他又找個藉口去潭邊細看，因為馬高夫在他身邊時，諸多不便。而且要去把卓揚尼身邊和他有關連的東西取走。周蒙的運氣好，因為船上沒有什麼不利的證據；而且可憐的揚尼在回家的途中又剛好經過漁場。而且海豚的被射和這件事也可能有關係。我相信是周蒙射擊那生物，因為他怕牠引來太多遊客以致破壞了他的隱私。雖然這種行動使我十分憤怒，但是我無權重開詢問，那樣只會損傷史比洛和揚尼的家人。這兩個家庭已經够受的了。不，我應當不要多嘴，而且安靜地坐在一邊。至於周蒙——

鐘聲已停。在以後的靜寂中我聽見飛麗房間裏有聲響。我由走廊到她門口。

『飛麗？』

『哦！進來，進來！』

她的聲音尖銳而緊張。我走進去，發現她下了床在抽屜裏翻找，裏面的東西散着滿地。她穿着黃尼龍睡衣，顯得十分美麗。她好像是泫然欲淚。

『什麼事？妳在找什麼？』

『哦天啊！』她又拉開一個抽屜翻找，然後把它關上。『它不應該在這裏……我決不會做那種傻事，對吧？』

我驚奇地望着她。『什麼東西不見了？』

『我的戒指。鑽石的。我們到海灣去的時候我戴的。我到現在才想了起來。我戴在手上，對不對？』

『哦，天啊，當然妳是戴在手上！妳記不得了？妳下水之前脫下來的。哦，別急，它不會丟，飛麗。妳把它放在提包裏，那個有玫瑰花的拉鏈提包。我看見的。』

她已經在衣櫥前面摸索游泳女外套的口袋。『我由水裏出來後，有沒有再戴上？』

『我想沒有。我記不清……不，我想妳沒有。如果妳戴上我會注意到的。我們在馬高夫家喝咖啡時我看見妳沒有戴。可見它在小提包裏，我知道妳放在那裏的。』

她把外套推回去，關上橱門。『可是，鬼箱子還在海灘上！』

『哦！不！』

『一定是！我告訴妳，它不在那裏，我到處都找遍了。』浴室的門微開着，提包便和拖鞋和浴巾等放在一起。她顯然已經提起它有十幾次了，她又把它打開猛搖。她用脚把浴巾踢開，悲哀地望着我，雙手像禱告般地伸開。『妳知道嗎？我把這東西弄丟了，在鬼海灘上！』

『是，但是妳聽着……』我迅速地回想。『也許妳又戴回去。而且妳擦臉的時候還用過提包。妳是不是那時又把它戴上，會不會後來去馬高夫那裏洗臉又脫下來？也許妳放在他浴室裏。』

『絕對沒有。我一點沒有印象，如果我在馬高夫那裏還戴着，我會知道的。不可能不知道，』她急急地說，『手上戴着那麼個東西！哦，我多笨，我在這裏就不應該戴它，我忘了把它放在銀行裏，我覺得戴在手上比較平安……我眞該死！該死！』

『好，』我安慰地說，『別那麼難過，如果妳沒戴上，那麼一定還在提包裏。妳最後是什麼時候看見它

的？』

『我們坐着的地方。可能它落在樹下，周蒙回來拿東西的時候也沒有看見。他抓起東西便跟過來。』

『可能，他一定太匆忙了。』

『是，』她睜大眼睛望着我。『鬼東西可能還在沙灘上，而且——』

『啊，天啊，別那付德性樣子，它在那裏和這裏一樣平安，沒人會去那裏，就是有人，誰會拿起那個裝化裝品的舊塑膠包？』

『它並不舊，而且是利諾留給我的。』她快哭了出來。『那鬼東西是他家裏的，如果丟了——』

『不會丟。』

『潮水會把它冲走。』

『那裏沒有潮水。』

『妳的傻海豚會把它吃下去。我知道，這種事情會發生的。』她這時哭了起來。『利諾沒有理由把這種東西給我，要我一直看着它，鑽石是地獄——如果不放在銀行，妳會覺得擔憂，如果放在銀行，妳會十分難過；它值許多許多錢，還是不要的好。』飛麗無理地哭泣道。『我先得面對他母親，更別提他無數姑母了，我告訴妳，他叔叔快要當紅——紅衣主教——』

『哦，親愛的，這對他沒有什麼影響，別緊張。哦——嗨？妳到底在做什麼？』

她已經把衣橱門拉開，拉出一件外套。『如果鑽石還在那裏，我怎麼可能睡得着——』

『哦，不行！』我堅定地說了，把她的外套拿過來放回去。『別亂來！當然妳會擔憂——誰不會呢？—

—但是這個時候妳不能下去！』

『我非去不行！』她聲音轉高，她又抓過外套。她快變得神經質了。

我立刻說，『妳不能去，我去。』

『不行！妳不能一個人去。已經過半夜了！』

我笑起來。『怎麽？夜色很好，我寧願自己去，不願看妳捧個肚子跑去。我不怪妳，我自己去爬牆。』

『可是露西——』

『眞的。我立刻去拿那可憐的東西，看老天份上，替我把眼睛擦乾淨，別流產了，利諾才有得說話的。』

『我和妳一起去。』

『不用多爭了。上床去。去……我知道我們坐的地方，我帶支手電筒去。高興點，要不要我替妳冲杯阿華田，快進去！』

我沒有和飛麗這樣爭執過，但是她現在十分溫順。她苦笑着回床去。

『妳眞好，眞好，我自己實在感到慚愧，但是不行，我怎麽能閉得上眼睛？嗯，我倒想出個辦法，我們打電話叫馬高夫，請他走一趟？哦，不行，他一定會說太晚了。周蒙怎麽樣？那是他的錯，他忘了我的東西……我們可以打個電話問問他看，他一定會自動去一趟——』

『我不要拜託周蒙。』

這次她注意到我的聲調。我連忙加上一句。『我還是自己去一趟。我眞的不在乎。』

『妳不會害怕？』

『有什麽害怕的？我不信鬼。而且外面並不太黑暗；天上滿是星星。妳有電筒嗎？』

『厨房裏有一把。在門邊的架子上。哦，露西，妳眞是個聖人，除非那鬼東西平安地回到盒子裏，我是絕對睡不着的！』

我對她笑笑。『妳應該學我，把珍寶放在該放的地方。妳別怕利諾會揍妳。』

『如果那樣，我倒眞不怕了，我是擔心他母親。』

『我知道，還有姑母。還有紅衣主教。別怕，他們都寵得妳要命。我替妳端阿華田，我馬上把鑽石給妳送來。一會見。』

樹林中寂靜無聲，只有清亮的星光。我走近池塘時，青蛙又跳下水去，只剩下水搖水百合葉子的微聲。我停了一下，我告訴過飛麗我不信鬼，而且我也沒有理由害怕。然而我不禁一直望着昨夜卓揚尼被發現的方向，一時我覺得身上滿是鷄皮疙瘩。

忽然我聽見微弱的鋼琴聲。我側頭聽着滲過樹林傳來的旋律。我記得這是我昨夜聽過的章節。它在下意識中令我又想起卓揚尼來。

鬼魂已去。下面就是通向海灘的路。但是我沒有沿着它走，我似乎是在涉水而行一樣，我登上通胡堡的小徑。

我停在玫瑰園邊綠，躲在陰影中。玫瑰香味十分濃郁。音樂聲比較淸楚些，它應該是由屋中傳出來的。

我又認出一段樂節，一段簡單而有咏誦風的旋律，它在中間忽然停住，像是黑暗中失去一層臺階，鋼琴家停了一下又開始演奏了半分鐘又停頓住。然後這一段又重複彈奏了幾次。

下一次他停止時，我聽見講話聲。周良萬的聲音很清朗，周蒙回答則咿唔不明。鋼琴聲又開始了。

他在那裏工作。兩個人都在。我有如記明了什麽一樣，轉身旋亮電筒走下坡去，經過我遇見周蒙的空地，到了海灣的斷階處。

走過陰暗的路，海灘亮得像是白晝。白色的沙地很好走。我出了樹林後已經扭熄電筒，迅速地走向當天早上我們坐着的地方。頭頂的松樹投下一池暗影，黑得像是有什麽躺在那裏。又是具屍體？

但是這次我沒有停下來。我知道那只是陰影在作祟。

音樂聲微弱地由上面傳下來。我一直沒打開電筒怕引起周蒙的注意。我走向樹下。

什麽東西躺在那裏。不是陰影；那是實體，長而有黑暗細狀，像石潭裏的東西一樣。而且那是眞的。

那不是人體。是長長的圓形，比人體還要長些。它正躺在我們早上所坐的地方。

這次我眞恐怖萬分。我還記得心臟的重跳，以及在血液中脈動的劇疼，我體內有如摩托車的引擎。血在我頭上手指咽喉中沉重地衝擊，我緊緊抓住電筒，按鈕下壓電光指着樹下的東西。

我一手緊緊撫着左胸。這是戲劇性的動作，但是也有其事實根據。我以爲這樣可以使猛烈的心跳可以緩和一點。我一定僵直地站了有幾分鐘，既不能動又不能跑走。

那東西沒有動。除了還有鋼琴聲和海水低吟之外別無聲響。

我的恐怖慢慢消退。不管它是否人體，它反正不能傷害我，而且如果我不能帶着胡家鑽石回到飛麗面前

，我寧願再遇到十來個鬼魂。

我把電筒光直指着樹下的東西，勇敢地走過去。

圓筒狀的東西動了動。我氣急地在電筒光中看見一雙生物的眼睛。在我差點要尖叫出來的半分鐘內，我看清那是什麽。它是海豚。

阿波羅的孩子，海上的魔術師。

眼睛移動地望着我。尾巴搖了搖，好像要在陸地上游泳似地。牠似乎在岩石上擊起回響。

我躡足向前，到了松樹下的黑暗中。『親愛的，』我低說。『怎麽回事？你受傷了？』

牠靜靜地躺着，眼睛流動而警覺。我不知道牠有沒有認出我，但是至少牠眼無懼色。似乎牠沒有一點傷痕。我又看看周圍的沙灘地。上面沒有血，只有一道動物被拉或拋出水時的一道印跡。電光在松樹根附近照亮了飛麗的化裝包。我把它抓起來，沒有仔細看看內部，只把它塞進衣袋，又忘了它。鑽石應該在裏面，但是更重要的是擱淺而無助的海豚，不知道牠是什麽人的犧牲品。那個人想要傷害牠，我清楚那人是誰……除非牠立刻下海，否則太陽一出來便會把牠晒死。

我站直身體，集中意志想追憶我所讀過有關海豚的書。但是我所知有限。海豚和鯨魚一樣，有時會無緣無故地爬上陸，只要牠們不受傷而且可以再回海中，對牠們並無惡劣影響。我也知道牠們身上必須維持濕潤，否則皮膚會破裂而腐爛；牠們用來呼吸的頭上的氣洞，必須維持清潔。

我又照亮電筒。是，氣洞在這裏，頭頂上突起的發亮鼻子。它還開着，但是半塞住因它上岸時沾住的泥沙。我把電筒架在松枝上，到海中洗洗手，仔細地替牠洗去泥沙。

我手上感到海豚溫暖的呼吸；而且奇怪的是這動物立刻表現出友善的態度。要我望着牠死去，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我用手摸着牠的皮膚，它很粗糙，風已經把它吹乾了。我估計這裏到淺水灘約有四碼遠。由淺水再過去幾呎便是山崖邊的深海。只要使牠在淺水中，我便可以輕易地把牠推出去。

我關掉電筒，用手擁着海豚，想把牠拉走。可是不行，牠的無瑕皮膚滑得無法着力。我也不能抓牠的背鰭。當我拉着牠的前肢時，牠也掙扎一下像是要努力向前，那只有使牠更向岸上去。我跪在地上想用肩部把牠推回頭，但是牠一動也不動。

我終於汗流滿面喘着氣幾乎要哭出來地站着。『不行，寶貝，我搬不動你！』流動的眼睛默默地望着我看。牠後面四碼的地方，海水在微風下上下起伏。四碼；生與死的分界。

我由樹上拿下電筒。『我去拿條繩索。如果可以把你綁起來，我就可以拉得動。我利用樹把它繞着拉！』我輕拍牠肩頭低說，『我會馬上來，親愛的；我跑去。』

但是海豚乾燥的皮膚使我遲疑了。去拿繩子或找幫手可能有一段時間。不能去找馬高夫，即使他還沒睡，時間也來不及了。我也不能上胡堡去。我只好一直回家。但是我在離開之前，最好在牠身上潑點水，使牠不致於危險。

我踢開凉鞋跑到淺水中去。但是我潑的水只勉強到牠尾巴上，而且此地水太淺，潑起的泥沙對牠更有害。

我記起了塑膠口袋，雖然它太小，但總聊勝於無。我由水中跑出來，拉出口袋，照亮電筒，把飛麗的化

裝品倒在沙地上。胡家鑽石在電筒中閃亮一下。我抓起它把它戴在手指上，把別的東西和電筒裝進衣袋。我又回到海邊，舀起可憐的水倒在海豚身上。

似乎這件工作花了我一年時間。彎腰，立起，跑步，倒水，彎腰，跑步，倒水……當我潑到牠的肩部時，我用手蓋在鼻洞上，把水小心地倒在它周圍。我怕牠被淹死，自然，在這種環境下人是很難會有正常的反應的。當我把水倒在牠面上時，牠首次對我眨眨眼，以後牠便一直望着我來回奔跑。

最後牠已經够濕了。我扔下濕漉漉的小包，在外衣上把手擦乾，穿上凉鞋，拍拍已濕的肩頭。

『我就回來，寶貝，別怕。我立刻回來，好好呼吸，希望沒人過來。』

我儘量把聲音放低，而且熄掉電筒。

我跑回沙地。鋼琴聲已停，但是我還看見通向平臺的窗戶還亮着。平臺上沒有一點動靜。我走到林蔭下，這裏有條上通胡氏別墅的坡道。我又打開電筒喘着氣向上跑。林中悉索的微風聲淹沒了我的足音。

我走到充滿星光的空地。青蛙跳進池塘。流水在光亮中閃爍。當我出了樹林，我又熄掉光亮，輕悄地跨過空地，在那邊停下來緩一口氣。我靠着一株小橡樹。

我由小橡樹下走出來時，路上有什麼東西在動。

我立刻站住，手指笨拙地按下電筒開關，它亮起來，正照着一個向旁邊走去的人影。一個男人，只在一碼開外。我一定是一直迎着他跑了過去。

我旁邊的灌木在作響。有人跳起來。手上的電筒被打落。我急轉回身，我想我的叫聲會喚醒死人，但是他及時抓住我，猛烈地拉過去，他的手掩住我的嘴巴。

第八章

『請你們輕點走，讓那瞎鼷鼠
都聽不見脚步聲：我們現在
離他的窩近了。』

——第四幕・第一景

他十分健壯，我雖然掙扎奮鬬，但是沒有一點用處。不過我一定用手傷了他的臉，因爲他也痛苦地低呼一聲，我聽見他的呼吸也十分急促。他把手拿開低聲說，『別叫，好不好？』他說的是英語。他又把我的頭壓在他胸前，我不但呆住了，而且也盲目了。他外衣是濕的，而且有海水的氣味。這使我想到附近一定有別的行動，但是我只聽見我自己和强徒的呼吸，以及自己的心跳聲。他的手壓痛了我的頭，一個鈕扣刺痛了我的臉。他的右手緊緊勒烈着我的肋骨，好像它快要斷裂了。

我停止掙扎，立刻殘酷的掌握放鬆了。兩手現在堅定地固定着我。等他放鬆後，我才掙脫身體。如果我高聲叫，胡堡平臺上一定會聽得見……他們立刻就會下來……當然，甚至於周蒙——

『妳到那裏去了？』抓我的人問。

我望着他。當他看見我沒有高叫的企圖時，他放開我。『是你？』我說。

『妳到那裏去了？』

我抬起手摸着傷痛的臉。『跟你有什麼關係？』我憤怒地問。『你不是太過份了點嗎，周先生？』

『妳到堡上去過沒有？』

『沒有！即使去過——』

『那麼妳到海灘上去。爲什麼？』

『假如有什麼理由——』我說了又停住。憤怒加上恐懼使我忘了白天所發生的事。周蒙沒有權利調查我的行動，他要知道一定有他的理由。

如果我拒絕告訴他並無益處。我沮喪地說，『我去找飛麗的戒指。她早上忘在海邊。你不要用不相信的眼光看着我；那是個小提盒，你忘了拿。這裏，看見了嗎？』我對他揮揮鑽戒，然後把手伸入衣袋，我瞪着他看。『那麼，現在請你告訴我你是什麼意思？我告訴你，你的玩笑開得太過份了！你把我弄傷了。』

『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以爲妳會叫起來。』

『天啊，當然！可是我叫起來與你何干？』

『哦，我——』他遲疑了。『任何人都聽得見……我父親……會把他嚇壞。』

『你多麼週到！』我冷漠地說。『那麼，你把我嚇瘋就沒有關係？你眞是個孝子，啊？我倒奇怪你這麼晚出來，把你父親一個人留在家裏！你到什麼不願讓人知道的地方去了？』

『去釣魚。』

『哦？』我口吻中顯然有嘲譏口吻。我又慢慢地說：『但是你在半小時之前還在胡堡上。』

『你在彈鋼琴，』我澀澀地說。『大陸上都可以聽得見。我在海灘上聽見的。』

『不可能。』他忽然說，但是有種困惑之感。

『我告訴過你！你在彈鋼琴，而且對你父親說話。我認得你的聲音。那是你。』

他沉默了一會。他慢慢地說，『好像妳聽見的是錄音。但是我不知道怎麽會，我父親不在上面。今晚他在朋友家裏。』

『多遠？』

『孔鎮，我想和妳無關。』

『你一定以爲我會像汽笛一樣高叫，』我漠然地說。

『什麽？哦，我……』他有點期期說不下去。『我當時是這麽想。他實在不在家。』

『你也不在？』我說，『不管是誰在開錄音機，總是不在場的好證據。』

『別傻。』他的笑聲已經正常了。他一定有他父親遺傳的天才。『妳太會幻想了，黃小姐！請不要把這件事看成神秘。事情可能是我父親臨時決定回家，他自己開錄音機消遣。至於我，我和阿杜出去打漁……如果妳可以滿意，妳實在也把我嚇了一跳。我的反應實在可能粗暴了點。我很抱歉。如果妳在黑暗中也遇見一個人向妳衝過來，妳照樣會那樣做。』

『照什麽樣？叢林的規律？』我仍然沒有平靜下來。『我不能說這種反應是正常的，除非你是在等待——你在等待什麽？周先生！』

『我也不敢確定，』這句話還有點像眞話。『我聽見有人由海灘上疾跑過來，好像不願被人聽見。可是風聲把聲音全壓了下去，所以我不敢斷定。然後脚步聲停了下來，好像什麽人躲起來等待。所以我便想到那個人有什麽陰謀。所以我也站下來等。』

『我只是停下來歇口氣。你的想像力太豐富了，周先生。』

『可能，』我不知道他是否注意到我的嘲弄，他低頭望着他的雙手。『當我以爲我聽錯的時候，妳像隻鹿一樣由林中闖出來。我抓住妳，完全是下意識的反應。』

『哦。我想你把我電筒打下不讓我看見什麽，也是下意識的反應？』

『當然，』他木然地說。

『當你看清是誰後，你的行爲還像個——像個蓋世太保？』沒有回答。也許我血中還流着恐懼與緊張，我覺得我還十分『氣盛』。我奇怪爲什麽我一點也不怕他。當時我覺得（雖然馬高夫對我說了些關於他的話）他不像是個窮兇極惡的罪犯，他顯然不會傷害我：我心中也不願一無所知地乖乖走回家去。這件事對我太接近，使我無法忽視。

我又用純然是學術性的興趣問，『我還想知道我去過什麽地方與你何關？是怕我認出你？還是怕我看見什麽別的人？』

我看他無意回答，在林中有隻貓頭鷹在叫喚。池裏有隻青蛙試探性地叫了一聲，又跳下池塘去。周蒙低說，『別人？』

『你抓住我時過去的那個人。』

『妳誤會了。』

『哦，不，不會。還有個別的人。我看見他在路邊，當時你向我跳過來。』

『妳可能也認識他。阿杜，我們的園丁。妳見過他吧，我想？』

你不會覺得他是在說謊或避重就輕。他又說，『他常常陪我去打漁，怎麼？妳不相信？』

我儘量輕鬆愉快地說，『我正在想，你爲什麼不把船停在自己海邊。似乎走這條路很滑稽——如果你是去打漁的話。』

『風快起了，由岬角那邊走來比較容易。現在，如果妳原諒我——』

『你是說，』我說，『你把船放在我們那邊？停在我們海邊？哦，那不是太糟了嗎？我想你最好立刻去把它開走，周先生。我們也不喜歡有外人擅入。』

一陣逼人的寂靜。他忽然笑了起來。『好，好。可是今晚不行，已經太晚了，而且我有別的事情。』

『我想你還要幫阿杜把魚搬走？更準確地說可否稱之爲「獵物」？』

這句話也許正中要害。他忽然作個動作，那並非向我，但是我覺得我身上緊張，向後面退了一步。我怕他有他父親的潛在遺傳。我忽然害怕起來。

我立刻接着說。『你別擔心。我不會出賣你！我爲什麼要呢？它和我無關，不過你明白，置身在一件你莫名其妙的事情中，實在非常難過！哦，是，我明白，那就够了。不過我不會講出去——我也會替米蘭達和她母親着想，還有你父親；因爲警察會問許多問題。我何必管你在做些什麼事？不過我倒關心阿杜……你知道他要和米蘭達結婚嗎？你爲什麼要把他也拖下水？難道痲煩還不够嗎？』

我在暗中看見他的眼睛瞇成一條線。他十分平靜地說，『妳到底在講什麼話？』

『你自己明白。我想可憐的揚尼昨夜工作沒有完成，所以你今天晚上也過海去阿爾巴尼亞自己做。我說得對嗎？』

『妳是那裏來的這種……奇想？』

『奇想？不！』我說，『馬高夫早上告訴我了。』

『什麼？』他的話使我後退，這次他跟上前了一步。我的背碰到樹上，便盲目地向旁邊閃開——我想要跑走——但是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雖然不重，但是如果不强加掙扎是掙不開的。『姓馬的？他告訴妳？』

『不，且慢。我不會傷害妳，別怕……但是妳得告訴我。馬高夫對妳怎麼說？』

『放開我！』

『請放開！』

他立刻鬆了我的手。雖然它不痛，但是我也揉擦了一下。不過我在發抖。事情好像突然有個轉變，現在有種緊張，逼切而威嚇的氣氛。這好像是馬高夫的名字帶來的。

周蒙又問，『他對妳怎麼說的？』

『關於揚尼？他是個走私客，他可能有關係人物，他替卓揚尼設法物資，他希望警方不會調查這個，因爲史比洛也有關係，如果事情揭發了會影響瑪麗。』

『就是這些話？』

『是。』

『他什麼時候告訴妳的？』

『早上，在岬角上。你還沒下來的時候。』

『呵，』我聽他噓口氣。『那麼妳現在不是去馬高夫家？』

『當然不是！你不知道現在幾點了？』

『我——當然。對不起。我沒想到。我決無意冒犯妳。馬高夫說我就是卓揚尼的關係人？』

『不。我自己推測的。』

『妳？怎麼呢？』

我遲疑了。恐懼的感覺已消，理性告訴我，我並沒有危險。不管是不是走私，他決不會因此殺害我。我說，『我看見揚尼昨天晚上去胡堡。』

『我……明白。但是妳沒對警察說。』

『沒有。』

『爲什麼？』

我謹慎地說，『我還不敢確定。起初我以爲我錯了，所以我沒開口，可能卓揚尼根本沒上胡堡去。如果我想到你和他的死有什麼關係，我早就報告了。後來我才發現你和揚尼有關係，而且你知道他昨天晚上出去的。』

『怎麼？』

『因爲你聽說他淹死了並不感意外——』

『妳注意到了，啊？我的錯。說下去。』

『但是你很震驚，我看見的。』

『妳好像很能看人心事，』他又冷靜下來。『爲什麼妳認爲他是我殺死的？』

『老天，不！我沒有以爲是你殺死他的！我以爲是一件意外，我實在該把事情全部告訴警察。對不對？』

『我不知道。說下去，妳還看見些什麼？』

『我看見你又回去看一次屍體。』

『是嗎？由小路上。我眞不小心。我以爲你們已經看不見我了。還有誰看見了？』

『沒有。』

『眞的？』

『眞的。』

『妳也沒對他們說嗎？好，好。所以妳完全是認爲我和揚尼在一起走私？』

『是。』

『現在妳更加看明白了。妳還是不打算告訴別人？』

我只是出於好奇地說，『你怎麼敢肯定？』

他也同樣簡單地說，『小姐，我只能告訴妳，我今晚不能讓人看見我出去，絕對不能，我請妳不要說出去。』

『你不用擔心，我不會。』

一陣暫短的沉默。『那麼簡單？』他口氣很奇怪。

『我告訴你——爲了你父親，』我也許說得太快了點，『還有瑪麗。唯一的事是——』

『是嗎？』

『人家說，事情總是接二連三的。如果阿杜也發生什麼事——』

他笑了起來。『決不會，我向妳保證！我不能背上破壞像阿杜這種藝術品的責任！我們會……』忽然他的聲音又變得冷峻正常。『我不多躭誤妳了，天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妳該帶着妳的珠寶回去了。我抱歉早上忘了拿，使妳姐姐急了半個多鐘頭，感謝一詞尙不是表達我的意思。讓我送妳回去好嗎？』

『不需要了，謝謝你。何況你不是要回去幫助阿杜嗎？』

『他沒事。妳聽見信號嗎？』

『信號？如果——』我看見他微笑時停住了。『不是貓頭鷹？不，眞的？多像。眞是阿杜嗎？』

他笑了起來。『是。走吧，我帶妳回去。』

『不，我——』

『來，樹林裏很暗，妳又很緊張，是吧？』

『緊張，不！』

他驚奇地低頭看我。『那麼妳跑得那麼快做什麼？』

『因爲我——』我停住了。海豚。我把海豚給忘了。微風在樹梢輕拂，把我皮膚上吹起了鷄皮疙瘩。我想起了沙灘上的海豚。我立刻說，『太晚了，飛麗會擔心。不用痲煩了，我自己去。晚安。』

當我走到樹林邊時，他又趕上我。『我送妳安全地回去。再說，妳講船的事實在很對，我希望它早上就

在手邊。我把它開到松樹下。』

我心中無法壓制一種恐懼感。他也覺察到，便站定了。

『等一等。』

他手在我臂膀上。樹下十分黑暗。

他說，『妳發現了一些令妳難安的事。我想，妳現在應該對妳更誠實一點。妳在海灣上看見什麼人了嗎？』

『沒有。』

『沒見到人？』

『沒——沒有。』

『眞的？這非常重要。』

『是。』

『那麼妳爲什麼不讓我下去？』

我沒有開口。我咽喉乾澀得像木板。我離開眼淚落下之境已不遠。

『喏，』他氣急地說，『我必須知道。有一天我會把理由告訴妳。見鬼，我必須相信妳；妳何不信任我一點？下面有什麼事使妳害怕，對吧？它使妳像個子彈一樣向上跑。來，那是什麼？如果妳不告訴我，我只好自己下去看了，怎樣？』

我只好據實以告。我的聲音發抖。『是海豚。』

『海豚？』他茫然地說。

『在海灣上。』

他停了一下，半誇大半放心地說，『妳以爲我會下去在半夜把牠殺死？我告訴妳，我以前從來沒碰見過牠！』他又和氣地說。『哦，妳今天遇了許多不幸的事，所以緊張不安。沒人會傷害妳的海豚，我現在帶妳回去，妳把眼淚擦乾，牠會照顧牠自己，妳知道。』

『牠不會，牠在海灘上。』

『牠什麼？』

『牠上陸了。牠回不去。』

『哦，天，妳還以爲我會傷害牠的——』他忽然停住，好像還是第一次聽清我在說些什麼。『上陸？妳說那東西眞到岸上來了？』

『是，在岸上。牠會死掉。我本來想把牠推回去，但是我不行。我正跑上去找根繩子，所以我這麼急。如果牠出水太久，風會把牠吹乾，牠會死去，我們在浪費時間——』

『牠在那裏？』

『那邊，松樹下。你怎麼——哦！』他手的握力加重使我臂膀發痛。『你幹什麼？』

『別怕，我不是在攻擊妳。聽着，我船上有根繩子。我去拿，我儘快回來。回到妳海豚旁邊去等我。妳能不能讓牠再維持二十分鐘？……好，我們來設法，別愁，可是，』——稍停一息——『輕點，好不好？』

我還沒回答，他就走了，我聽見他迅速走回原路去的聲音。

第九章

『……以後你便可以
自由翱翔。再會吧！』

——第五幕・第一景

現在已經沒有時間懷疑或多問了，有話可以過後再談。我順從他的話飛回通海灘的路，跨過白沙到海豚靜靜躺着的地方。

黑眼睛望着我，牠還活着，我低語說，『現在好了，他就來了。』便回到海邊去繼續舀水。

他來了，比我預料的還要快些。一艘小機船繞過海灣，他只用槳在輕划，而沒有使用馬達。海上波浪聲與風聲已掩沒了船聲。當它離我數碼時，我才看清他站在那裏把船划靠岸。木頭碰到石頭上，他下了船，把它縛在一株小松樹上，然後手上拿了一綑繩索到我身邊來。

『天！牠怎麼到這裏來的？』

『牠們會，』我說，『我在書上讀過。有時暴風把牠們吹上來，有時牠們的雷達設備出了毛病等等，牠們很快地衝過來，等到發現時已經無法回頭了。還好現在是漲潮時分。你拉得動牠嗎？』

『我試試看。』他彎在海豚身上。『問題是妳無處可以着力。妳有電筒嗎？』

『你攻擊我的時候，落在樹林裏了。』

『哦，船上還有一支——哦，也許沒有，我們可以不用它。來，妳可以到牠另一邊去嗎？』

我們一起使了很大力氣抬起海豚，而且把牠拖了有一呎左右。但是海豚本身使我們無法得竟全功。牠看了男人來，或且是因爲我弄痛了牠，牠開始亂撲亂搖起來。我精疲力竭，周蒙也氣喘得很劇烈。

『不行，』他站起來，『牠有一噸重，簡直像抱一個塗油的大號炸彈。要用繩子，會不會傷了牠？』

『我不知道，但是總得試試看。如果牠呆在這裏非死不行。』

『對，來幫我把繩子綁在尾巴的地方。』

海豚像木頭般躺着，眼睛望我們把繩子綁在牠尾部。沒有電筒我不清楚，也許牠的眼睛已經看不清了。尾巴又重又冷，像已經死了的東西。我們把牠抬起把繩圈套上時，牠一動也不動。

『牠快死了，』我說。『掙扎已經使牠完了。』我用手背擦擦眼睛又彎腰下去工作。濕繩索很難工作，海豚尾巴上全是砂子。

『妳又哭了，啊？』

我望他把尾巴綁好。他聲調並不兇惡，但是我覺得他有點心不在焉。他不在乎海豚，他只想快點把這事解決了，好去繼續他的奇特工作。

好。有他來實在很好。但是一種防護的本能使我帶點澀意說：

『我覺得你好像認爲你可以袖手旁觀作你自己的事，你會十分高興。讓別人去互相傷害好了。你自己以爲你是公正而有耐性的人。』

『那麼，妳就非爲了一個不認識妳的動物傷心不成？』

『總得有人管閒事，』我懦怯地說。『而且，牠認識我，牠十分認識我。』

他站直身體。『好，好了。我們盡力而爲。我希望牠立刻可以恢復六十海哩的速度……好，準備好了？』

我把外衣放在地上，踢掉涼鞋，隨他走到淺水裏。我們一同拉着繩索。我當時一點不爲我們雙手互碰而奇怪，似乎這是非常自然的事。

海豚移動了一兩吋；又是一吋，順利地滑了一呎。牠似乎十分沉重，繩子割痛我的手……

『休息一下，』周蒙在我身邊說。

我放了繩索，涉水跑到岸上。『我去看牠一下。我怕牠——』

『拍！』忽然海豚的尾巴在沙地上撲了一下。我聽見繩索在周蒙身上響了一下，他低罵了一聲。

我跑了回去。『對不起——哦！怎麼了？』他已經把繩子繞在右手腕上，我看見他左臂上擧，手指微曲，好像傷疼了的樣子。

『你的手？』我高聲問，『受傷了？』

『不。我差點摔下水。哦，至少牠還活着。來，我們再試一試。』

我們又拉了一次。這次牠靜靜地躺着，慢慢地向前移動，但是過一會牠不動了。

『一定有什麼擋住了牠。』周蒙停下來擦擦汗。我看見他放下左手，讓繩子懸着。

『哦，』我着急地說，『這要拉整個晚上。我們可不可以——我是說，用船……用發動引擎把牠拉走。』

他沉默不語，我緊張地說下去。『沒關係，我懂。我——我想如果阿杜已經回去，就沒有關係了。你實在眞好。也許……我守在這裏使他濕潤……如果你……你可不可以替我打個電話告訴飛麗？你可以說你在平臺上看見我才下來的，如果你明早再來，帶着阿杜和船……』他轉身低頭望着我。我只看見他是襯着星斗的一團影子。『可以嗎？』我說完了。

『我們馬上用船，』他忽然說。『我們怎麽辦——把繩子拴在船尾，把牠拖下去？』

我熱切地點點頭。『我在牠旁邊等牠浮起來。也許我在水中抱着牠，等牠復原。如果牠滾動，牠會淹死。』

『妳全身會濕透。』

『我已經濕透了。』

『好，妳拿着我的刀子。如果妳要割斷繩子，靠近尾巴割。』

我把刀子揷在腰帶下，像個海盜樣回到海豚身邊。可愛動物的眼光更暗淡了，那決非我的幻想，皮膚又乾燥了。我彎身用手摸着牠。

『再一分鐘。親愛的。別怕。再一分鐘。』

『好了嗎？』周蒙在船上低說，船上離岸幾碼遠。他已經把繩子綁在船尾。

『好了，』我說。

引擎撲地一聲發動了，它的聲音似乎充塞在夜空中。我的手放在海豚身上……一點不動，船的聲音似乎也嚇不倒牠。馬達聲揚高，船立刻向外海駛去。

繩索拉直震動，水忽然飛濺起來。引擎沒有加快；海豚尾巴上的繩圈越拉越緊，似乎會割傷海豚皮。

海豚抽攣了一下，我緊抓着刀子，但是靜立不動。我嘴唇被自己咬出了血，滿頭全是汗水。引擎聲很鎭定，繩子上有星星光影……

海豚動了。十分平滑地在沙地上移動。我的手還扶在尾巴繩圈上。我和牠一起走。

『行了！』我低聲說，『你可以慢一點嗎？』

『好。可以嗎？牠一到水裏就告訴我，我好拋下錨。』

海豚慢慢向後退，像一隻小船被推下水一樣。牠身下的砂子和貝殼在沙沙作響。現在，牠終于到水上了……慢慢慢慢近海洋。我隨他往深處去。水漫到我脚上，小腿上，膝蓋上，直到水漫到我握着繩子的手爲止。

現在我們到了海底急斜的地方。我發現自己在寒冷及胸的水中。海豚因爲海水承受了牠的重量和我一起搖動起來。再過一會，牠就可以浮起來了。牠只搖動一下，便使繩子綳得很緊而割痛我的手。我喊了一聲，引擎聲轉低，周蒙高聲問：

『妳痛嗎？』

『不。再向前去。』

『多遠了？』

『够深了。現在牠安靜了，我想牠——哦，天，我想牠已經死了！哦，周蒙……』

『鎭靜點，小姐，我就來。抱着牠，我們先使牠浮起來。注意告訴我。』

『快了……好！停！』

引擎關上了，好像關上一扇防音的門戶。海豚的身體在我身邊載浮載沉。我擁着牠，周蒙已經鬆了繩子，把船停在松樹下。我聽見他拴船的鏈條聲，過一會，他在我身邊的水中，臂上掛着繩子。

『怎麽樣？牠死了嗎？』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抱着牠，你把繩子解下。』

『把牠的頭對海的方向，萬一……來，老朋友，轉個彎……來，好了。妳抱着，我盡快解。』

海豚在我臂中一動不動，氣孔扁平地張開，就像一條漏了水的船。『你就會好，』我以他聽見的聲音對海豚說。『你在海裏……海裏。你現在不能死……你不能……』

『別愁，』周蒙的聲音高興地說。『聖史比利東會照顧牠。牠太累了，對吧？這樣安靜我可以解好繩子。妳冷嗎？』

『還好，』我說，但是牙齒在打戰。

他已彎在繩子上面，我覺得海豚貼着我在身體微動一下。過一下我才敢確定。牠的肌肉在動，一股力量沿着有力的背脊流過，一個前肢在拍動，承擔牠的重量……

『牠動了！』我與奮地說，『牠很好！哦，周蒙——快——如果牠現在游走——』

『如果牠走，我們跟着牠走。繩子太濕我毫無辦法，我只好把牠割斷，刀子給我。』

當他把刀子拾在繩子下開始鋸割時，海豚活過來了，大肌肉貼着我的身體動了一下，兩下，然後我看見牠的肩頭輕搖。氣孔閉上了。

我緊張地說，『快！牠要走了！』

海豚掙脫了我的手臂。一波冷水衝在我胸前，我才知道牠潛下水準備游走。我聽見周蒙高聲咒駡，然後又是一陣水波，牠又轉了個彎下水去了。這兩波水使我站不住脚，立刻我抓住繩子，隨海豚被拉下水去。當我恢復平衡後，才蹣跚地回到淺水灘，他也在我身邊，水及胸前，手上拿着割斷的繩子。

我拉着他的手，與奮得幾乎哭了起來。『哦，周蒙！』我又搖幌一下，他濕了的手擁着我。我根本沒有注意。我只望着暗中的海洋，海豚的愉快的曲線向外衝去……

『哦，周蒙……看，牠走了，你看見嗎？……牠走了。牠走了。哦，多妙！』

這次，我才發現到他用嘴巴蓋住了我的話。它冰冷，而且有鹽水味道。這一吻似乎十分長久。我們身上全是水，但是當我們身體互貼時，他皮膚與血管的熱氣迅速地傳到我身上來。我們像是身上沒有穿衣服似的。

他放開我，我們站在那裏互相注視。

我努力鎭靜下來。『怎麽？玫瑰花的處分嗎？』

『不。稱之爲一個麻煩夜晚的高潮。』他拂開額頭下垂的頭髮，我看見他在微笑。『戰士的娛樂，黃小姐。妳在意嗎？』

『歡迎，』我儘量輕鬆地說。『你和阿杜一定去打漁有一段時間了。』

『很久了，』他說。『事實上，這是一個鬼星期以來的發洩。妳預見到沒有？我父親便是。』

『你父親？第一次會面之後？我不相信。你好像希望對我加以私刑。』

他小心地說，『這可以稱之爲一種混合的感情。啊，天，如果妳每次和我見面一定要堅持半裸身體——』

『周蒙！』

他對我笑起來。『他們有沒有告訴妳，人只是常人而已，黃露西？有些人比別人更平常？』

『如果你稱之爲常人，那你是在奉承你自己。』

『好，親愛的，那麼我們稱之爲玫瑰的代價好了。妳摘了不少，是不是。過來。』

『周蒙，你眞是不可想像——在這種情形下，眞荒唐！』

『妳每次看見我都像惡貓一樣，這次我先下手爲强。』

『哦，你實在瘋了，』我把他推開。『上去。我即使願意和你同死同葬，但是我不願死於肺炎，那可並不羅曼蒂克……不，周蒙，我承認我應當感謝你，但是我們先得到乾地上去。』

他笑着放開我，『好，走。哦，天！我把繩子弄掉了……在這裏了。這是一根全新的繩子，六十呎長——』

『不只是你一個人。裙子五幾尼，涼鞋三磅十，我想那些都不能用了。』

『我高興替妳付錢，』周蒙高興地說。

『我知道，但是不用你出錢。哦，快上去。』

『可惜。妳以爲是誰救了海豚？阿波羅還是聖神？如果我是妳，我選阿波羅。如果妳把妳姐姐的鑽戒弄掉了，損失可更大了。』

『老天！哦，在這裏。』戒指在星光下閃了一下。『哦，周蒙，說正經的，謝謝你——你眞好……我眞是個傻瓜！如果你——』

他掐了我的臂膀一下作爲警告，同時我看見一小點光亮跳舞而來。它像是個手電筒，由羅莎別墅的小路上過來。它跳過岩石，停在停舶的船上，我這才看見它的名字：『愛麗兒』，然後它照過水面，打在我們身上。我們這時離岸上大約還有四呎遠。

『老天！』馬高夫的聲音。『怎麼回事？周蒙——露西，你們全身都濕了！是不是又是什麼意外？』

『不，』周蒙說，『你爲什麼下來？』

他聲音又像詢問又像歡迎。但是馬高夫好像沒有注意到這點。他已經由石頭上跳到松樹下的沙灘上。我看見電筒光又停了一下，又掃在海豚躺過的地方，然後站着牠被拉過的痕跡上。我外衣放在地上，涼鞋被踢在一邊。

『怎麼回事？』馬高夫聲音又驚又奇。『露西，妳沒出事吧？妳找到鑽戒沒有？』

『你怎麼知道？』我茫然地問。

『老天爺，當然是飛麗打電話來的。她說妳已經下去幾個鐘頭了，她擔心得很。我說我就下來找妳。』

電筒光又指向周蒙。『出了什麼事？』

『別照在我臉上，』周蒙不耐煩地說。『沒有事，至少不是你所以爲的事。你的海豚上了陸，黃小姐想把牠拉下海，可是一個人沒有辦法，所以我把船划來把牠拉下海。我們全濕了。』

『你是說，』——馬高夫坦白地表示不相信——『你在這麼晚划船出來救一隻海豚？』

『他不是很好嗎？』我熱心地揷道。

『非常好，』馬高夫說。他眼睛一直盯着周蒙。『我可以發誓我聽見你不久以前出海的。』

『我以爲你自己出去了，』周蒙說，『而且剛剛回來。』

我想，又來了，兩頭高擧尾巴面對着繞圈子的狗。也許周蒙的口氣比較沒好顏色，我想那是由於寒冷而非感情的理由。他又加上一句，『我說「來」，而不是「去」。我們在十點多出去。幾分鐘前才回來。黃小姐跑來的時候阿杜已經上去了。我還在船上。』

馬高夫笑了。『對不起，我不是要忽視這件好事。露西和海豚的運氣眞好！』

『是，可不是嗎？』我說。『我正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忽然我聽見周先生。我該去找你，可是飛麗說你不在。』

『我不在。』我想他本來要說些什麼，但是又改了口：『我是十點半出去的，我剛到家，電話鈴就響了。妳找到戒指沒有？』

『有，謝謝你。哦，剛才多麼精彩！』

『可惜我錯過了，』他說。『我很喜歡那個宴會。』

『我也很喜歡，』周蒙說，『來，別講什麼禮貌了，這些話你下次再聽吧。如果我們不願死於肺炎，我們該走了，妳的鞋子呢，黃小姐？……哦，謝謝。』馬高夫的電筒找到它把它遞給我。『快穿上，好吧？』

『這是什麼？』馬高夫的聲調忽然變了。

『我的外套。』我沒有注意他的聲調；我現在已經無法止遏地在發抖，努力地在穿鞋子。『哦，還有飛

麗的手提包。周先生，請你——』

『那是血！』馬高夫說。他拿起外套，電筒光打在袖子上。我驚訝地抬起頭。

眞是血。外套的袖子上染着血。

我覺得周蒙在我身邊僵住了。電筒光照向他，我高聲地說，『請把電筒關掉，高夫！我這樣子太難看了。請把我的外套給我。是，那是血……海豚被石頭割了一下，我還沒看見，它就漏在我身上了。不知道可不可以洗得掉。』

『快，』周蒙着急地說。『妳在發抖。把這個穿上。來，我們該走了。』

他把外套披在我肩上。我牙齒打戰得像部打字機。外套對濕透的衣服一點不發生作用。『是——是，』我說，『我走了。等下次見面我再把事情告訴你，高夫。謝——謝謝你下來一趟。』

『晚安，』馬高夫說，『我明天過來看妳。』

他轉回松影之下。我看見電筒又在本來海豚躺過的地方照了一會才回到岩石上去。

周蒙和我僵硬地走過沙地。風把濕衣服吹在我們身上貼着很緊。

『外套值九磅十五，』我說，『那算你的債。海豚沒有流血。你的手怎麼啦？』

『沒關係。這邊走。』

我們到了胡堡石階下，我本該走過去，但是他伸手擋住我。

『妳不能就這個樣子回去。上來。』

『哦，不，我還是——』

『別傻了！馬高夫會打電話告訴妳姐姐。妳自己也可以。我自己不打算這付樣子送妳回去。妳看，我皮鞋裏全是水。』

『你差點淹死。』

『可能。妳說阿波羅該欠我們多少？』

『你自己清楚，』我說，但是聲音輕得他聽不見。

第十章

『他現在是醉了；他從那裏得到酒的？』

——第五幕・第一景

平臺上沒有人，但是一扇長窗還開着，周蒙領我穿進去。

房裏只有一張低桌上擺着盞加罩的小燈，看上去顯得寬大神秘，像個充滿陰影的山穴。一扇黑暗窗戶旁邊顯出鋼琴的牙齒，沒起火的壁爐與大留聲機活像幽暗博物館中的石棺。

周爵士坐在燈旁的一個靠背椅中，燈光在銀髮高額上投下歌劇般的光線。白貓在他膝上，大手正在撫摸牠，使這幅畫圖更完整。這個效果十分戲劇化。我想；愛倫波的『巨鴉』；只差紫紅帷帳，與門邊暗影中的啼聲……

他肘邊桌上燈下放一瓶土耳其杜松酒，空了三分之二，一瓶水，兩個酒杯，周爵士正在自言自語。他在背誦『暴風雨』，那段是普洛斯帕羅把書投入水的那段；他輕聲唸誦，像個半對自己半對天神談話的老魔術師。我從沒聽他唸得這麼動人。如果有人想知道那種效果多奇妙，這裏便是最佳答案。但是我懷疑周良葛爵士自己是否清楚，他已經十分酗醉了。

周蒙靜立在窗邊，我在他身邊，聽見他低聲說了些什麼。然後我看見房裏不只周爵士一個人。阿杜由燈光外的暗處走過來。他像周蒙一樣穿着漁人毛線衫和皮靴，粗糙的衣服更顯出他驚人的漂亮外表。但是他的

臉色十分緊張。

『周蒙——』他開始說，又因爲看見我和我們的狼狽而停住。『是你嗎？出了什麽事？』

『沒有什麽，』周蒙簡單地說。

這不是選擇言詞的時刻。當他由暗中走到光亮中時，我才淸楚地看見他。海上的歷險如果使他精神充沛，那麽現在已經完全消失了，他不但擔憂，而且憤怒羞愧，形容十分疲憊。他左手揷在褲袋中，腕上紮了塊舊布——也許是手帕——上面染有血漬。

這時周爵士剛好也轉過頭來。

『啊，周蒙……』忽然他看見我，摸着貓的手抬起來，自然地作個手勢。『黃小姐，能再見到妳眞令人高興……原諒我不站起來；這頭貓，妳知道……』他聲音消失了。似乎他自知有比貓更好的藉口。他嘴角掛着鬆懈而困惑的笑容。『我聽了些音樂。如果妳也有興趣……』

手不穩定地伸向錄音機的按鈕，但是阿杜立刻彎在錄音機上擋住他，而且用希臘語說了幾句話。周爵士放棄了企圖，靠在椅背上微笑點頭。我十分瞭解點頭變而爲鎭靜需要極大力量糾正的痛苦。

『誰到過這裏，父親？』周蒙問。

演員抬頭望着他，又以失神的態度說，『這裏？誰會到這裏來？』

『你知道嗎，阿杜？』

年靑人聳聳肩。『不，我進來的時候他就是這個樣子。我不知道有誰來過。』

『沒有。你進來的時候他是一個人嗎？否則你不會告訴我這裏「一切都好」。』他低頭看一眼他父親，

他一點也不理會他們的談話，又退回他自己的世界，沉浮在詩意之中，『他爲什麽回來？我不明白。他沒告訴你嗎？』

『他談起什麽安奇斯生病了，但是我沒時間再多聽一點。他說些沒意思的話……他一直想按那個東西。我進來時它正開着。我嚇了一跳，以爲有人和他在一起。』

『一定有人來過。』周蒙聲音冷峻緊張。『他有沒有說他怎麽由鎭上回來的？』

阿杜搖搖頭。『我想打電話去安家問問，但是這麽晚了——』

『不，你不能那樣做。』他彎向他的父親柔和地說。『父親，誰來過？』

周爵士由夢中醒來，抬頭望着他，莊嚴地說，『許多事情要討論。』

他的言語和以前一樣無瑕，但是你可以注意到他在控制自己。他的手靜靜放在貓身上，那裏也顯出自控的努力。周蒙也一樣，他爲了忍耐付出了相當代價。我望着他們，心中興起一種同情它似乎使我顫抖。

『當然，』周良葛說，『他送我回家我當然得請他進來坐坐。他是一番好意。』

周蒙和阿杜互換一眼。『誰？』

沒有回答。阿杜說，『他不肯直接回答，沒有用。』

『我們一定得知道那人是誰以及他對他說了些什麽？』

『我懷疑他會說。他什麽都不願對我說，只想把錄音機打開，一直談着你配樂的那個故事，你知道，他對史比洛和米蘭達所說的島上的故事。』

周蒙幾乎絕望地把額前濕髮拂開。『我們必須在他睡過去之前查明白。他完全知道我們的去處。他贊成不

加干擾。我的天，我還以爲他絕對可以相信。我以爲他和安奇斯在一起很安全。他爲什麼回來？』

『家是心的歸止，』周爵士說，『我妻子去世時，這個家空得像不生火的大厨房。露西會了解，對吧？』

『是，』我說，『我可以走了嗎，周蒙？』

『不，請妳……如果妳不介意的話。請妳留下……父親，現在好了。只有我，阿杜和露西。你可以告訴我們。你爲什麼不留在安家？』

『可憐的安奇斯玩個十分有趣的遊戲。史汀玆棋。我一上來就失了一子。妳會下棋嗎，小姐？』

『我會下，』我說。

『五步棋就完了。白先走，大家下了五步。這時他發作了。』

『我想不到他的心臟會那個樣子，他從來不喝酒。他有時候只因爲社交理由喝一點，但是那無傷大雅。我的心强壯得像口鐘。一口鐘，』周爵士又以要放棄這個話題的態度說，『心的歸止是家。晚安。』

『且慢。你是說安奇斯心臟病死了？哦，對不起，父親。怪不得你需要——』

『不，不！誰說他死了？當然他沒死，我在那裏。他們沒電話，那也是椿好處，我不知道他是否眞的發作了。每次下棋他都很興奮。可憐的奇斯。』

『你去找醫生了？』

『醫生來了後怎樣？』

『我告訴過你，』他父親不耐地說，『爲什麼你聽不懂？我想我該上床去了。』

『我幫他把奇斯搬上床，』這是他第一次直接答覆。他似乎覺察到有什麼事不對勁，他說下去之前斜瞥

了他兒子一眼。『還好我自己强壯得像一口鐘，我也不懂爲什麼鐘總是特別——特別堅固。然後我去找醫生。』他停了下來。『我是說女兒，是，女兒。』

阿杜說，『有個出嫁的女兒住在卡波街。她有三個女兒。如果她也帶去，我怕沒有地方可以容納周爵士。』

『是，你怎麼搭便車回來的，父親？』

『哦，我去高恩力的車房去，』周爵士十分清醒而不耐地說。『眞的，周蒙，你把我說得我連自己也不會照應了！你要記得，你出生之前我已經住在此地了，我以爲高恩力會送我，可是他不在。只有一個孩子在值夜，他建議要他哥哥送我回家，我們談得很開心，非常有趣。我認識他叔叔，他姓馬。我還記得，當我在——』

『姓馬的送你回家的嗎？』

周爵士問，『回家？』

『這裏，』周蒙馬上改正。

老人遲疑了。『當然，我只好請他進來。當他過來巡邏的時候看見我，你可以說是他請我坐他的便車，不過都一樣。人得有禮貌，周蒙。我很抱歉。』

『好了，我懂。當然要請。他帶你回家，你覺得你應該請他進來，所以你買了杜松酒。』

『杜松酒？』周爵士又迷糊了。我看見他臉上有掙扎之情，酒與睡意中呈顯的智慧與機警。『那是土耳其杜松酒，非常劇烈。不知道他們在酒裏滲了些什麼。他說他正喜歡……我們停在酒店，我忘了它的名子，

離開艾索兩哩的地方。他一定猜到我們家沒這種東西。』

周蒙悶聲不響。我看不見他的臉。

阿杜打破靜寂。『周蒙，看，』我看他在地上撿起什麼東西。然後他伸出一手，掌上有件小東西：烟蒂。『在爐邊，那不是你的吧？』

『不，』周蒙拿起來就着光亮細細地看。

阿杜說，『不是吧？』

『顯然。』他們又互望一眼。寂靜中只聽見貓呼嚕的聲音。『「許多事情要討論」，』周蒙輕輕引述，但是我由他聲音上發現恐懼的意味。『他有什麼事情要和我討論呢？』

『這次談話，』阿杜說，『會不會是偶然的？』

『而就如此地……找到他？』

『一定是。他駕車經過，帶我父親同來。完全是機會。誰會有所預見呢？見鬼！見鬼！』

『就這樣好了。裏面有個區別，不可能是故意安排的。除了我們和米奇斯和姓馬的，沒人會知道。』

『他不會從我口中探到什麼，』周爵士滿意地說。

『哦，上帝，』周蒙說，『但願他說得對。』他把烟蒂向爐中扔過去，站直身體。『哦，我送他上床去。請你替我照顧露西小姐好嗎？帶她去浴室——我父親那間比較整齊。替她找塊浴巾，再準備一間臥室——米奇斯睡過的那間。那邊有個電爐。』

『好，你的手呢？你看了沒有？』

『還沒有，過一會再說。去，別緊張。露西，我很抱歉。妳現在隨他去好不好？』

『當然。』

『這邊走，』阿杜說。

我們身後的大門關上，脚步聲響在大理石走廊上。

當初設計胡堡的人一定費了不少功夫。走廊一端是個大廻形石階，旁邊有鐵欄杆與石柱。牆上全嵌着黑色的椽木，地上的地氈全是一個顏色，一個巨大無比可以烤一隻全牛的壁爐佔了半個牆。爐中有許多中古世代的鐵器像是些刑具。但是此刻大廳中有如一個倉房，周家一定是把大多數家具由臥室搬出來堆在這裏，結果廳中全擠滿了過大的木器，而使廳中像個暗影的泥潭。

阿杜在我前面走上寬石階。我比較慢地跟着他，我濕透的衣服冰冷地貼在身上，凉鞋在地上留下水印。他在前面停下來等我，好奇地盯着我看。

『妳和周蒙遇見什麼事了？』

『海豚——史比洛的海豚——上了陸，他幫我把牠推下海。牠把我們兩個全拉下海。』

『哦，眞的嗎？』他笑起來。『我眞希望看見你們的情形！』

至少他沒因爲音樂室的場面而感到沮喪。我想他一定已經慣了。

『妳碰到周蒙的時候是去找幫手的嗎？我懂了！妳爲什麼半夜到海灘上去？』

『好，你別提了！』我說，『周蒙已經讓我受够了！我下去檢個戒指——這個戒指——我姐姐早上丟掉的。』

他看見我的戒指眼睛瞪得甚大。『波！波！波！那一定很值幾個錢！怪不得那麼晚妳還下去！』

『比你的旅程更值得？』

美麗的眼睛在舞蹈。『我沒那麼說。』

『不？』我不安地望着他。他們到底是在做什麼？藥品？當然不是！軍火？荒唐！但是我對周蒙何所知？他在擔心他父親把什麼事講出去；而阿杜——我不知道這位年青人會……

他問，『妳第一次由樹林過去的時候，看見人沒有？』

『周蒙也問過我。我聽見周爵士在開錄音機，我不知道他的客人還在不在。你知道是誰嗎？』

『我猜得到。也許他們單獨的時候周爵士會告訴周蒙。』

『周蒙普通在家裏不喝酒？』

『他不。』

『哦。』

我才了解謠言是怎麼起來的，而且飛麗的見解如何不確。除了這種『週期性』的『發作』外，周爵士相當正常。

『我們以爲他好多了，』阿杜說，『他好久沒這樣做過了。這使周蒙十分……』他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個我認爲並不合適的名詞，『不快樂。』

『我很抱歉。他這次好像又掉進去了。』

『掉進去？哦，是，我懂了。嗯，周蒙會對付它。』他輕笑一聲。『可憐的周蒙，他事情太多了。哦，

我們該快點，否則妳會着涼，那時周蒙又會對付我了！』

『他會嗎？』

『簡單之至。他付我薪水。』

他停下來熟悉地在牆上按下一個開關。另一個暗淡的燈亮了，這次它是浮在粉紅色的大理石中，旁邊還雕着些無花果葉。我們前面是一道寬濶的走廊，一邊有扇大鐵門，另一邊則是設計奇特的彩色玻璃窗。

『這邊走。』

他快步沿着走廊前行。黃色的光線照在牆上的野獸頭像，以及鳥類標本。牆上每距離一呎便放了些武器——斧、劍、刀、和一些我不認識的古代兵器。

『浴室在那邊，』他指着前面的一扇大門，對面掛了些特別設計的鞭戟。『等我告訴妳後，我要替他去綁手。』

『他傷得重嗎？他不說。』

『不嚴重。大概是劃傷，流了不少血。周蒙很敏感，他不願多驚動別人。』

『你呢？』我說。

『我？』他頗感迷惑。

『你會照顧你自己嗎？哦，我知道，這些不關我的事，阿杜，可是……小心點。即使不爲你自己，也要爲了米蘭達。』

他對我笑笑，摸一下頸上的細銀鍊，上面可能是勳章或十字架。『請別替我擔心，露西小姐。聖神會保

祐我們，』他高興地說。

『你們今天晚上可做得好嗎？』我稍爲冷漠一點地說。

『我想是的。到了。』他推開門，又找到一個開關。我看見他前面大理石與桃心木的顏色。『臥室是隔壁，由那邊過去。我替妳找塊浴巾，過後我給妳端杯喝的。妳找得到路下去吧？』

『可以，謝謝你。』

他在一個大櫥子中摸索一會，拿出兩條毛巾。『給妳。還要什麼嗎？』

『不用了。只是——我必需要碰那東西嗎？』

那東西是件可怕的機器，它顯然是用來燒水的。它像個大水雷，坐在一個全是儀表的電盤上。

『妳跟周爵士一樣糟，』阿杜說，『他管它叫羅麗泰，從來不肯碰它。它絕對安全。史比洛做的。』

『哦。』

『它燒過一次，現在好了。我們上個月才再修過，史比洛和我。』

他笑了一下，門輕輕地關上了。只剩下我和羅麗泰。

到浴缸上先得爬三步臺階，它大得像個游泳池，完全是用銅鑄的。當我打開龍頭時，衝出了大股水蒸氣，這時我原諒了胡堡的一切不是。我希望周蒙可以趕快享受同樣的福祉——如果還有一間浴室的話。這時我已經把當夜的歷險全給忘了。我只希望立刻脫下濕透了的可怕衣服，到可愛的浴缸中去。

當我拭擦發紅的身體時，尼龍的內衣全已乾了。外衣還是濕的，我把它披在熱水管上，穿上門後掛的睡袍，穿進臥室去整理頭髮和臉。

我還帶着飛麗的剩餘化妝品，裏面有一把梳子，我盡量在昏暗光線中對着桃木櫃上的鏡子梳理。我發現地上作爲門墊的報紙還是一九一七年七月廿日的。

在綠色鏡子中，我簡直像個嚇人的鬼魂。睡袍大概是周爵士的舞臺服裝；它是暗紅絲織的長袍。塗上飛麗的唇膏，加上我的蓬鬆短髮，和我手上的大戒指，其效果十分戲劇性。

我對鏡作個怪相，走出門，沿着『謀殺谷』走下樓去。

的。

第十一章

『我剛一見到你，我的心
飛了，情願伺候你；
我的心落在這裏了，
甘願做你的奴隸……』

——第三幕・第一景

音樂室的門還在開着，燈光也亮着，但是沒人在裏面。杜松酒已經不見了。桌子上放的杯子像是裝咖啡的。

我站在門口猶疑不定。我聽見脚步聲，然後石階邊的小門打開帶來一陣冷氣。

『露西？啊，我好像聽見妳。妳好嗎？暖和些了嗎？』

『好了，謝謝你。』他自已也像是變了個人。我注意到他手上已綁着繃帶，衣服也是乾的——另一件厚衫和黑褲——使他顯得和以前一樣健壯，但是年輕了些，和阿杜不相上下。他晚上好像還有疲容，但是有和阿杜相似的興奮之色，一次值得的旅程……

我立刻說，『你的衣服……你不是打算要出去嗎？』

『別緊張，只是駕車送妳回去，到厨房來好嗎？那裏比較暖和，而且有咖啡。阿杜和我準備了些吃的。』

』

『我要咖啡。我不知道是否該再多留一會——我姐姐一定急壞了。』

『我打過電話給她，把事情大概告訴她了。』他笑了，一個孩子的微笑。『馬高夫已經告訴她關於海豚的事，她的戒指找到了，她十分高興，說她會等妳，來吧。』

我跟他走過小門到了一個空空而有回聲的走廊。似乎胡堡的僕人不能分享主人們的光榮，因為『階梯下』並沒有死獸與武器。

厨房中央有張大如田畝的桌子，一角上阿杜正在電爐上煎什麼，那可能也是史比洛和他做成的。空氣中充滿咖啡火腿的香味。

『妳可以吃點火腿鷄蛋嗎？』周蒙問。

『她一定可以，』阿杜簡單地回頭說。『已經好了。』

『哦……』我說。周蒙拉張椅子放在桌子靠火爐的一端給我坐。面前擺着杯盤，它只佔全桌五十分之一的面積。阿杜在我前面放下一個碟子，我忽然感到十分饑餓起來。『你用過了嗎？』我問。

『阿杜用過，我剛達到咖啡階段，』周蒙說，『要不要我先替妳倒一杯？』

『好，謝謝，』我不知道這個時候問起周爵士是否聰明。我又連想到我所借的睡衣，『我衣服還沒乾，我借了你父親的袍子。他會不會在意？非常漂亮。』

『他不會。他一定會很高興。糖？』

『好，謝謝。』

『如果妳不穿，肺炎菌一定會乘機而入。阿杜是個好厨師。』

『很好，』我說。我口中塞得滿滿的，阿杜笑着說，『不勝榮幸。』然後又用希臘語對周蒙說了些我一個禮拜苦心學習而認識的話，『她會講希臘語嗎？』

周蒙搖搖頭，然後孩子說出一連串我不懂的話。我覺得他語意中興奮勝過恐懼。周蒙皺眉聽着，偶然用希臘語打斷他一兩次——使阿杜的話說得更慢一點。我吃着火腿鷄蛋，想不去理會周蒙臉上漸漸加深的皺紋以及阿杜逐漸提高的話語。

最後阿杜注意到我已空的盤子。『還要一點嗎？要乳酪嗎？』

『哦，不，多謝。眞好吃。』

『再要點咖啡嗎？』

『有沒有？』

『當然有。』周蒙倒了一杯，又把糖推過來，『香烟？』

『不，謝謝。』

他把香烟放回去，阿杜把我的碟子收開，迅速地講了些希臘話，然後周蒙把香烟遞給他。阿杜拿了三枝香烟，當他看見我在注視時，向我笑了笑，又對周蒙說了些希臘話，再對我說，『晚安，露西小姐，』便由一扇我沒有注意的門走出去。

周蒙說，『原諒我們的無理。我們把我父親送上床去。』

『他好嗎？』

『就會好。』他望了我一眼。『我想妳知道他的——困難？』

『不，我怎麼知道？不，不。』

『我以爲妳可能也聽見些閒話。』

『沒有，』我說。『我以爲有許多謠言，不過我只知道他不怎麼好。不過別人也不知道，飛麗也不知道，如果有什麼話，她一定第一個聽見。她知道妳對利諾說的話，知道他生病住過院。時常發生嗎？』

『如果妳昨天問我。』他有點痛苦地說，『我會說不會再發生了。』

『你帶他上樓時，他可說了？』

『一點。』

『告訴你那人是誰了？』

『是。』

『他們談些什麼？』

『沒有，沒什麼。他一直說那人「沒由他身上探到一點事」。一直這樣說。然後他睡着了。』

我說，『你知道，我想你可以不必擔心了。我敢說你父親一定沒有說什麼。』

他驚奇地望着我。我以前沒有注意到他眼睛是如此烏黑。『妳怎麼知道？』

『嗯……』我遲疑了。『你當時有點緊張，而我是個旁觀者。我告訴你我的看法。他的確喝酒醉了，我想他在隱瞞一些他知道的事……他忘了爲什麼，可是只知道應當那樣做。他知道他不能說出——你和阿杜所做的事。他喝醉酒分不清誰可靠誰不可靠，他因爲我在場所以連你們都不告訴，連一些無關緊要例如安其斯

的事也不願說。』我微笑一下。『他所背誦的臺詞，想看錄音機……他總不會時常在客廳唸莎士比亞吧！演員們不會這樣的。我覺得——哦，對不起，是否我在胡說八道？也許你認爲我不該——』

『哦，不，說下去。』

『我認爲他在背誦，因爲他知道他應當把意志力集中在別的地方——錄音機——這樣他才不會有說出來的危險。我當時聽見的可能是他開錄音機給客人聽。』

他嘴角掛了一絲微笑。『嗯。我還覺得車房的相遇全是意外。如果有人懷疑阿杜和我，一定會有人監視我們，甚至在我們回來的路上攔截我們。』

『是的；如果你父親對他說了些什麼，甚至於暗示你們在什麼地方，他有從容的時間通知警察……』

『當然。』他的眼光並不十分輕鬆。

我遲疑了。『雖然，爲你父親擔心——那又是一回事。我對這件事毫無所知。你想那件事會不會使他再喝酒呢？』

『很難說，他不是個酒徒，妳知道。他之所以有週期性的酗酒，是因爲要驅逐他的沮喪。我們可以等着瞧。』

我沒有再說話，把椅子轉個方向面對大爐喝咖啡。木頭絲絲地燃燒，其中一根上綻出樹脂泡。大房間中充滿了夜的噪聲；樹脂泡的迸裂，火焰的呼呼聲，地板在夜晚中的吱咯聲，以及冷熱水管的聲音。當我把穿着拖鞋的脚伸向火爐時，一隻蟋蟀叫了起來，它離我約一碼遠。我嚇得跳起來，看見周蒙的眼光，我們互望一笑。我們無言以對，但是我們之間似乎有種無語的談話。我忽然感到一種心跳的快樂，好像我生日時的早

晨陽光給我的感覺。

他轉身去望着火，他又說下去：

『開始是在四年前。當時父親正排演海華替他寫的劇本「老虎，老虎」。妳應該還記得。劇本上演的前八天，我母親和妹妹車禍喪生。出事的時候，我妹妹在駕駛，那不是她的錯。我母親立刻死了；妹妹又淸醒過來拖了一天。我當時在美國，而剛好割盲腸進醫院。不能够回來。嗯，我說過，它離「老虎，老虎，」上演只有八天，它還是如期上演了。我無需告訴妳這種情況對我父親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它可以傷害任何人，他幾乎因此送了生。』

『我想像得到，』我也可以想像得到周蒙躺在床上，用電話電報信件來聯絡……

『那時他開始喝酒了。兩個月後我才回家，可是傷害已經造成了。我知道他會受到嚴重打擊，可是到我回家才發現……』他停了一會。『妳也可以想得到，房子空着，幾星期沒有打掃過。屋裏像是有迴聲的沙漠。父親瘦得像電燈桿，他頭髮已經花白，好像倉房中的枯葉一樣漂游着。不睡，就喝酒。』他移移椅子。『他說這房屋像不起火的貴族厨房，那是什麼地方的話？』

『是個劇本，湯納的「復仇者悲劇」。』

『哦，』他說。

我說，『對他是一種幻想。』

『指空虛嗎？』他忽然笑了笑。『妳眞好，事情總會過去的。』他又歇了一口氣。『那是開始的時候，後來慢慢好了，我在家他不喝酒，但是有時他實在沮喪時，便會說「只此一次」。妳大概還記得，那齣戲上

了很久，他也參加了十八個月。我只把他拉開過三星期，當他回到倫敦的家時，他又「只此一次」了。』

『你不能把房子賣了搬走。』

『不行。他出生在那裏，他父親也是。他連想也不願那樣想。過了一兩年，他每況愈下。然後開始「崩潰」了，謝謝他的朋友，對外界只說是工作過勞。他仍然知道周圍發生的事，能夠保持尊嚴的維持他的名聲。他入院治療。後來我把他帶到這裏，讓他休養，他雖然極欲歸去，但是事實上他也自知有再陷入危險之境。』他迅速嘆一口氣。『我本來以為他會復原，可是現在我也不能說了。那不只是意志力的問題，妳知道。請不要鄙視他。』

『我明白。我怎麼會鄙視他？我愛他。』

『黃露西的特長。不問理由……不，我不是譏笑妳，天知道……妳願意告訴我一點事情嗎？』

『什麼？』

『妳在海灘下講的話算數嗎？』

這句突如其來的話使我吃了一驚。『海灘上？什麼時候？我說什麼話啦？』

『我知道我不該聽它。我們正上臺階。』

一刻沉默。一塊木頭落下發出低沉的聲音。

我困難地說，『你並不要求太多，是吧？』

『對不起，我太笨了。算了，我的上帝，我選擇我的時間，正如妳說的。』

他彎腰由火爐邊拾起一支火筷，匆忙地撥弄燃燒的木頭。我望着他轉開去的臉，我忽然感到一陣羞慚，

以及對他問題的怒意。我不該說那些話。

火筷撥起了一陣火焰，跳起來攫住另一根木頭。它照在他臉上，現出了當夜的興奮，痛苦與緊張，緊皺的額頭十分像他父親，還有他的雙頰和嘴巴。這陣火光在照亮了一些東西。痴呆住的是我。如果人發問題，是因為他需要知道答案。他為什麼要選擇他認為適當的時間呢？

我十分平靜地說，『如果你在三個鐘頭之前問我，我會說我不喜歡你，而且我……我想我會相信它……我想。現在你坐在那裏望着我，把我的骨頭瞪成了水，那不公平，我以前決不會有這種感覺，我願意為你做一切事情，或且你不應該——哦，看，我——我不是這意思……你問我……』

這次的吻比上次好多了，沒有喘氣，至少我們身體乾淨溫暖，而且已經認識了有兩小時……

忽然在陰影中傳來一聲低響。我們急退了有一碼遠。

小小的聲音叫，『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然後又是寂靜。

『鬼鐘！』周蒙憤慨地說，又笑出聲來。『它老是把我嚇昏頭。好像有人在放機關鎗。對不起，我把妳丟得太重嗎？』

『丟到地上，』我震顫地說，『四點鐘，我該走了。』

『再等一會，好不好？聽着，有些事我們必須了解。我儘量快，妳可以再坐下嗎？……別管那個鐘，它太快了。』他揚起一邊眉毛。『妳那樣瞪着我做什麼？』

『第一，』我說，『男人聽見機關鎗響，不會跳得那麼高的。除非他正在等機關鎗響，是不是？』

『可能，』他高興地說。

『老天，那麼我只好坐下來聽聽了！』我坐了下去。『講吧。』

『等一等，我再加塊木頭。妳够暖和了嗎？』

『够了，謝謝你。』

『妳不抽烟？從來沒抽過？聰明的女孩。好……』

他把手肘支在膝頭上，又凝望着火光。

『……我不知道該由那裏說起。不過我盡量簡單地說。至於細節可以以後再講。我想告訴妳今天晚上發生的事，特別還有明天的事——哦，是今天了——因爲我還需要妳幫忙，如果妳願意的話。爲了明白起見，我還是由頭說起。我猜妳會說由卓揚尼開始；對。』

『那麼是眞的？他是個走私客？』

『是，對。揚尼經常帶了些缺少的貨物到阿爾巴尼亞海岸去。妳對「關係人」的猜測也很對；他在那邊也有個關係人，叫做米羅的。這邊有人供給他貨物並且付錢給他。不過不是我。妳就是這一點猜錯了。妳對阿爾巴尼亞知道多少？』

『全不知道。我到這裏之前想讀點有關的書，但是可以看的實在太少。我只知道那是個共黨國家，它對狄托的南斯拉夫和希臘像是一把匕首。我想那是個貧困的國家，沒有多少可耕地，沒有工業，只有在饑餓邊緣掙扎的農民，就像希臘有些地方一樣。我知道國都蒂拉納和一個港口杜利斯。我覺得這個國家戰後還在石器時代，而且努力地尋找外援。所以俄國人因而介入，對不對？』

『是，俄國人供給阿爾巴尼亞工具和農耕機與種子等等，那些都是戰後農業發展所需要的。但是事情並

不那麼順利。我自己也沒有完全弄清楚，只知道幾年前阿俄交惡了，並且和共產國際也破裂了，它仍然十分需要援助，便轉向中共。中共當時和俄國也有所爭執，便樂意扮演以前俄國人充當的教母角色，打算把一隻脚踩進歐洲後門。現在阿爾巴尼亞已經封閉了所有邊境，只打開通中共的一邊。任何人都無法進入國境。』

『像史比洛父親一樣。』

『我懷疑他不願出來。他給我們帶來故事的第二點，那就是史比洛。我想妳已經聽到過瑪麗家和我們之間的關係？』

『可以那麼說。阿杜講過。』

『大戰時，我父親住在孔島，他曾經和史比洛的父親合作過一時——我想可能是相當狂野有趣的事，他喜歡我父親羅曼蒂克的個性，』周蒙笑笑。『他們一定時常在一起。雙生子出世時，父親替他們當教父。也許妳不知道，他們把他這種事看得十分嚴重。教父眞正要負些責任——他對孩子的責任和親生父親一樣。』

『我聽阿杜說過。他還說起命名的事。』

他笑起來。『當然。還好我出生在倫敦，否則又會被取上那種名字。』

『也許你也有個教父。』

他笑道，『對。他是英國式的，給我一把銀茶匙，然後由我生命中消失了。但是在孔島就不行。史比洛父親消失後，養育孩子的責任則落在教父身上。』

『當時他還在這裏？』

『是。歐戰結束後，他又在這裏住了些時候。當時他覺得對這個家庭有責任。瑪麗又無親無戚，窮得像

老鼠，他回國後還每個月寄錢來。』

『哦！但是對他自己的兒子——』

『我們並不富有，天知道……演員的生活十分不穩定……但是希臘家庭以小小的收入却可以維持得很快樂。他一直維持他們到能自立爲止。』他把一塊木頭踢到灰堆裏去。『我們時常到此地來渡假，我在這裏學會了希臘話，孩子們也學會了英語。我很高興出了事我把他帶到這裏來。因爲這裏是個現成的家庭。這裏對他會有幫助。』

『他到這裏來休養。但是史比洛死了，這消息一定使他十分難過。』

『問題出在瑪麗不相信孩子會死。她一直請求我父親去調查他是怎麽回事，並且把他帶回來。她一定向聖史比利東禱告過。她不相信他會淹死。她大概以爲他找他父親去了。』

他把第二支烟蒂扔向火爐。

『我知道那不合理，不過母親們都不願聽有理的講述。何況孩子仍有生返的一線希望。我父親也有一樣的感覺，我知道他們兩個人除非看到孩子的屍體是不會安心的。所以我儘量設法去打聽，希望知道他的屍體是否被沖到大陸或島上岸邊。我也請雅典方面的人去打聽阿爾巴尼亞。因爲史比洛下水的時候，水流正沖向阿爾巴尼亞岸邊。我探了許久，可是沒有下落。』

我說，『對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在幫助別人。』

『妳不會想到那件事和我沒有關係。』

『哦，不，那是馬高夫的想法。』

『嗯，不過當地希臘人認爲那是我父親或我的工作。所以警察不斷和我們聯絡。我們知道有什麽消息一定會傳到我們耳邊。星期六晚上卓揚尼出海走私的時候，的確由阿爾巴尼亞方面得到史比洛的消息，而要來告訴我們。妳星期天黃昏時看見他，他正是來找我們。』

我直直地坐了起來，『史比洛的消息？好消息？』

他還沒開口我便知道答案了。他的眼神在發光。

『是，他告訴我們史比洛還活着。』

『周蒙！』

『是，我知道，妳可以猜得到我們的心情。他被沖到阿爾巴尼亞岸邊，斷了一隻腿，雖然精疲力竭，但還是活着。老百姓發現了他，那是牧人，認爲無需向人民警察報告。大多數人都知道走私的事，他們可能知道史比洛和這事有關係，所以沒有對外張揚。而且他們告訴了當地的走私關係人米羅，米羅又在星期六把這消息告訴了卓揚尼。』

『哦，周蒙，那不是好消息嗎？卓揚尼看見他沒有？』

『沒有，那算是三手消息了。米羅不會講希臘話，揚尼只由他聽到一點簡單的消息。而且史比洛再三交代說不要把這事告訴任何人，除了我，我父親和阿杜，連他母親都不能告知……』他停了一下。『顯然我們不能由警察方面將他循正常方式救回來。否則救了他的人們會有麻煩。所以揚尼在夜晚想秘密的把史比洛救回來。』

『昨夜他見了你，又出去而被遇見的港警擊傷了？』

他搖搖頭。『他不能一個人回去，救那孩子不是一個人所能完成的——別忘記他躺在一個擔架上。不，當揚尼星期天回來時他要我陪他去。他們已經約好時間地點，揚尼和我去接他。妳看……』

我聽不見他要說些什麼。我這時才明白一些我以前沒有想到的事。我眼睛望着他綁起的手，想起昨夜的事……昨夜似乎不止一個過去。

我站了起來。『那個人！阿杜和那個人！你今夜帶了阿杜去。你是說工作已經完了？你帶史比洛回來了？』

他眼睛在發光。『是的。他正在這裏，有點疲倦，但是身體還好。我告訴過妳我們昨夜的工作很值得。』

我又笨重地坐下去。『我簡直不能相信。哦……多奇妙。這個復活節瑪麗一定會點一支可愛的蠟燭，你想想看，瑪麗，米蘭達，周爵士，馬高夫，飛麗……大家會多麼高興。我眞等不及天亮，希望看見這個消息傳遍各地！』

忽然他臉上的神彩頓消。也許那是我的幻想，因爲火光漸漸轉暗了。

他愁戚地說，『我怕這個消息還不能傳出去。』

『可是，』我困惑地盯着他看。『也不告訴他母親妹妹？如果他平安回來，爲什麼不呢？他只要一離開阿爾巴尼亞就不用愁了。米羅不會被牽連——甚至沒人知道史比洛到過阿爾巴尼亞。我們可以編點故事——』

『我也想過這一點。說他被沖到海峽別的小島上去：我們出去打漁時，他設法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它雖

然騙不了希臘警察，可是他們也無可奈何。問題不在於此。』

『什麼呢？』

他遲疑一下又緩緩地說，『史比洛還有危險……不在那邊，而是在此地。他的事和揚尼有關。揚尼死了。』

他臉色有種勉强的神色使我害怕。我發現我自己太過於緊張地爭辯。『我們知道史比洛的事！他由馬高夫船上摔下去的。他怎麼會有危險？揚尼的事是意外，你自己說的！』

我停下來。我們之間是一陣難忍的沉寂。

我安靜地說，『來。老實說，好吧？你是暗示馬高夫——』

『我沒暗示任何人，』他聲音冷漠得有點無禮。『我只告訴妳，馬高夫把史比洛推下海讓他淹死。』

又是沉寂，與以前不同的沉寂。

『周蒙，我——不能接受你的話。對不起，但是這不可能。』

『事實如此。史比洛自己說的。是，妳也許忘了，我已經和他談過。他如此說，我相信他的話。他沒理由說謊。』

他決定把眞話告訴我，每個字都像個石彈。它打到我身上也像石頭。

『可是——爲什麼？』

『我不知道，男孩也不知道，他說的應該是眞話。他沒有理由亂講。他和妳一樣吃驚。』他又柔和地加上一句。『對不起，露西，我以爲眞相如此。』

我默默地坐了一兩分鐘，心中一片空白，只低頭看着我的雙手和發亮的戒指。痴呆之感慢慢消去，我開始想……

『你以前懷疑過馬高夫嗎？』

『不，』他說，『爲什麼呢？當我由卓揚尼聽見這件事時，我懷疑爲什麼不能告訴馬高夫。不告訴史比洛母親妹妹還有理由，因爲她們可能在事情未成功之前先宣揚出去了。馬高夫可就不能相提並論了。他一定擔心史比洛，而且他有最好的船。再說他是個有經驗的海員，我卻不是。我以爲他應該會向他求助才是。我因此更覺得奇怪。第二天卓揚尼死了，這使我更加奇怪。』

我說，『你的意思不是——你不能是說馬高夫殺死卓揚尼的？周蒙——』

『我只把史比洛的事實告訴妳；至於卓揚尼部分是猜測的。我只覺得這兩個謀殺案像白天和夜晚一樣連在一起。』

謀殺……我不知不覺地高聲說出來，但是他點點頭。

『我確信如此。同一方法。他的頭被打一下，然後扔下海去。烏酒瓶也是個安排。』

『他被船桁打的。警察說上面有頭髮——』

『他可能用那船桁打他。任何人都可以用那塊桁木打死人，它很硬，然後扔下海去——毀屍滅跡。我不是認爲它一定如此，我只說它可能而已。』

『我們離去後你爲什麼又到屍體旁邊去？』

『星期天晚上揚尼離開我們之後，我聽見他的船出去，我不知道他是否愚蠢得又去做他的營生，而惹上

麻煩。我想去看看他身上有沒有子彈的洞，或是什麼別的可以調查的跡象。我怕史比洛還沒有回來先引起官方的注意。』

『哦，你的手——是港警嗎？』

『是，一顆流彈。只擦到皮膚，當時我正擔史比洛的脚。他們一定聽見什麼聲音，便盲目開鎗起來。我們在暗中，他們絕對看不見。』

我相當困倦地說，『我覺得這一切……不可能。我不懂。』

『天，誰又懂呢？我對妳說過，卓揚尼這部分是我的推測。目前不用多加討論。首先得和史比洛談談。我還沒時間和他詳談，所以目前也無法得到結論。他應該可以告訴我們一些什麼事，至少可以有點蜘絲馬跡可以追查。例如馬高夫謀殺他的理由。那可能也是卓揚尼的死因。以及這兩件謀殺的必要性。』他忽然站了起來。『我們必須在馬高夫知悉之前，把史比洛和全盤眞相交給官方。妳也想去看看他嗎？』

我驚訝地望着他。『我？你要我去？』

『如果妳願意的話。我說過要妳幫助我——如果妳不反對。妳應該知道其中眞情。』

『當然，我盡力幫忙。』

『親愛的，過來。別愁，收起妳那副面容。妳說不可能，但是情況的確如此。我們目前只有小心爲是，先相信史比洛的話。好嗎？』

我的頭伏在他肩上，盡我可能地點點頭。

『聽着。我早上必須先帶孩子去雅典，先去醫院，再找警察。等他在那邊說明後，再回來。』他放鬆我

。『我們去好嗎？』

『他在那裏？』

他笑起來。『就在下面地下室裏。阿杜帶把長鎗在守護着他。來，就在咕咕鐘下面的密室裏。』

第十二章

『我的酒在我酒窖裏收着，
就是海邊的一塊岩石裏。』

——第二幕・第二景

門出去，便是一進寬石階，周蒙按個開關，一道黃光亮起來照着前面的路。他關上沉重的門，我聽見身後上鎖的聲音。

『我先走，好嗎？』

我跟在他身後，奇詫地望着周圍。我以爲下面一定有可怖的景象，可能會發現被鐵鏈鎖在牆上的白骨。但是樓梯下的地下走廊除了酒架之外沒有別的東西。地上很乾淨，沒有想像中的灰塵與蜘蛛網。空氣有微濕的清新氣味。

我把這些話告訴周蒙。他點點頭，『再過一下妳就明白了。這是官方的酒窖——它通向另一個天然山洞。我不知道出口在什麼地方——它大概只有烟囱大小，不過空氣永遠新鮮，而且妳可以聞到海的氣味。下面的酒架更多。在上一世紀，一個人每天要喝四瓶酒，所以需要一個很大的藏酒庫。所以他們建造胡堡時，自然便利用岩石建成酒庫了。』

『很有意思。我猜那便是你父親所說的山穴。』

『是。沿海一帶的山裏都有穴洞，他喜歡把胡堡的地下室當做普洛斯帕羅的洞室。我對他說這裏沒有理由一定是，他說沒有關係，我認爲那是一種詩意。』

『不過這個理論很有趣！我喜歡。』

『現在我們已在房子的基地下，山穴在南端岬角，相當深的地方。再走幾步就到山洞的天然通道了。哦，我們到了。』

他在走廊三分之二的地方停住，把手伸向酒架上。我困惑地望着他。他好像拉了一部分酒架一下。走廊上開了一個狹洞，裏面全是黑的。

『天啊！』我驚呼，周蒙笑了起來。

『奇妙，是吧！我告訴妳，胡堡應有盡有。我懷疑胡家上代把最好的葡萄酒放在這裏，使下人們拿不到。……小心點，這裏沒有光亮了。我帶了一支電筒，妳先拿着，我把後面的門關上，別那麼驚慌！』

『它會不會把我們關在裏面，直到變成白骨。』

『早上就可以出去了。來，電筒，我先走。』

第二進的階梯比上一層還要斜陡，而且是由岩石中雕鑿出來的。階梯下的粗石道仍然往下斜行。周蒙走在前面替我照着路。牆上到處都有點潮濕的印跡，氣味比方才更清新，顯然有點鹹味，穴洞像貝殼一樣傳出空洞的響聲。

黃色的電筒光在周蒙臉上投下强烈的光影，當他轉身引導着我時，還是一個全然陌生的臉孔。他的影子扭曲地投射在粗糙的石牆上。

『還很遠嗎？』我自己的聲音也顯得生分，像在回響亘室中的低語。

『轉個彎，』周蒙說，『再走五六步——哦，監視的人在那裏。』

電筒光口照亮一張上望的臉，一支鎗管閃着藍光。

『阿杜？是周蒙。我帶露西小姐一起來。他好嗎？』

『好多了。他醒了。』

阿杜身後掛着一張粗麻似的簾子。後面透來柔和的微光。阿杜替我拉開門簾。我走進山穴。

這是個很大的洞窟。拱形的上頂隱沒在暗影中，上面懸着些冰柱般的石鐘乳。牆上粉刷了六呎高，牆邊排着櫥架木箱和漂亮的酒桶。其中有一個豎起來作爲桌子，上面擺着個古代葡萄牙國的燈盞，也許是借自樓上博物館，它發出柔和桔色與可愛的銅亮。中央擺了個石蠟暖爐，上面燉個咖啡壺。暗中什麼地方在滴水——大概是鐘乳上的水滴在石凹中，它像是水龍頭上漏水的聲音。香烟，咖啡和石蠟的微香使空氣中充滿愉快的氣息。

受傷的孩子躺在山洞遠端的床上。床像是用一塊彈簧墊堆起來的，上面鋪着毛毯，羽毛枕頭。脚下墊高起來以免使腿傷痛。

史比洛穿着周爵士的藍底紅點睡衣，看上去相當舒適，而且並無病容。他靠在枕頭上喝咖啡。

他由枕上望着我，有點感到驚訝，他問了周蒙一聲，周蒙用英語說：

『那是胡太太的妹妹。她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她要來幫助我們，我要她一起來聽你的話。』

史比洛穩定地望了我一下，眼光中毫無歡迎之意，黑眼睛酷肖他妹妹。他有濃密的鬈髮，壯碩的身體，

肩頸的肌肉有力；但是他身上已失去健康與陽光和幸福的容顏。他蒼白年青而無助。

周蒙拉過個箱子讓我坐下。『你好嗎？』他問孩子，『還痛嗎？』

『不，』史比洛說。顯然這不是眞話，可是他口氣中沒有勇敢的意味。只是因爲人不願示弱，痛苦便是示弱。

『他睡過一覺，』阿杜說。

『好。』周蒙半坐在放燈的酒桶上。他的巨大影子投在牆上。他望了男孩一兩分鐘，又坦率地說：

『如果你覺得好點，我希望你把經過情形告訴我們。這次請儘量詳細。』

『儘量什麼？』

『把你所記得的全部說出來，』周蒙說。阿杜在床頭又用希臘話說了些什麼。

『好。』史比洛喝乾咖啡，把杯子交給阿杜。阿杜默默接過杯子放開，又像一隻貓一樣坐在床頭地下，遠離受傷的脚。他由口袋中拿出周蒙給他的兩隻香烟，含在嘴上點着後，遞一支給史比洛。史比洛一聲不響地接過，不過他並無對我敵意的表現。顯然這兩個青年已經熟悉得無需用語言來互達心意。

史比洛又不含深意地望了我一眼；他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周 蒙身上，好像周蒙正在判斷審定他。周蒙靜靜地聽着，他的影子在洞內上下晃動。

男孩說得很慢，面上的倦容加深。我現在已經記不得他所用的是什麼言語，他的英語是否流利，又是阿杜還是周蒙替我翻譯的；不管如何，這故事永遠生動地繚繞在黑山窟、燈光、香烟氣味，兩個孩子和周蒙睡袍的氣氛之中。

我以爲這場景還加上了許多因素：奇怪的場所，自己的疲倦，最近與周蒙的遇合，它雖然眞實，但是只是夢一樣的眞實而已。在這個夢中，我發現自己已認定馬高夫有罪，我只等待要聽他到底是如何着手的。也許在黎明曙光中，事物會染上不同的顏色；此刻似乎任何說詞全可能是眞的；甚至於老人認爲此地是普洛斯帕羅的洞窟，在這個地方拿坡里的貴族聽着早已淹死的大公說故事，正如我此刻在聽史比洛的故事一樣。

他說，當夜他出海時，並沒有感到一點異常之處。唯一令他不解的是天空多雲，而且氣象報告說黎明時可能會有風暴。他把這點對馬高夫說，可是馬高夫說天立刻會晴，他們把船拉出去，午夜之前便駛行了。正如史比洛所預料的，雲層轉黑轉濃。不過他沒對馬高夫說什麼，他一直在艙房裏準備他的攝影器械。

『他和平常一樣嗎？』

史比洛皺眉想了一會。『我不敢說，』他終於答。『他很安靜，當我對他提起天氣時，他似乎有點兇暴，但是整天他都一樣。我以爲他還在生我的氣，因爲早上我去船屋檢查我自己的機器。所以我沒對他說話，也不去想它。他給我錢，如此而已。』

『好，』周蒙慢慢說，『再說下去。你在海峽裏，夜色很黑。』

史比洛吸了一口烟，因爲腿痛，不便地把烟灰彈在地上。阿杜把空咖啡杯下的碟子放到他手邊。

『我發現我們已走了半程，』史比洛說，『在高羅拉和大陸之間的海峽裏。我們正近白洛羣島，這時海上起了白泡沫的風暴。我問馬先生是否要在小島灣裏避一避風，等天氣好轉。風雲中仍然有些露出星星的空隙。但是他說不，要我再過海去。我們又走了有兩哩來遠。那時他由艙中出來，叫我去煮點咖啡。』男孩望

了周蒙一眼。『照相機放在桌上，我不以爲他在看攝影機，因爲艙裏很暗，只有一盞不亮的風燈，當時我沒有想到那些事，因爲我們常常在暗夜中攝影。可是當我後來躺在床上沒事好做時，不由想起……我覺得當時的事很奇怪。我們在暗夜中去拍照，他對我說謊關於攝影機的事，以及以後發生的事更令人奇怪。』

阿杜笑道，『我知道，引擎壞了。更奇怪的是你當天早上才檢查過，我的小天才？』

史比洛第一次笑起來。說了些他們沒替我翻譯的希臘話。『如果有那種事，』他簡單地說，『那才眞奇怪。』

『但是你對我說過——』

『我告訴你引擎停了。我沒說它壞了。機器根本沒毛病。』

周蒙動了動。『眞的嗎？』

男孩點點頭。『任何懂得機器的人都會知道它沒壞。甚至於你，』——對阿杜看了一眼——『你也會知道，我的小美人。』他又笑起來，『來，要打你打吧。』

『先記着，』阿杜說。

史比洛轉向周蒙。『不，機器很好。聽着，我聽見它停了，然後馬先生叫我。我把頭探到門外叫道我就去看——引擎索正在艙房樓梯下面，你知道。可是他說，「它不在，史比洛，我想螺絲釘出了毛病。你可以來一下嗎？」我走到船尾去，他正站在那裏。他說，「小心點，孩子，船有點搖幌。來，我替你拿電筒，」然後我彎腰看軸是不是鬆了。船在搖，欄杆濕的，但是我抓得很緊。我應該絕對安全。』

他停下來，在床上移下身體。他似乎感到腿痛。阿杜起來到一個放着兩個空杯的桶邊去。他倒些黑色的

酒，端了一杯給男孩，又疑問地望着周蒙，周蒙搖搖頭。阿杜又回到床邊。

『事情發生得很快。船急跳一下，似乎馬先生轉向逆風太快了點。我倒在欄杆上，但是還是很安全。因爲我的手握得很緊。這時什麼東西打了我的後腦一下。它沒有把我打昏，當我想轉彎抬手時，船又急跳了一下，我還沒弄清是什麼一回事，已經跌倒在地上。我想抓住欄杆，但它太溜。什麼東西打到我的手——這個地方——我只好放開手。然後我到了水裏。我浮起來時，船還在旁邊，我看見馬先生站在船尾，在暗中找我，我喊叫——但是叫不大聲，你們知道，我滿嘴全是水，而且要掙扎換氣。不過他一定聽見我。』

他望了周蒙一眼，眼光中生動而有恨意。

『即使他沒有聽見，他也看見我了。他打亮電筒，照在我身上。』

『是嗎？』周蒙問。他聲音沒有表情，可是我感到地下室中有股冷風。阿杜也感覺到了。他眼睛瞥視了周蒙一眼又轉回史比洛身上。

『我並不怕，你知道，』史比洛說，『我並不怕他。我本來以爲不是他打我，而是什麼意外。不，我並不怕。我是個游泳好手，船引擎停了，會向我漂游過來，而且他還看見了我。他立刻會把我拉上去。我喊叫向船游過去。我看見他手上拿着引擎搬手，可是我仍然沒想到它是幹什麼用的。當我到船邊時，他彎腰猛擊下來。船正在猛搖，他必須一手扶着欄杆，所以電筒光照射不準。我看見他打下來，連忙潛下水，可是他打到我的手。我想他也知道打中了我，可是他看不見，因爲電筒暗了，一陣大浪把我沖開去。我看見電筒又亮了，但是我默不出聲，讓我自己漂浮在黑暗中。然後我聽見引擎聲又響了。』他乾了酒，望着周蒙。『他尋找了一會，但是水流迅速帶走我，波浪又隱藏了我。他轉開船頭，把我留在海上。』

一陣沉默。大家都不動。在我說來，夢境猶未消失。山洞裏似乎更暗，回蕩着海的聲音，汽船的低吼，夜風下波浪的呻吟。

『聖者在保祐你，』阿杜以帶着激情的聲音說。山洞中又溫暖了。

史比洛把空杯交給阿杜，把床單拉好一下，點點頭。『是的，情形便是這樣。你還要聽另外一段嗎，周先生？你知道經過情形。』

『我希望露西小姐也聽聽。來，簡單一點。你累了，而且太晚了。』

故事其他部分已可大致猜想得到。

兇手運氣欠佳，當夜的風把水流急速地吹向阿爾巴尼亞。史比洛是個游泳好手，而且愛琴海的鹽份較高，不過如果他沒有掉下海，倒眞會喪了命。水流，浮力，加上他的堅強意志使他在黎明之前便到了岸上。到海岸時他已精疲力竭。他自己還沒發現已近陸地，直到一波大浪把他沖到兇惡的岸石上，他使勁地拉着石頭，用了很大力氣才向石坡上爬去。

到這裏時運又轉變了。聖者送他上了岸便忽然把他拋棄在異國了。他摔在一個尖石上，斷了一腿，便昏過去了。

他記不得是怎麼被人發現的——是一個老牧人找到他的。史比洛醒來時，發現置身於牧人屋中一個粗糙而溫暖的鋪上。脚已經被老人綁了起來。老婦給他一杯安眠的湯。他第二次醒來時，痛苦減輕許多，他才能想起往事……

『其他的你們全知道了，』他忽然打個呵欠，躺了下去。

『是，我們知道了。』周蒙站了起來，『好，你再睡一會。早上——哦，還有三小時了！——我把你帶走。你別問我，我再想辦法。我要你去醫治脚，然後把你的故事告訴當局。』

男孩向上快望一眼，疲倦困惑變而爲憂愁。『當局？警察？你說你要控告馬先生把我淹死！單憑我的話？他們會笑你。』

『那不是控告馬先生把你扔下海，而是要問爲什麼？這件事應該加以調查，史比洛。你一定得相信我。你必須在床上好好再想想……你想想看他爲什麼要這樣做？你到底想不想得到？那自然不是機器的事。』

『當然不是。』

『有什麼別的事嗎？』

『沒有。我想過。當然想過。』

『那麼我們再回到出海的那早上。那天一切都很正常，沒有一點點別的事。普通你是一個人修配機器的嗎？』

『不，不過我以前也一個人檢查過。』史比洛動了動他的傷腿。

『你總得先問過他？』

『當然。』

『這次你沒告訴他。爲什麼你不告訴他就去工作呢？』

『因爲他說他想出去，叫我把機器檢查一下。我本來想在那天早餐後去。但是我起來得很早，我游泳過後便直接去工作。我知道他把鑰匙放在什麼地方，所以我進去在走廊上煮了些咖啡，開了大門工作。那天早

上很晴朗，夏天快到，讓人覺得很愉快。我工作得很順利。馬先生用過早飯後下來，我已經快好了。我以爲他會高興，但是他非常生氣，問我是怎麼進來的，我不願告訴他我知道他藏鑰匙的地方，只說大門沒上鎖，他相信了我的話。他仍然很生氣，說他要換個鎖。這時我也生氣起來，問他是否把我看做一個賊，要他數數放在走廊上皮包裏的鈔票。他以爲我碰過它，我十分生氣！』史比洛得意地說，『我說我會替他把鎖修好，以後再也不到他家裏去。這時他連忙向我道歉，說事情算了。』

周蒙皺眉地問。『他這時要你當夜出海的嗎？』

『我想想看……是，一定是的，他以前說不要我陪他去，但是他現在改了主意……我想他難爲情才那麼說的。『他又加上一句，』能多賺點錢總是不錯的。』

『顯然他是要帶你去把你除掉。他大概以爲你看見什麼你不該看的事……不是船裏面，就是船屋裏。來，再努力想想看。船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船屋呢？或且馬先生所說過的話……或且是他帶的什麼東西？』

『不。』孩子疲倦地强調說，『我想過，沒有。』

『皮夾。你說他的皮夾掉在那裏。你在那裏看見的？』

『就在走廊爐邊。它掉下去，他沒有注意，我把它放在桌子上。』

『裏面有什麼文件？錢嗎？』

『我怎麼知道？』史比洛像隻大鷄般說，但是在周蒙眼光下，又笑着道，『哦，我看了一下，皮包很小。裏面有錢，可是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看見紙面上。那不是希臘錢，他以爲那對我有什麼用？即使一百萬，

我也不會拿！你明白，周先生！』

『當然我知道。後來他有沒有讓你一個人留在船屋裏？』

『沒有。做完之後，他叫我去他房裏幫助一些相片的事。我在那邊做了一整天。他打電話到胡氏別墅去告訴我母親，當夜我不回去了。』

『事實上，他這天不讓你看見任何人。你可曾懷疑他出海有沒有做些什麼不法的事？』

『不——那有什麼關係？我不願告訴警察。』他眼睛上望。『反正又不是他一個人。』

周蒙點點頭。『好，史比洛，我不打擾你了。阿杜，我把你鎖在這裏，我要送露西小姐回去。半小時內回來。你帶了鎗嗎？』

『帶了。』

『還有這個。』史比洛由他枕頭下拿出一把十分銳利的小刀。

『好，』周蒙高興地說。『來，你睡吧，我立刻會把你送走。』他彎身拍拍孩子的肩膀。『一切會很順利的。』

阿杜跟我們走到門口。

『周爵士呢？』他輕聲問。

『我會注意他，』周蒙說。『他睡得很熟，你可以相信。他沒有危險，你也放心地睡一下。我回來會在廚房。有事你到上面門上來叫我。晚安。』

『晚安，阿杜，』我說。

『晚安。』阿杜又對我笑笑，然後把洞口的門簾放下，讓我和周蒙在暗中走向甬道。

他打亮電筒，我們走上石階。粗糙的牆壁，彎曲的走廊，階梯，都在疲乏的夢中游過，但是我頭腦中有一角還在想着方才他們所說的話。

『妳知道我爲什麼要在送他去雅典之前把他藏起來？並不是說他情勢危險，而是這樣才有機會找出眞相，而不讓馬高夫有所懷疑。顯然那件事很大——我自己已經想到由何處下手。』

『船？』

『不然就是船屋。他的計劃與船有關，這事他用照相的外衣掩護起來。如果妳和我一樣相信史比洛的話，我覺得他那天上午的爭吵便是個小線索……而且我認爲這和卓揚尼的死有關。我正在想這件事。揚尼帶來史比洛信息時，我們曾經談了些，我也對他表示何以不要通知馬高夫。揚尼曾經說曾經看見馬高夫的船在奇特的時間到奇特的地方去，他還以爲他做的什麼壞事，當我提起相片時，他聳聳肩表示不齒。這也不算什麼。我猜他是突然被後面的人所打擊，然後被送到他自己船上，馬高夫的小划子拴在上面，到外海後，他的頭被擊在船桅上，然後被扔下海。然後馬高夫把船桁解開，把一瓶烏酒倒掉，讓船浮游海上，自己回到岸上。是，很可能是這樣。他不會把船帶得太遠，因爲他要划回來。波浪把屍體沖上岸來，他的目的達到了。我們的馬高夫眞是個狠人……自然，他的賭注一定也很高。是，我希望能知道那是什麼。』

我恐懼地說，『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你今天晚上不能去，你不能那麼笨！』

他笑了起來。『當然，我愛！當我和馬高夫討論生死問題之前，我必先得把史比洛送到安全的地方。射海豚的也一定是他，對不對？』他注意到我的驚訝。『還會是誰？其中只有一個理由，那是妳說的；怕話傳出去吸引許多觀光客來參觀。馬高夫第一次看見妳，他還以爲妳也是個陌生人，到他要保守秘密的地方。像揚尼和史比洛一樣。』

『但是……美麗的圖畫，它們可眞美，周蒙！他既然照出來，總不會又把它毀掉！他一定喜歡它！』

他的笑容有惡意，『還有史比洛？』我既不作聲。『好，到了，我先把酒架拉後。』

『你要我做什麼？』

『一些安全而輕易的事。替我掩護送史比洛回雅典。』

『當然，假如可以做得到的話。怎麼樣？』

『明天在我需要的時間內使馬高夫離開港灣。飛機比較快，但是我不能讓全島人都知道。所以我只好用我的車子帶他走，把他藏在地氈或什麼東西下面。用伊奇門斯蒂沙。』

『用什麼？』

『輪船。我駛車到加尼娜，再乘去雅典的飛機。那表示我們不能在一天內來回，但是我儘量在明天趕回來。我下午再打電話告訴妳我們乘那班輪渡。最後一班是十點三刻，那時天已暗黑，我想他不會在那裏。如果可能我希望搭早一班，那是五點十五分。所以妳能不能和他一起用茶，把他拖到六點，使我有時間開車下去……』

『和他喝茶會使我食不下嚥，可是我儘量做，』我說。

我們已回到厨房。這裏的光亮與溫暖舒適及食物香味圍繞着我們像一個眞實而遙遠世界的追憶，它是超越過夢境的光明與安全。他把我們身後的門關上，我又聽見上鎖的聲音。

『妳該回去了。上樓去把東西拿下來，我先去看我父親是否已經睡着了。』

『希望飛麗也睡了，否則天知道我又要編些什麼故事給她聽！』我盯着他看。『我不相信。你說呢？我知道這是眞的，可是我不能相信。在早上的日光中，它顯得更不可能。』

『我知道。現在先別去想它。這個晚上妳實在够受了，睡一覺就會好。』

『我的錶停了。哦，天，大概被水浸壞了。幾點了，周蒙？』

他望一下手錶。『我的也是見鬼。這次海水浴對我們兩個人全沒好處，是吧？』

我笑起來。『可以說得稍爲好聽點吧，周先生？』

他伸手把我拉過去，『還不如做得好一點，』他說了果然實行了。

第十三章

『你們在此鼾睡的時候，
小心謹愼的陰謀
正在大膽進行。』

——第二幕·第一景

這天我睡到很晚。我記得第一件事是聽見拉起百葉窗，然後陽光忽然越過枕頭照在我眼睛上。

飛麗的聲音說，『不早了。』

當我在熟睡中喃喃說些什麼時，她又說，『馬高夫打過電話給妳。』

『哦，』我對着陽光揉揉眼睛。『打電話給我，他有什麼事——妳是說馬高夫？』一陣回憶令我清醒過來，我看見枕頭上方她那驚詫的眼光，它使我立刻自制下來。

『我在做夢，』我揉着眼睛說。『幾點了？』

『中午了，孩子。』

『老天！他打電話來做什麼？』

『哦，看妳是否平安回來了。』

『他以爲周蒙會陷害我嗎？』

太晚了，我聽見自己聲音中的嚴峻，我姐姐奇詫地望着我，但是她只說，『我把妳吵醒了。不要緊，我帶了些咖啡來。這裏。』

『謝謝……天啊，我一定睡得像個死人……妳的戒指在梳妝臺上，哦，妳已經拿了。』

『當然。我兩個多鐘頭前就來過，我不敢吵醒妳。』她把手轉向陽光，鑽石閃爍發光。『謝上帝！我眞感謝妳，露西，上天保祐妳，妳什麽時候回來的？』

『我也不知道，』我老實說，『我的錶停了，大概是進了水，不然就是我忘了上發條。總是天快亮了，』我笑道。『出了些別的事。馬高夫告訴過妳沒有？』

『我還沒聽淸楚，海豚上了岸，妳和周蒙把牠弄下海。我實在不相信，到底是怎麽回事？』

『差不多。』我簡單地把救海豚以及後來馬高夫到海灘上的經過情形告訴她。『妳會發現妳的尼龍袋已經破壞，現在在浴室裏。我非常抱歉，但是我找不到別的。』

『天！那個舊東西！早就沒有用了！』

『還好。妳昨天晚上好像把它說成很重要。』

她走進浴室之前望了我一眼。『我昨天晚上急昏了頭，妳知道。』

『哦，』我端起她放在床邊的咖啡壺，又替自己再倒一杯。

她用拇指和食指提着小袋由浴室出來。『全毀了，啊？妳知道我的唇膏的下落嗎？』

『上帝，那又是紀念品？』

『那是金的。』

我喝一口咖啡。『在周良葛爵士的化裝袍口袋裏。我忘了，十分抱歉。妳也可以說我昨天晚上急昏了頭。』

『周良葛衣袋裏？越來越妙了！怎麽回事？』她坐在床沿。『我本來想坐着等妳回來，但是那鬼丸使我睜不開眼睛。馬高夫打電話來我才放了心。說下去，怎麽回事。』

『沒什麽事，我們都濕透了。我只好到胡堡去烤乾，他們給我咖啡，我洗了個澡……飛麗，那浴室！妳簡直不會相信——哦，對不起，那是胡家祖先的。那麽妳知道那浴室了？』

『有兩間，』飛麗說，『別忘了那裏有二十間臥室。我知道。大浴缸？』

『妳倒說得很平常。我不知道，我沒過過那種生活水準。』

『水邊嗎？』

『滾邊。』

『是嗎？那麽他們一定想了辦法。以前從來不熱，我似乎記得有個水龍頭是海水，那是由洞穴裡打上來的。胡堡下面有山洞。』

『是嗎？』

『他們以前用來藏酒的。』

『哦？多有意思！』

『只是時常有小蝦爬進去，有一次還有隻小烏賊。』

『一定是的。』

『利諸設法停止它，據說它有益於健康，但是有限制。』

『我相信，』我說，『酒中小蝦也是其中之一。』

『酒中小蝦，妳在說什麼？』

我放下空杯子。『我也不清楚。我想那是酒窖。』

『海水浴，傻瓜！利諸把它塞住了，哦，妳是在笑話我。好，再說下去。妳洗個澡，我還不懂妳那裏來的熱水。他們沒辦法把爐灶修好。以前一天要燒一噸煤，而且每天生火需要三個奴隸。』

『阿杜和史比洛造了個熱水器。』

『親愛的天，』飛麗高興地說，『可以用嗎？』

『我對妳說過，十分燙。而且熱水管烤我的衣服。隔壁臥室確還有個電爐。我烤衣服時穿上周爵士的長袍——所以把妳的化裝品放在衣袋裏。在廚房喝了咖啡吃了火腿鷄蛋，周蒙把我連鑽戒送回來，歷險至此結束。』我躺着對她笑笑，『事實上倒蠻好玩的。』

『不錯！周蒙有禮貌嗎？』

『哦，是，十分有禮。』

『他去幫助妳，我倒有點奇怪。我以爲是他想把海豚除掉。』

『應該不會是他。我相信也不是他父親。可能是本地孩子在開玩笑。』我坐起拉開被單。『我該起床了。』

我姐姐望下手錶，驚呼一聲站起來。『哦，老天，我不跑來不及了。』

『妳去那裏？』

『做頭髮，還要買點東西，看樣子只好在城裏吃午飯了。我早想來叫醒妳，問妳是否也想去，但是妳好像非常疲倦。……如果妳留在家，廚房裏有冷肉水果，假如妳願意去更好。行不行？我要在二十分鐘以內出發。』

我遲疑了。『馬高夫有沒有要我打電話給他？』

『哦，對，我忘了。他等着要聽見妳親口講述昨天晚上的經過，我對他說要出去午餐，可是他好像要請妳吃中飯。』她手扶着門停了一下。『電話來了，大概是他。要我對他怎麼說？』

我拿起袜子坐在床沿開始穿上。這個動作可以遮蓋迅速的思想。

馬高夫顯然想知道昨天晚上在胡堡發生的事——周良葛爵士對我們說些什麼，以及周蒙的反應。如果我可以拖延他到明天，我便可以利用他這點好奇心，讓周蒙好進行他的工作。

我說，『說我在浴室，不能去接電話，告訴他我要陪妳出去，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回來，我會打電話給他……他打給我。今天晚上。』

飛麗揚起眉毛。『很難找，啊？好。那麼妳陪我去嗎？』

『不，我來不及。我再休息一下，過一會到海邊去。』

『好，』我姐姐馴良地說，然後去接電話。

我無意到海灘上去，我怕被馬高夫看見。不過我想去胡堡看周蒙和史比洛是否已經安全離去。我不敢打電話，怕周爵士早上不願和我談話。我又希望能在花園找到阿杜。

我草草吃了冷飯便告訴米蘭達說我下午要到海灘上去，再回房去拿東西。

我出去時米蘭達正在廳裏等我，她手上拿個小包。

『給我的？』我說。『什麼東西？』

『阿杜剛送來的。是妳昨天晚上忘了拿走的東西。』

我接過來。由紙包外我摸得出那是飛麗的口紅和粉盒。『哦，他眞好。我正想過去拿。他還在嗎？』

『不，小姐，他不肯留下。叫我告訴妳一切很好。』

她口音中有點奇詫的意味。我這時才注意到她的眼睛多麼光亮，以及她臉上微微紅意。我不知道是否阿杜給了她一些暗示。

『我很高興。他告訴了妳我們昨夜的事嗎？』

『海豚？是，他對我說過。一定很奇怪。』她的希臘頭腦一定感到居然會有人爲這種事而麻煩。『可是妳的外套，露西小姐！我不知道它還能不能復原。』

我笑了，『它髒得一塌糊塗了，對吧？妳一定懷疑我做了什麼事。』

『我知道妳掉在海裏，因爲妳的衣服……還有浴室，啊！啊！我把衣服洗了，可是外套大概要送去洗衣店。』

『哦，是，妳不用麻煩了。謝謝妳，米蘭達。哦，米蘭達，下次看見阿杜時替我謝謝他。』

『是。』

『好，』我愉快地說，『昨天晚上周爵士不大舒服，我眞替他擔心。』

她點點頭。『早上就會好的。』

我望了她一下，知道她完全瞭解我的語意。但是在希臘人心中，如果一個男人喝酒醉，根本不關別人的事。他的女人也只好無言地接受。在這裏，生命便是如此簡單。

『我很高興，』我說完走向松林。

我走到房屋視線以外的地方時，我離開小路，攀向森林高處，那裏的樹比較稀疏，山頂上只有少少幾棵松樹。我把毛毯舖在地上蔭影中躺下去。地上蓋滿松針，四處有些常春藤的心形葉子和些暗紅的美麗蘭花以及白色的百合。胡堡隱藏在它的樹林裏。由這個高度，我可以看見南方岬角上的羅莎別墅屋頂。我也看得見下方的胡家。閃光的海洋彼岸是伊壁魯斯山。白雪已快溶盡，但是再向北方去的阿爾巴尼亞羣山仍是皓皓銀冠。在它下面是史比洛着陸的岩石，而周蒙在港警鎗礮下把他救回來。

我帶了本書來可是無法閱讀，不久我看見我預期的事；馬高夫顯然有所爲地繞着岬角走過來。他沒走下海灣去，只是站在那裏，像是要在海灘或海上找到什麼人。他等了一下，我以爲他打算越過沙灘到胡家去，可是他沒有。他徘徊了一會，又轉身回頭而去。

過一會，我又看見一道白色的閃光，那是樹梢和海面交界的地方。過一會一艘帆船由遠處悠悠而出，繞個圈子向海上而去。

我躺在地上支着頭望着它。

它有點像幾年前利諾借給我渡個暑假的船。它是有力的單捲帆船，三十呎長，百慕達式，有個可以放下的桅桿。也許這是用來行駛於運河與穿過低橋樑的。我相信它昨夜不是停在海灣中，而是在船屋中。這個船

屋能容納得下四十尺高的桅桿一定十分寬大。船身灰色，上面有條白線。它是可愛的船，如果在其他時刻我會夢幻般地欣賞它的美麗與線條，今天我却只在思索它的速度——我猜約在七八海哩左右——並且瞇着眼望着掌舵處的馬高夫黑影。

灰色船邊激起白色海水；她美麗地轉向我與太陽之間，迎着日光我只看得見它有如一個有翅的形影，向南方的孔鎮而去。

『露西？』電話說。

『是，喂。你聲音很小。』

『收到阿杜的口信了嗎？』

『是。我以為你平安地離開了。好嗎？』

『好，不過有點令人洩氣。妳怎麼樣？』

『我很好，謝謝你。這裏很好，別擔心。』

『啊，』停了一歇。雖然我知道屋裏沒有別人，也不禁轉頭回望一下。周蒙遙遠的聲音又在我耳邊。『妳知道我過來和我朋友討論的劇本嗎？我們談了一下午，但仍不感興趣，他說太荒唐。我不知道還能不能勸他想點辦法。』

『嗯，』我說，『這邊沒問題。我姐姐出去了，另外一條線的人也開航出去了；有一會了。還沒回來。我一直在注意。你可以大膽地說。』

『嗯，我不知道孔鎮接線生的英語如何，』周蒙說，『但是不管用什麼話講都不是好消息。我們一下午和警察在一起，他們有禮地聽，但是不把它當作一回事——沒有可靠證據，他是不肯採取行動的。』

『如果他被監視——』

『他們認為不值得。一般看法只是認為又是一樁不法走私而已，不值得花錢去加以調查。』

『那麼他們不信男孩的話？』

他猶疑了下。『我也不知道，我看他們多半不相信。他們認為他有所誤會，而贊成意外的見解。』

『一個乾淨俐落而省得麻煩的判決，』我冷漠地說。『卓的死也是意外。』

『他們有這個看法。他們對我昨天晚上的行動感到憤怒。希阿邊境永遠像個延時炸彈。他們承認和米羅接觸不能藉助警方，而他們認為我不敢把有關卓的證據隱瞞起來。他們不準備聽信我的話，特別是沒有顯著的動機。』

『走私呢？』

『那不至於引向謀殺。我們知道，我們這邊對這事並不十分重視。』

『哦。』

『他們認為兩件事都是意外。見鬼，我們沒有一點證據。我不知道到底還會發生什麼事。』

『你能把——孩子帶回來嗎？』

『我也不知道。就醫院立場來說，好了。但是對他是否安全……如果有人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如果我不是那麼瞭解男孩，如果不是由卓的死，我會與警方持同一態度。妳昨夜也說簡直不可信。可是我心中知

道那是眞的……啊，好了。我今晚還要和他們談談。還有明天。我們總可以有點結果。』

『你什麼時候回來？』

『明天。我盡早回來。』

『好。我相信我可以控制那件事。你不會遇到他。』

『好，我可以放心了。』我聽見他笑起來。『簡單嗎？』

『非常簡單。我不知道誰是蜘蛛誰是蒼蠅。』

『好，小心點。』

『別怕，他由我身上探不出什麼。我在舞臺上是個壞演員，但是在臺下却不然。』

他又笑起來。『這不是我的意思。』

『我知道，好，我會小心。』

『你自己也要小心。』

我聽見他吸了一口氣，『我感到好過了些。我來對付這些過於敏感的警察。我該走了，小心點。』

我們掛下電話，我望着門外的草地。默默地呆了一會。

忽然電話在我手中響了起來，使我嚇了一跳。我坐下拿起電話筒。

『喂？』我說，『哦，馬高夫。是，是露西。孔鎮，是嗎？不，我剛回來。我正在等你的電話……』

第十四章

『三個鐘頭以內他是不會出來的。』

——第三幕·第一景

第二天剛用過午飯他就來了。他建議和他一起午餐，而且他相當巴結地要我作陪。我知道他只要在我身上打聽消息，我不知道我能絆住他多久時間。我同意他的午餐而且說我願意午後與他駕車出遊。

我甚至於向他提議旅程。北邊的路只可以通行一輛車子，所以我不能建議馬高夫走這條路，我們必須走南邊的路，而這條路正是周蒙與史比洛可以駛回來的。不過這邊有一條路通向西岸的名勝巴萊卡特莎，我本來就想去參觀那個地方。我早已經在地圖上看過那個地方，但是我知道那裏全是山路，所以我不肯開飛麗的小車子去。我對馬高夫說我自己沒有自信駕車，但是要飛麗駕車等於自殺。如果馬高夫願意駕駛，如果他的車子可以爬山路……

他高興地笑起來，說願意帶我走任何山路，是，他的車子決無問題……

誠然。那是輛黑色XK-150，鈍鼻，有力，在狹路上有如嬉水的海豹。它像蜜蜂般在胡堡路上馳行，然後轉過瑪麗小屋的地方。

瑪麗正在外面，她拿個長棒在一個銹桶中攪拌，像是在調鷄食。當她聽見車聲時，把長棒抱在胸前，鷄羣擁到她脚邊爭食。馬高夫放慢速度轉到大路上，擧手打個招呼，她以尊敬的面容回禮，她的臉色正如數週

前我看見她時一樣。我也看見早先米蘭達帶她到客廳時的同樣神情，好像這兩個女人對史比洛的偓主十分感激。

車子轉彎時，我急看他一眼。喇叭聲使瑪麗的鷄羣四散飛起。我不知道下午我準備看些什麽——長角的妖怪——但是他氣態如前，他以嫺熟的態度駕着車子。

我心中想，據說這個人把一個孩子像星魚樣推下船去，然後駛開，等他淹死……

他一定覺察到我在看他，因爲他望着我笑了笑，我也無邪地對他還了一笑。不管周蒙和史比洛的故事，我還是不能相信。問題正如我對周蒙所說的，白天似乎不可能有這種事。

這樣更好。如果我在以後數小時要和他在一起，那麽我可以摒棄一切雜念，忘去地下室的一切和史比洛。自然最不容易忘却的是周蒙部分。當我像馬高夫與飛麗一般以平淡的口氣稱他『周先生』時，心中感到一陣强烈而秘密的愉悅。有一次當我提到他名字時，不禁低頭下來，這時我看見我手上的擦傷痕。背脊骨上興起的狂喜令我自己吃驚。我立刻用另一隻手掩遮住它，有如那是他的手而非我的。我側望車外，說了些關於風景的無聊話。

這是條十分美麗的道路。我們左邊是海洋，光滑而蔚藍，一點遠帆幾乎消失在熱氣之中。右邊是一崗嶺果花與洋蘇木，它們脚邊是遍野的黃色紫色白色野花。兩個穿着褪色紅格子衣服的姑娘赤足在望着我們過去，其中一個抱着一束桔花，就像英國孩子牽一個汽球一樣。

前面的路很直，XK-150 以相當速度向前衝去。我的精神好了起來。事情好像簡單許多，我沒有理由不鬆懈下來享受一番。我靠在椅背談天；風景，昨天飛麗在孔島遇見的人，利諾回來渡復活節的可能性……

我們又駛過一條叉路。

我猛然坐了起來，『就是那條路，對不對？我相信路牌上寫的是巴萊卡特莎。』

『哦，是的。對不起，我忘了告訴妳，我今天不能帶妳到那裏去。路太遠了，我們沒有時間。我們過一天再去，時間隨妳選，等那天時間充足無需趕早回去時。』

『我們必須早回去嗎？』

我沒多加思索便以不快的口音問。我看見他臉上浮起一點驚詫之色。

『我想是。我今晚要出去。我沒說我們不行，但是在這麽短時間內走一趟太不值得，那是個可愛的地方，很值得一看。而且到那裏去不吃一頓更加可惜；海灘上有個餐館，那裏有活龍蝦隨妳挑選。』他笑着望我一眼。『也許妳不感興趣，不過味道非常鮮美。我一定下次帶妳去。』

『我不——哦，好極了。』

我們又穿過一個小村莊，窄街兩邊全是房屋，還有個紅頂的白色教堂。引擎聲在牆壁間轟隆回響。最後當我們自一羣孩童，一隻驢和一頭狗中穿過時，孩子們羨慕地望着我們。

『有件事情，』馬高夫愉快地說，『人無法根據氣候好壞來安排自己的計劃。』

這是你自己的想法。我心中對自己說。我雙手緊緊握着膝頭，因爲他現在急速地駕駛，如何使他離開這條道路而使他遠離孔鎮？

我高聲說，『我等待着那一天，我會吃許多龍蝦！不過我對海鮮並不十分感到興趣。我們去那裏，白利加？』白利加是孔鎮北方的地方——剛好在鎮前方轉彎。

『不，亞吉龍。』

『哦？好主意！』

我知道這是個可怕的主意。到那裏去先得穿過孔鎮——不是向海港，而是附近——這條路正是周蒙所走的路。看情形我們得到五點半才能回去，我只希望孔鎮南方也有風景看。我由手提包拿出導遊指南熱心地說，『我也打算去那裏，但是一樣的理由——飛麗對我說它在一個山頂上，而且是彎曲的路！對，在這裏：「亞吉龍別墅，為奧地利的伊莉莎白女王所建者……別墅是意大利文藝復興式的，一九〇七年由德國皇帝買下。花園公開參觀（門票一元作慈善之用）」。』

『什麼？為什麼？』

『我在飛麗書架上找到一本古書。那是我祖父的，日期是一九〇九年。非常好的一本書。上面有這個島的開首歷史。他說，「它屬於羅馬人」，然後「由維尼斯人分享」，再被「法國人佔領」，又「屬於土耳其和俄國人」。不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六三年，它「為英國人的保護地」。』

『是，』他笑起來。『好，妳花一塊錢可以參觀所有地方。我猜門票收入一定是歸於希臘政府。通常慈善事業總是由家裏開始……希望那裏有些古典的遺跡——飛麗說妳對這方面有興趣，不過我不知道除了一些神廟外還有什麼地方有。可能妳會說亞契利是亞吉龍的守護神，可能！據說有人要把它改為賭場，所以這是去參觀的最後機會了。這條路風景也很好，妳一定會羨賞！』

『你眞好，』我說。不過我不敢瞪着他看。他說話態度輕鬆愉快，自然地坐着，手扶着輪盤，太陽光斜照在他頭髮上和有雀斑的褐臂上。他穿着開領襯衫，頸上縛條黃絲巾。這是上流人的夏季制服——他穿起來

也十分合身。他鎮靜而自足，並且正常。

嗯，為什麼不呢？惡人在平常也要裝出清白的樣子。我想一個殺了兩個男孩的人，可以愉快地和另一個女孩一同出遊，而對她解釋沿途風景的可愛……

『那裏的風景眞好，』他說。『宮殿座在面海的斜削山坡樹林間。由平臺上妳可以看到阿爾巴尼亞和希臘海岸。天氣晴朗時妳可以看見對岸的希臘港埠。』

『眞美。』

『妳現在可以告訴我昨天晚上在胡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極力忍住不像兎子一樣跳起來。『什麼？哦……沒什麼，會有什麼呢？我把鑽戒帶了回去，你知道。』

『哦，妳完全瞭解我的意思。』他又斜視了我一眼。『妳看見周良葛了？』

『是，我見到了。我們上去時阿杜和他在一起。』

『是，是，那個忠實的看門狗。他會的。周爵士如何？』

『他不久就上床了，』我謹愼地說。我眼睛望着路上，在擋風玻璃上我看見他又望了我一眼。『他——很累了。』我說。

『老實說，』馬高夫說，『他像石頭一樣。』

『你怎麼知道？』這個問題坦白地說出來，而且帶有責備之意，既然他公開把球踢出來，那麼我的反應亦並非不自然了。

『算了，他們已經知道誰和他在一起了，對不對？』

『嗯——嗯，他們提起過。』我仰靠在椅背上，口音中帶點惡作劇的口氣。『周先生並不很喜歡你，高夫。』

『見鬼，他自己要灌酒和我有什麼關係？我看見他時，他已經喝了差不多了。他們以爲我應該阻止他嗎？』

『我不知道。如果我是你，我會留心周先生。』

『哦？』他嘴巴下彎。『兩把手鎗一杯咖啡，或且只是一條馬鞭？哦，也許他眞還欠我一次。』

我才明白過來。雖然我沒完全弄清楚，是他的聲調，還是他嘴角的得意之感。一種混有恐怖愉快與殘酷的神色。所有白天的疑慮全已消失。當然他是個兇手，一個天生的毀滅者。他可以利用史比洛後再殺死他，周良葛爵士對他當然算不了一回事。

我把眼光思想自旁邊的魔鬼身上拉開，集中注意着兩旁的銀色橄欖與黑色白楊。

『多美麗的路。』

『我倒希望他們把路上的坑修補一下。別打岔，露西，眞是馬鞭嗎？』

『我不會驚奇。我是說，周先生昨天晚上也辛苦了。我緊張得把他拉下去幫我救海豚，他也摔到海裏去、後來我們到他屋裏去，看見他父親喝酒醉……而且在我面前。如果他恨你，那並不足爲奇。』

『是，』他似乎一點也不在乎。『他今天到那裏去了？』

『我記得他說他要去雅典。他對阿杜說的——我沒有注意。不過你今天也許很安全。』

他笑起來。『我又能呼吸了。看那個採橄欖女郎的衣裙；深紅對碧綠。』

『你也別打岔。我想知道是怎麼回事。』

他揚起眉毛。『哦，實在沒什麼。我看見老人在海港修車房，他正在找輛便車，所以我送他回去。我很高興能有這麼個機會和他談談——平常你無法單獨和他見面，這是個不能失之交臂的機會。』

『你有什麼事要和他單獨面談？』

他微笑了。『我有些事想要知道。他比較容易接近。我和周蒙不是好朋友。那個看門狗也討厭我。我不知道是什麼理由。』

『高夫！你是說你故意把他灌醉的？』

『天啊，不！我爲什麼要呢？我又不是要向他打聽什麼秘密。既然他以前喝了幾杯沒人阻止他，我當然也沒有必要那樣做，對吧？我承認我沒有勸止他。』又是一顯即逝的笑容。一種滿足的神情而已。『那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你到底要他告訴你什麼事。』

『想知道警察的目的。』

『警察？』

他揚眉望我一眼。『別那麼驚慌。妳做了什麼事？不，只是爲什麼這島上的大小事情只會傳到周家。關於史比洛的事我也花了不少精神——但是他們認爲不干我事。我知道他們把什麼事都告訴姓周的。』

『嗯，大概因爲他們兩家有點關係。』

『他們對我也是這麼說。可是我不懂爲什麼警方的詢問只告訴他們，其實我和史比洛的死也有密切關係。』

『我同意，』我同情地說。『你一定精神上感到很緊張。』

『現在依然是的。』如果我不知道其中內情，我也可能因之感到憤慨。我發現膝上的手握得很緊，立刻把它放鬆開。

『周爵士有什麼消息嗎？史比洛的事有什麼發現？』

『他一句話都不說。我們在酒館裏喝了兩杯，我覺得他的態度有點奇怪。我起先以爲他很狡猾，不願把一些事情告訴我，後來我才發現他是要掩蓋他自己的憂傷，我覺得這老頭大概一年來沒有喝過比櫻桃酒更強的東西。』他嘴角扭曲。『我後來想，也許再推一步可以納入正軌……我自己也想喝一點——我去買烏酒，不過我發現另一種可以試試的酒。於是我買了，向老人建議到我家去，可是老人拒絕了。這次他軟化了些，堅持帶我去胡堡，並且買了杯杜松子酒招待我。可是結果正相反，他酒下肚後我更問不出道理。他滿腦子以爲我去胡堡是要聽錄音機的。』他短笑一聲。『相信我，我講的是實話。還有暴風雨。』

『哦，我相信！他又唸暴風雨了？』

『他也向妳唸過了嗎？』

我笑起來。『當我和周先生到他家裏時，他正在背誦。事實上我十分欣賞。不管他有沒有喝酒，他都唸得十分精彩。』

『他時常練習。』

這句殘酷的話說得十分輕鬆，我想這時我才眞正恨起馬高夫起來了。我記起周蒙緊張與疲倦的面容；酗醉而無神的周爵士；兩個坐在床上的孩子；瑪麗亞的感激與謙卑。到這個時候，我才爲了幫助周蒙而感慶幸；本來那是件一廂情願的事。現在我才看到另一端，這使我恍然大悟。如果馬高夫是個兇手，他當然會食其惡果。我要盡我所有的力量。我心中作了冷靜而有力的決定。

我覺得他在望着我。

『妳到他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說。『他對周蒙他們說了些什麼？』

『我在的時候他沒有說什麼。眞的，高夫！』我發現自己一副老實相。『他們猜到是你和他在一起，因爲你扔了一支煙蒂在爐裏。』

他大笑起來。『好偵探！妳過了個有趣的夜晚！他們在妳面前有沒有說什麼——我是指史比洛。』

『一點沒有。』

『卓揚尼呢？』

我轉身睜大眼睛望着他。『揚尼——哦，那個淹死的漁夫。沒有，爲什麼？』

『完全是好奇心。』

我沒開口，讓沉靜延長下去。現在我們正談入正題……顯然他還不知道警方是否接受揚尼與史比洛的『意外』，他十分焦急要探明這點。如果他無需爲他的罪行擔心，那便是他還需要一個乾淨而無人監視的場所，他先打聽周爵士，現在是我，表示他並不知道他已被懷疑，他十分需要一個綠燈信號。

我高興地仰在椅座上想，讓他多流點汗吧。我不能給他綠燈。

路彎曲地向上行，這個山坡上全是樹林，葡萄園與橄欖林，還有綠色的玉蜀黍田。

他忽然說，『我們離去後，妳有沒看見他又回去看屍體？』

『什麽？看見誰？』

『周蒙。』

『哦，是的……對不起，我正在看風景。是，我看見了。怎麽樣？』

『妳有沒有懷疑他爲什麽那樣做？』

『我沒有。我想他只是要去再看一下。』我感到一陣冷顫。『他看見什麽我們沒有看見的事？』

他聳聳肩。『沒對妳說？』

『沒有。何況，我又不怎麽認識姓周的；他們告訴我的事不會比你多。你不是說他看見卓揚尼死因有什麽特別嗎？』

『哦，不。可以說是好奇性而已。而且這是一種自然的反應。那人死在我門口——正如史比洛死在我船上——我想至少我應該知道內情，如此而已。』

『嗯，』我說，『如果有什麽關於史比洛的消息，瑪麗一定會知道，她會立刻告訴我姐姐和我。有消息我會通知你。我瞭解你的心情。』

『是。我們到了。我們看能不能用一塊錢買門票進去。』

大門開着。柱子已破銹。夏天裏的大樹懸在牆上。一個瞌睡的門房向我們要了二十塊錢才放我們入內。

房子離大門很近，座落在濃密樹林中。門還開着。我本來預期那是個博物館，一種細心保留的古蹟，可是這只是一座空房子，只是離去主人的一幢夏天別墅。門窗都沒上鎖，房裏積滿多年的灰塵與死蟲，地板已腐爛，油漆剝落，金屬上銹……這是個被棄之所，花園中許多荒草攀陳。

現在我對亞吉龍之行所記已復不多。我相信馬高夫是一個好嚮導；我記得他一直有禮而流利地談着。我一定也有合禮的反應；我壓下對他的新恨，我的態度一定流利得像綢緞。這天下午他的態度無瑕可擊。離開那蒙座的房間到平臺上是十分寬心的事。

至少外面的空氣新鮮，雖然園內荒凉頹廢，但是比房裏却更賞心悅目。平臺上舖着肝色的磚，擁擠的樹遮住了所有景緻。不過我還是看見了角落上可憎的金屬雕像與凉廊上悲哀的大理石『繆司』像。我是個標準觀光客。我在每座像前都停留一刻。你會認爲那些全是彌蓋朗基羅的傑作。三點十五……三點二十……每個繆司三分鐘，也可以拖到三點四十七分……

然後是花園，我們作次詳盡的巡視；棕櫚樹脚的莠草中有百合花，暗影中還搖幌着幾株牡丹；一座亞契利的凱旋雕像（六分鐘）和一尊將死的亞契利（四分鐘）；幾個作生死之戰的條頓戰士（一分半）。我甚至冒險走過荆棘去參觀一座海涅的坐像。我這樣做心中十分擔憂會引起馬高夫的不耐。

不過他並沒有。他決想不到和我共遊對我是一種緊張的歷程。

但是當他拉着我的手走向大門停車處時，我的骨頭像是觸了電一樣。如果我們這個時候回去，又如果馬高夫建議到孔鎮去喝茶，我們很可能會正好碰上渡船。

門口又有座雕像。一個赤足的打漁孩子坐在船的一角上對什麽微笑，而且他戴頂可怕的帽子。它和繆司

是一類的傑作，我當然停下來欣賞一番，手邊拿着我的導遊指南，而眼睛望着書上想知道這裏到孔鎭之間還有沒有什麼名勝，以拖延我的嚮導。

『妳喜歡它嗎？』馬高夫戲謔的聲音說。他摸摸孩子的臉。『妳注意到沒有，如果這不是七十年前而是七年前的作品，人們會以爲他是史比洛。非常相像，妳說呢？』

『我不認識史比洛。』

『哦，是，我忘了。那麼，米蘭達。』

『是，有一點，我覺得他很漂亮。』

『臉是熱的，』馬高夫摸着它說。我轉過身，四點半了。

他放下手。『妳一直在看錶。我想妳和飛麗一樣，到時候就想喝茶了。我們去孔鎭好嗎？』

『另一條路呢？海岸似乎十分美麗。』

『沒什麼特別。一個叫本尼茲的漁村。』

『那裏也有咖啡館嗎？換換口味一定很有趣。何不到那邊去喝茶？』

他笑起來。『咖啡與檸檬的選擇而已。那裏可能有麵包條，切成厚塊放在爐裏乾烤。我不知道誰現在還吃這種東西。我連拉也拉不斷它。好吧，上車。』

我們在本尼茲的一個面海的小旅館中用茶。這是個不能再好的地方——至少對我如此。外面有些桌子，我選了一張在海濱薄荷樹下的，對着大海坐下。我們旁邊有十幾條還沒下海的船，這些船各自漆着不同的顏色。再過去的空曠海洋上只有一點紅色的帆影。

馬高夫回頭望了一眼。『什麼事那麼有趣？』

『沒什麼，我可以這麼坐着看海洋幾個小時。你能嗎？那些船眞美麗。你的船更美。』

『妳什麼時候看見它的？』

『昨天下午。我看見你出去的。』

『哦？妳在那裏？我到海灘上去找過妳。』

『多可惜！不，我沒下去，我在山頂樹林間睡覺。』我笑着說。『我需要睡眠。』

『妳倒眞是了不起！我希望我能看見妳救海豚的情景。用鎂光燈照幾張相一定很有趣。』他攪攪淡色的茶，把檸檬片在杯沿擠壓。『我在什麼地方看過——好像是諾曼‧道格拉斯寫的——說海豚快死的時候會變顏色。如果人能看見那可是十分稀罕。』

『是。你說你今天晚上要出去嗎？』

『是。』

『我想你不能沒有水手。我倒希望陪你去。』

『妳眞勇敢。妳不怕替我做水手？』

『當然不。你說我可以嗎？你幾點出去？』

如果他眞答應下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可是他說：

『當然，不過再過幾天。不過妳錯了，我今晚不是坐船出去。我開車去看幾個朋友。』

『哦，對不起，我聽錯話了，可惜。』

他笑了。『我過幾天帶妳去——星期五？星期六？我們到卡力基湖去看看——據說那裏有個地方是奧特賽上岸投入納西加懷中的地方。那可够古典的嗎？』

『好。』

『那麽我等着這一天……看，渡船。』

『渡船？』我的聲音像是低咕。我淸淸嗓子。『什麽渡船？』

『大陸來的。她來回此地。那邊，看見沒有？看它迎着閃亮的陽光頗不容易。』他看看手錶，把椅子推後。『嗯，天晚了。哦，我們該走了吧？』

『我想上樓去一下。如果有洗手間的話。』

店主正在馬高夫手邊算賬，馬高夫對他說了，他便領我上樓，沿着走廊到了一間大浴室。室內一塵不染，而且有一排相片。也許我以前也有人躲到這裏來沉思……

我是來看導遊指南的。我打開一頁頁翻過去。字體十分小。『……米奈克拉脫之墓，日期爲公元六至七世紀……』而且它正在回去的路上。我可以勸說馬高夫，如果不去看看則今日等於虛過……

果然我成功了。但是沒人知道它在什麽地方。我們逢人便問，結果總算找到一個小丘。我們付了錢由墓地看到下面的花園，守門人歡迎我們的態度有如我們是百年來的第一個遊客。我在參觀時，馬高夫坐在牆上抽烟。這時暮靄已降，我的手錶又轉了一圈……

『六點了，』馬高夫站起來說。『哦，我希望妳在回家之前有時間和我再喝一杯。這個旅館的海景十分美。』

『很好，』我說。

第十五章

『我請你就引路罷，不要再說了。』

——第二幕・第二景

馬高夫最後送我回胡氏別墅時天色已暗。我在大門口說了再見，等車子在林間消失後，我轉身走進門去。

廚房中的燈光表示米蘭達或她母親總有一個在那裏。客廳裏沒有人，飛麗臥室門中，也沒有燈光。我立刻知道其中原委；我直接走向電話。我剛拿起話機，看見一張長紙條留在桌上。我打開枱燈，那是飛麗留的。

『露西親愛的，下午接到一張電報，說利諸和孩子星期六來。他可以住兩個星期。哈！哈！我去孔鎭買點東西。如果妳餓了，別等我，請馬一起，如果他願意留下來的話。愛，麗。』

我剛看完，米蘭達走了進來。

『哦，是妳，露西小姐！我好像聽見車子聲音。妳看見了太太的信嗎？』

『是，看見了，謝謝妳。米蘭達，妳不需要留在這裏了。馬先生回去了，我姐姐可能要很晚才會回來。如果有什麽冷了，我可以——』

『我是來告訴妳，她不久以前才打過電話回來。她在孔鎮遇到一些意大利來的朋友，他們只住一個晚上，所以要和他們一起吃晚飯。她說如果妳想去，可以叫計程車去孔鎮皇家大飯店。不過他們沒有一個會講英語。所以她說妳可能會留在家裏，是吧？』

我笑了起來。『當然。那麼我立刻洗個澡吃飯。不過我可以自己來。妳只要告訴我東西在那裏，妳便可以先回去。』

『不，不，我沒關係。有冷龍蝦，沙拉，我可以做點湯，露西小姐，妳一定會喜歡的。』

『當然。謝謝妳。』

她沒有走，只是站在枱燈光圈的邊緣，玩弄着紅裙邊。我這時才自自己的思想中醒過來，發現她已經不是上禮拜淚眼紅腫的米蘭達了。她臉色道出她有什麼話急着要告訴我。

但是她却只說，『我當然要留下。我下午有假日。假日？太太不是這樣說嗎？』

『對。下午休假。妳平常下午休假時做什麼？』

她又遲疑了，我看見她皮膚轉暗發光。『有時剛好碰到阿杜也放假。』

『哦，』我無法完全遮蓋住心中的不安。那麼她下午和阿杜在一起。可能是這件事使她容光煥發，我心裏懷疑像阿杜這種青年是否不會把史比洛的事洩露出去。至於我自己是無法抵禦告訴她們母女的引誘。而十九歲的阿杜和任何人一樣，一定想誇口他昨夜的冒險，這種想法一定超過其他情緒。我又說，『不，先別走，米蘭達。我急着想要打個電話，我不知道怎麼問號碼，我要打去胡堡找周蒙先生。』

『可是他不在。』

『我知道，可是他可能在六點鐘以前回來。』

她搖搖頭。『他很晚才會回來。阿杜告訴我的。他說他今晚不會回來吃晚飯。』

『哦，』我發現自己沉重地坐在電話邊的椅子上，好像這個消息給我一個打擊。我並不是爲自己白費心機而難過，而且爲了漫漫黃昏，沒有消息……沒有他。『他沒說什麼別的？』

『只是說「事情沒有變化」。』她引述說，而她神色有惘然之感。阿杜守信用；這女孩子不知道內情。

這時我只好猜測我所聽到的這句話；『事情沒有變化，』我們認爲他要搭晚班渡輪回來，如果事情沒有變化，那麼警察不願採取行動。他不能把史比洛帶回來。我猜不到什麼別的，不過我今日的任務已經完了。我不能再拖延馬高夫，而且現在似乎亦已無關重要了。

『周蒙在那裏打電話的？』

『我不知道。大概是雅典吧。』

『雅典？五點鐘？如果他打算今天晚上回來——』

『我忘了。那麼不可能是由雅典，是吧？阿杜沒說，好像是由大陸似的。』在她口音中，只要不是孔鎮，什麼地方都沒有什麼兩樣。『反正總是那邊。』她用手指了指。

我笑起來，她也跟着笑。自從她兄弟的噩耗傳來後，這還是第一次聽見她的笑聲。我說，『怎麼回事，米蘭達？妳今天晚上似乎很高興。有什麼好事情？』

她正打算回答，忽然厨房傳出嘶嘶的聲音。『湯！我該走了。對不起！』她走進厨房去。

我洗過澡，走到餐廳，米蘭達孤單地坐在桌子一端面對着一盤食物。她似乎無意離開我，緊張地望着我喝

湯，等待我的讚賞。我們一直談着烹飪，直到湯喝完我開始吃龍蝦。我沒有再發問，只是吃着聽她說話，以及心中暗暗奇怪她和阿杜的半天休假居然有如此驚人的效果。（我應該說明，雖然米蘭達的英語不能和阿杜相比，不過仍然可以瞭解。）

『這作料是太太書上學的，』她端過一個盤子說。『她不喜歡希臘作料，所以我學法國書。好不好？妳今天玩得好吧，露西小姐？』

『好極了，謝謝。我們去亞吉龍。』

『我也去過一次。那裏很美，對不對？』

『對。然後我們在本尼茲用茶。』

『本尼茲？妳們到那裏去做什麼？本尼茲什麼都沒有。孔鎮要好多了。』

『我想去看看。而且可以在海邊走。我又急着想用茶，孔鎮太遠了。我可以在回家的路上看些古蹟。』

她皺着眉頭。『古蹟？哦，妳是指雕像？』

『是，雖然它們年代並不很久。它們已經有幾百年歷史了。』

『它們貴吧，那些古蹟？』

『很貴。妳大概是說值錢，那些東西是無價之寶。妳看過嗎？』

她搖搖頭。她咬緊嘴唇像是要阻止自己說話似的。她眼睛閃亮。

我杯子舉起到半途時停住了。『米蘭達，什麼事？有什麼事——妳瞞不了——好像妳收到什麼禮物。妳不能告訴我嗎？』

她像是强吞下一口氣。她手指又在絞弄裙邊。『有點事……阿杜發現了一點事情。』

我放下杯子。它和桌子發出一聲聲響。我等待着。

過了一會她才說，『阿杜和我，我們一起發現的，今天下午。下午我休假便到胡堡去。』她望旁邊望了一眼。『妳知道，有時周爵士睡覺時阿杜在花園工作，我們一起散步。今天凱利先生去看周爵士，他們對我說阿杜去游泳了。所以我就到海灣去。』

『後來呢？』我問。

『我找不到他，過後，我一個人繞過岩石走向羅莎別墅。然後我看見他。他在山崖上，由一叢灌木中出來。』

『由灌木中出來？』

『那裏眞是一個山洞，』米蘭達解釋。『每個人都知道胡堡下有許多山洞。他們以前利用它藏酒。阿杜說他由一個裂縫處看下去過，而且聽見水聲，所以他知道下面不只一個洞穴。這個島上滿是山洞。在厄蒙尼附近——』

『阿杜發現了個新洞？』

她點點頭。『他以前沒到過那一帶。他不知道他有興趣去——怎麼說——探險？……謝謝妳。可是今天他說他想去查出胡堡下面流水的地方，他知道馬先生和妳出去，所以沒有關係。我想，』——她又停了一下——『他看見我並不高興。我想他聽見了我，而以爲我是馬先生，他好像十分害怕。』

我心中想，這是理所當然的。我的心也跳了一下。『說下去，他發現什麼了？』

她臉上又莊嚴起來。『他找到了證據。』

我跳起來。『證據？』

『他是這麼說的。我不知道他要什麼證據。但是他是這麼說的。』

『米蘭達！』我聽見自己的聲音提高起來。『請解釋，我不知道妳在說些什麼。阿杜發現什麼證據？』

『聖史比利東和他神蹟的證據。』

我坐回椅子上。她正視着我，我的心跳在沉靜中回復正常。我幾乎想大笑起來，但是我阻止了自己。過一會我輕說，『好，說下去。告訴我——不，我已經吃完了，謝謝妳。請妳把咖啡端來，然後坐下來和我一起喝，再把事情告訴我好不好？』

她連忙出去，端了咖啡進來。可是她不肯喝，也不願坐下。只是站着支住椅背，想再講下去。

我倒了杯咖啡。『來，聖者怎麼樣了？』

『棕櫚星期日那天的遊行妳也看見了？』

『是的。』

『也許妳已經知道我們島上的保護神了？』

『是，我知道。我來這裏之前已經讀了不少有關孔島的書。他是塞普魯斯的大主教，他被羅馬人所刑逼，便被送到許多地方去，最後才到孔島來。我們英國也有守護神，名叫克斯白。許多故事講述他和他的奇蹟。』

『英國也有？』她居然沒想到那個寒冷多霧的島也會有神聖呵護。『那麼妳可以瞭解，我們孔島人從小

就聽見聖神的奇蹟，那全是真的，我知道。』

『當然。』

她呑嚥一口。『但是還有別的故事——周爵士對我說的，我以前從沒聽說過。他——我的教父——自小就對我和史比洛說。他是個很有學問的人，跟教士們一樣有學問，他知道許多有關希臘的故事，我們在學校讀過的故事，白利克利斯，亞力山大，奧特賽，亞迦默農和我們島聖的故事，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她停了會。我說，『是嗎？』但是我知道她要說什麼。

『他對我們說，聖者和他女兒住在一個山洞裏，她是個非常美麗的公主。他有天使和惡魔聽他的吩咐，他會魔術，能呼風喚雨，而且拯救了許多破船上的水手。』

她遲疑了一下。『我不相信那個女兒的事。島聖是個主教，不會有女兒。也許她是個聖潔的修女……可能周爵士把這故事弄錯了一點。』

『可能，』我說，『那女兒名叫米蘭達嗎？』

『是！我就是跟着這個神聖的孔島人命名的。那麼妳也知道這個故事？』

『可以那麼說。』我心想周爵士的莎翁迷製造了多少混亂。『在英國故事中，我們稱他做普洛斯帕羅，他是個法師——而不是主教；他是個大公爵，由米蘭來的。妳曉得，他只是——』

『他住在崖邊檸檬樹林後的山洞裏。』她指着北方，我才清楚周爵士給『暴風雨』安排的地方。『他在那裏施行法術，他老的時候回向上帝，把他的魔術書和法杖丟下海。』

『不過，米蘭達……』我說了又停住。此刻已無需指出這個故事與塞島大主教間的差異，因爲當他屍體到此間時他早已與上帝同在了。『怎麽樣？』我又說。

她前傾在椅背上，『嗯，阿杜說周蒙先生把這個故事編個劇本，像……像……』她想了一會，『像雅典演的「歐廸帕斯」。我問周爵士這個劇本，當他告訴我故事時，我說教士應該知道，因爲我自己沒聽說過，我村裏的神父也不知道，妳笑什麽，露西小姐？』

『沒什麽。』我想我根本無需擔憂。希臘人發明了犬儒主義，而且每個希臘人都有好問的性格，就好像猎犬天生有副好鼻子一樣。『說下去，周爵士怎麽說？』

『他笑起來，說這個法術的故事不是眞的。也許它有點眞，但是隨着時間改變，詩人又憑自己的思想和加上其他故事，使它更美麗一點。』她熱衷地望着我。『這種事就像我們學校老師所說的奥特賽一樣，不過妳可能不知道。』

『我也知道這個故事。』

她驚訝了。『妳也知道？英國人都那麽有學問，露西小姐？』

我笑起來。『這是很著名的故事。我們學校裏也有。』

她噓了一口氣。

『我們學你們希臘故事。』我說，『周爵士的故事裏面也可能有一小部分是眞的，就像奥特賽的傳說一樣，不過我想不會很多。我相信他也不是要妳全部相信。他告訴妳的故事只是一個詩人發明的，可能和眞正的聖史比利東沒有一點關係。妳也可以想到，山洞和公主的事也不會是眞的——』

『可是是眞的！』

『米蘭達，聖神是一四八九年來的，祂已經——』

『死了許多年，我知道！但是周爵士的故事中有一部分是眞的，一定要告訴教士們。我們可以證明，阿杜和我！我告訴妳，我們今天找到證據了。』

『證明暴風雨是眞的？』這次我楞住了。這次是米蘭達故事中的高潮。

『我不知道什麽暴風雨，可是我們今天發現了，在檸檬樹後的山洞裏。那裏有條過道，一個山洞，深深地在崖石下，那是他扔書的地方。』她彎在椅背上。『那是今天阿杜發現的，他帶我進去看的，它正在水裏，很清楚正是周爵士告訴我們的——聖者的魔術書！』

她的聲音又戲劇性地停下。她臉上顯出畏敬的亮光。我一時呆坐盯着她看，心中盤算當如何委婉地對她說明而不傷害她的自尊心，阿杜和她在一起，我不耐地想；阿杜爲什麽讓這種幻想滋生？當然他不會如此想，她也會聽從他的解釋，而我却無能爲力……

阿杜。這個名字在我心中像隻鎗矛般刺下。阿杜所做的事必定有他的理由。我坐起來高聲問，『阿杜在山洞裏找到那些——東西？入口在那裏？』

『在山崖半腰附近，在船屋上面。』

『啊，由我們海灣可以看得見那裏嗎？』

她搖搖頭。『妳走到羅莎別墅的半路上。然後在路上的岩石上，灌木叢後面。』

『我懂了，』我的心又跳起來。『嗯，當阿杜看見妳時，他說了些什麽？記清楚一點。』

『我告訴妳，他起初很生氣，想把我趕走，因爲我們不該到那地方去。然後他又停下想了想，說聲不，我該去洞裏看看他發現了什麼東西。他帶我去，那是條斜路，很長地通到下面，他有把電筒，而且那裏很乾。底下是個大山洞，全是水。很深但是也很淸。它在一個凹處的小石子下。』

『慢點，妳怎麼知道那是書？』

『看上去像書！』米蘭達說。『有顏色的舊書。石子下露出它的角。妳可以看見上面的字。』

『字？』

她點點頭。『是，外國字。還有圖畫和記號。』

『可是，親愛的小姐，書？在海水裏？只要幾小時便會變成紙漿了。』

她簡單地說，『妳忘了。那是神書。不會壞的。』

我不理這句話。『阿杜沒想把它撈起來？』

『太深了，而且太冷。再說下面有鰻魚。』她有點發抖。『他說不能去動它，他要告訴周爵士和周蒙先生，他們會來看，他說我是他發現它的見證，而且叫我別告訴任何人，除了妳，露西小姐。』

我把手平伸在桌上。我感覺到自己指尖血液的脈動。

『他叫妳告訴我？』

『是。』

『米蘭達。妳方才說阿杜把那些書稱作證據。他有沒有說是什麼證據？』

她皺起眉頭。『除了故事的證據，會是什麼呢？』

『哦，』我說。『好，眞好，謝謝妳告訴我。我眞等不及想看它，但是妳不會告訴別人，甚至於妳母親，如果——如果是件錯誤，使別人知道實在不好。』

『我不會。我答應過阿杜。那是我們的秘密，他和我的。』

『當然。但是我想去問他。我馬上去胡堡。妳可以替我打個電話給他嗎？』

她看看時鐘。『這時候不會有人在。周爵士和凱利先生去孔鎮吃晚飯，阿杜和他們一起去了。』

『周蒙有車子。阿杜不會駕車子送他們去吧？』

『不，凱利先生自己有車子。阿杜想去孔鎮，便陪他們去，他說他過後和周蒙先生一起回來。』

當然。不管他在羅莎別墅附近發現什麼，不管他得到的是什麼證據，阿杜必須先和周蒙聯絡。如果他的發現不錯——這點我已不懷疑——那麼今夜一定得採取行動，尤其是加上我今天下午的成就。

我望下手錶。如果輪渡在十點四十五靠岸……給一個鐘頭時間讓他聽阿杜的故事以及可能找警方的幫助……半個小時駕車……再到那裏差不多是十二點過一刻。如果馬高夫由他的約會回來，那時應該上床了，他在那裏決聽不見山崖上的探密……

我的手沿着桌面移動。我的思想雜亂無緒。

馬高夫說今天晚上要出去，我有個印象，認爲他是有重要的事情，而且需要絕對秘密。會不會他屋下的秘密東西也是今晚工作的一部分？會不會當周蒙阿杜帶着警察去的時候，『證據』已經不見？而阿杜和他的證人絕對無法說淸那是什麼，而且到那裏去了，我們又會撲個空，那時馬高夫的工作可能已經成功，而淸白無辜……

我勉強地思索，勉強地得到一個唯一的結論。我站起來。

『妳可以現在帶我去看看山洞和書嗎？』

她已經開始把東西收拾在盤上。她驚訝地停下來，『現在，小姐？』

『是，現在。這件事可能很重要。我想自己去看看。』

『但是——太黑了。妳不會願意在黑暗中走路嗎？等明早阿杜回來——』

『別要我解釋，米蘭達，可是我現在非去不行，這可能是件重要的事。只要妳告訴我山洞的進口處就行了。』

『好，小姐，』但是她仍然猶豫不決。『如果馬先生下來怎麼辦？』

『他不會。他駕車子出去，所以他不會到山路上去。我們可以打個電話到他家看看……我可以說有東西掉在他車子裏。妳替我查出他的號碼好嗎？』

馬高夫家的電話響個不停，我等待時，米蘭達不安地站在我身邊。她顯然爲我的興趣而感高興。最後我放下話機。『對，他出去了。好。』我望着她。『可以嗎，米蘭達？帶我到山洞口，妳馬上回來好了。』

『當然，如果妳要……如果馬先生不在，我就無所謂。要帶電筒嗎，露西小姐？』

『好。給我五分鐘，我去拿件外衣換雙鞋子，』我說。『妳有什麼衣服再穿一件好嗎？』我沒有叫她找黑衣服，但是謝上帝，孔島農民只穿黑衣服。

三分鐘後，我穿着膠底鞋和黑外套，又在利諾梳妝臺抽屜中找出他的一把手鎗。

第十六章

『這就是洞口。別作聲，進去……』

——第四幕·第一景

海灣黑暗而寂靜：沒有聲音，沒有光亮。我們可以方便地走過蒼白的沙灘而無需使用我們帶來的電筒。當我們走上海豚躺過的松下暗區時，我們發現我們也可以無需冒被人看見之險打開亮光。

我們離開通羅涉別墅彎道前的正路而灌木叢而去。米蘭達在前面領路登上陡坡，顯然是向山崖上最濃密的灌木叢而去。我們上方是濃黑安靜的檸檬林。沒有一片樹葉在動彈。你連海的聲音幾乎也聽不見了。當我們打開電筒時，我們在灌木中的聲響像是兩匹衝鋒的水牛。

幸而路程不遠。米蘭達停在一團常青植物前，由氣味上知道那是杜松。

『這裏，』她低語，並且把灌木拉開。而我把電筒光射向裏面。它顯出一個狹窄的空隙，一條約摸四碼長的斜坡向下伸去，它前方有堵石牆。石路平滑，石牆也很乾燥。

我遲疑了。一陣微風使樹林低吟灌木微搖。我也感到同一陣——是同一陣嗎？——微風陰冷地拂過我的皮膚。

『過道通向左邊，』——米蘭達的聲音十分興奮——『然後又下去，很長不過也很好走。妳先，還是我

先？』

我原先只打算躲在洞口附近，等阿杜帶人來，再把米蘭達平安地送回去。但是我現在懷疑馬高夫會不會在周蒙來之前把證據移走，所以我也需要一個證人。而且我需要一個伙伴，因爲這樣黑暗中，有個伴則比較不會走上卓揚尼的下場。我心中已有準備，而且我帶着鎗——同時兩個人比一個人不容易對付。

但是我心中仍猶疑不已。現在我們在寂靜的黑暗中，周圍的夜聲十分正常，我也只希望親眼看到阿杜所發現的事物。如果今晚馬高夫來移走它，如果我不能看見它，或且尾隨他，那麼我們又回到出發點……

『妳上次進洞的時候，洞裏有沒有可以躲藏的地方？』

我看見她眼睛發光，但是她簡單地說，『是，許多地方，別的山洞，落下的岩石，還有些通道……』

『很好。走吧，妳帶路。』

我們後面的灌木叢又圍蓋攏來。

通道陡直下斜，幾乎總是直角般下降。當處有些裂縫，不過正路像大馬路樣，決不會走錯。

米蘭達毫不遲疑地前行，左邊，右邊，又走了三十呎，再向右轉……這裏正是岬角的心臟地帶。我想，轉過最後一彎，路好像沉向黑色的深淵。

她停下來指着。『山洞在下面。可以像走台階一樣方便地下去。』

過一會我們到了洞邊，我們前面是層大石階般的路，它通向一個平台，前面是個長形的洞穴，底下是黑色的水潭。

我們走向石級，我把電筒光照進山洞。

山洞很大，但是並不嚇人。我們看見終端的洞頂並不很高——大約二十呎，當電筒又向前時，洞頂上昇到暗中去。我想那也許是引向外界的通氣孔，那裏是阿杜首次發現下方情形的地方。沿着平地有許多小洞和小隧道。那在必要時倒是個好去處。牆上是蒼白的潮溼石灰色，我們脚邊海水深沉而死寂，這裏充滿鹽水與潮濕的味道。

米蘭達抓住我的手。『下面，打開亮光。下面！』

我把電筒向下打。起初我只看得見令人眩目的水光，然後光亮搖幌深插下去，我看見底上一些渾圓的石頭，在電筒光下呈現出白色墨綠與珍珠的光彩。其中似乎有個什麼暗影在搖曳。

『看見沒？』米蘭達蹲在地上指着。『平台下面，石頭被移開的地方。那裏！』

我看見一角，像是大書或盒子的一角突出在石子中。看上去好像那東西被人塞在我們站立的平台下方凹處，又用石子馬虎地蓋在上面。

我跪在米蘭達身邊注意地往下看。外海的一陣微浪傳來使水面掠起一片漪漣，光線中波影搖曳了一會。那東西有顏色，而且表面光滑，一個單純的人聽了周爵士的故事可能以爲那是一本書；而我自己却認爲那可能是貼了什麼標籤的盒子。

『看見沒有？』米蘭達低聲問。

『看見了。』我心中想看清那是什麼東西的希望消失了。即使我可以下去把它撈起來，但是沒有繩索，我也無法爬上四呎平滑的削壁到地上來。

『是本書吧？』

『可能。如果是的，我想也不會是古老的書冊。它所以能保存在下面，可能是用塑膠紙包起來——』

我停住了。什麽東西響了一聲，那不是洞穴裏的響聲，或且是夜晚中其他的音響。那是種新的聲音。我關上光亮，洞中暗得黑羊毛一樣。我一手放在女孩臂上。

『不要動。我聽見了什麽聲音。聽！』

在滴水聲中，它又來了。什麽人在上面通道中輕走的聲音。

他來了。好上帝，他來了。

米蘭達動了一下。『什麽人來了。一定是阿杜回來了。也許——』

我用手停止住她的話，附在她耳邊說，『不會是阿杜。我們快躲起來，不能被人看見。快……』

我拉着她的手向山洞深處去。她一聲不響地跟我走。

我們沿着牆壁摸索前行，直到一個角落。我們安全地轉過去。

『等等，』我迅速劃亮一下電光，噓了一口氣，我們置身在一個低低的小山洞裏，地上有些海水冲過留下的垃圾。

我關上電筒。我們緩慢謹慎而無聲地走進去，像章魚一樣躲在一個突出的石灰石突壁下。

立刻光亮延伸過來，使洞內驀生暖氣。我們深深地躲在裂隙中，只看能見一部分洞頂；但是我顯然聽見皮鞋踩在岩石上的聲音。光亮的大電筒光似乎照在什麽地方。然後是濺水——是他的身體還是別的什麽，我不知道——下池的聲音。

當水聲平息的一會兒中，呼吸聲似乎因爲用力而沉重加急。又是一聲不同的吸掐水聲，好像把什麽東西

由池中拉起來。又是一會，這時是滴水流水聲音。最後亮光移動了，脚步聲慢慢退出山洞。

我覺得米蘭達在我旁邊欠動。

『他把書拿去了，會是阿杜嗎，露西小姐？也許他來替周爵士拿書？還有誰會知道呢？我可以去——』

『不！』我緊張地低說，『我知道，那不是阿杜。還有別的事，米蘭達。我現在不能告訴妳，但是妳得相信我。別動。我去看一下。』

我溜出小洞，按亮電筒，但是一手掩着玻璃，使光線由我指縫間發出。由微光中，我看見她眼睛望着我，她既不動又不開口。我小心地走向大洞，停在角落上，關上電筒聽了一會。除了滴水聲外別無其他。

我打開電筒跪在池邊向下看。

果然，那堆石頭已經動過了。就我所知，它們堆高了些，那裏可能不止一個那種長方形的東西，因爲我看見另一個再出現在不同角落的石子間。它靠着突崖牆壁像是在等待着他回來拿。

我站起來狂亂地思想。阿杜說得對，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證據；馬高夫兇殺事業的線索。目前似乎十分簡單。我不知道馬高夫取走後還剩下多少，以及他今晚是不是還要回來。但是無論如何，跟蹤他纔是一件太危險的事。如果他回來，我們可能在通道上相遇。如果他不回來，那麽其他證據仍然可以等周爵來看。

那麽讓我面對現實……

我還沒回到小洞，便聽見他回來，光線越來越亮。又再來一次……我們又悄悄躲在暗洞裏聽着外面撥弄池水的聲音。

『等等，』我低聲說。

當我們回到大洞時，盒角不見了。我向池中又爬前一步，探頭向下看，果然那堆石頭又低了些。池裏的寶藏已去。

這次已無需停下來思考。決定和方才一樣，我現在該追踪他。我該趕快了。

我立刻回到米蘭達旁邊。『快出來，快！』

她站在我身邊。她氣息急速，而且她在發抖。她眼睛睜得很大，但是興奮之色已經沒有了。她形容恐懼。

『怎麼回事，小姐？怎麼回事？』

我儘量鎮靜下來，『書不見了，而且是馬先生拿去的。我必須去看他放在什麼地方，而且我們不能讓他看見。妳聽見沒有，我們決不能被他看見……這件事以後我再解釋，現在快走。』

我們跨上最後一級石階，開了電筒，每到一個轉角便停下來聽聽。我們沒有遇見什麼便到了洞口，小心地分開石松。出洞來感到空氣溫暖清新，草香花氣加上一陣微風，可以遮蓋住我們的聲響。

我們經過灌木與幼樹向下走，雖然天上沒有月亮，可是星星閃亮。我們迅速地前行。我們不敢由小路走，直直穿過彎徑的一臂，我想我可以看到船屋，最後我們到了密蓋着忍冬與荆叢的山崗上。

我們正在船屋上方。它的屋頂在暗中像揷入蒼灰海洋的黑楔。我雖然不能清楚看見，但是我彷彿覺得它的門開着。

過一會它輕輕關上，彈簧鎖嗒地響了一聲。船屋牆上掠過一片黑暗，然後他快步走上小路。我們像小老鼠一樣屏息靜伏着不動。他繞過下面的轉角，以高雅的大步向上走來。不一會他在幾呎遠外走過，我可以清

楚地看見他。他已經換了下午的淡色衣服，穿着深黑色的羊毛衫和褲子。他手上空空，一直由我們面前通過，然後在微風中消失了。

我們臥在濃黑的暗影中，所以我看不見米蘭達，但是我感覺到她在望我。立刻她伸出一手放在我臂上，她的手在發抖。

『小姐——小姐，怎麼回事？』

我摸到她的手抓住她。『這不只是擅入人家的事，比那要嚴重多了。而且可能有危險性。我很抱歉把妳拉來，但是我需要妳的幫助。』

她不作聲。我吸一口氣，握緊她的手。

『聽着。我現在不能告訴妳，但是……發生了些事，我們以爲……周蒙先生和我……和你兄弟的意外事件有關。阿杜也如此想。我們想去查明。妳相信我的話嗎？』

一陣沉默。她仍然沒有開口，但是此刻我們之間的氣氛緊張得如同滿弦的弓。

『是。』

『妳看見那是誰了？』

『當然。馬先生。』

『好。可能有人會問妳——什麼？』

『看那邊。』她伸手指着黑樹上方的山崖。那裏有燈光亮起來。羅莎別墅。

『那麼他暫時會在那邊了。謝上帝。但願我知道現在幾點了。』

『我們不敢打亮電筒？』

『不敢，我方才應該看一下。沒關係，似乎他把那些東西放在船屋裏；我眞想下去看看……他說過他今天晚上要出去，不是坐船，但是他可能是對我推辭而他可以到洞穴去。他可能整夜在這裏……否則他可能在說謊，他會下來開船。』我不安地欠動一下，以恨意望着那邊的燈光。『而且那東西被鎖了起來。甚至于——』

『我知道鑰匙在什麽地方。』

我轉頭望她一眼。『眞的？』

『史比洛對我說過。還有一把鑰匙放在屋子近水邊的地板下。我知道那地方，他帶我去看過。』

我强嚥一口。『現在可能不在了——』

我立刻停住。燈又熄了。

過一會我們又聽見汽車聲。無疑那是馬高夫的車子。他開起車燈，轉了個大圈，穿過樹林到廣場上，又消失在岬角暗處。

『他走了。』米蘭達不必要地說。

我坐起來。我牙齒交戰使我自己也感到憤怒。我咬緊牙根，一手伸到口袋裏摸着貼我腿邊的手鎗。兩件事可以確定；我不願走近馬高夫船屋。可是我如果不去，我會鄙棄自己是個懦夫。我有手鎗。可能鑰匙也在。至少我應當嘗試一下。

『來吧，』我站起來走到路上，米蘭達跟在我後面。我們一邊跑下坡一面對米蘭達說，『妳得立刻回去。妳能到胡堡去嗎？』

『可以。』

『那麽去。妳設法找到他們。先打個電話找阿杜。妳知道他可能在什麽地方嗎？』

『他有時在克利蘇吃飯，不然就是在孔鎭酒店。』

『試試看。如果他不在，也許他朋友知道。他可能在海港等候……總之，盡力找。』

我們到了船屋。我先推推門，它關得緊緊的。米蘭達由我身邊過去，我聽見她在房屋邊摸索，然後她又回到我身邊，把一把鑰匙塞在我手裏。

『我對阿杜該怎麽說。』

『別告訴他方才的事。馬高夫可能在家裏把電話機拿起來。就說露西小姐講有急事，要他立刻回來。他會懂的。如果他還不懂，隨妳說好了；我病了，妳要人幫助，只要把他叫回來就行。叫他不要告訴周爵士，然後妳等他。不要離開胡堡，除非是周蒙先生和警察，不要隨便開門……如果他回來的時候我還沒回去。把事情告訴他，說我還在下面。好不好？』

『是。』她恐懼而迷惑，但是仍然服從，我聽見她說，『聖者保祐妳，小姐。』她急速地跑向胡堡海灣去。

我又望了無光的岬角一眼，又低聲祈禱一句，便笨拙地打開門。門開了，我溜了進去。

第十七章

『別開口！睜開眼！靜默。』

——第四幕·第一景

船屋是個大房子，高高的房樑消失在暗影中，海的聲音空洞地在這裏回響，正如在洞穴中一樣。三面牆是水上的木臺架，另一邊則是單桅帆船。在我電筒光下它現出可愛而有力的線條，以及船頭上的名字：愛麗絲。我也看見它掛在門邊的鈎環上。

船屋上除了船上別無隱藏之處。我關上身後的門，跨過船欄試試艙門。它沒鎖，但是我沒有走進去。船屋後有個窗戶面對山巖，露出一段道路，然後是黑壓壓的樹林；頂上是一角滿是星辰的天空。當我眼睛適應黑暗後，我可以看見羅涉別墅屋頂的一部分。它那麼遙遠美好。如果馬高夫立刻回來，我應該聽見汽車或是看見燈光。

我在艙內把電筒向四週探照……

內部似乎和利諾的船上差不多。每邊是垂着窗帘的窗戶，窗下是張床舖。中間有個架在牆上的便桌，上面吊盞燈。通船頭的門上掛張帷簾，無疑在那邊我可以發現另一張舖位、廁所、和帆袋繩索，以及另一支備錨。在我右邊門口是廚房，對面是個省地位的小床位，上面堆着毛毯。

到處都是櫥櫃……

我仔細地打量着右側。

廚房處什麼都沒有。爐灶空着，橱架上塞滿烹飪的東西，顯已另無可資隱藏之處。在櫃子中是陶瓷器，相片框，食品罐頭，以及紙盒中的一些機器零件。衣橱中有衣服，油紙，毛線衫和一雙皮鞋，這一些東西都像馬高夫本人一樣排列有序。

到處都一樣開放任人查看，事物全正常清白——衣物、毛毯、攝影器材、工具。唯一不是開着的地方是小床那邊上方的櫃子。它是上鎖的。但是由於它的形狀以及利諾船上的經驗，我想那是酒櫃；其他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足够存放我所要找的東西。我又開始尋找床墊與毛毯下，結果我只找到一本『南回歸線』，我把它放回去，又把毛毯照原樣整理好。

我知道這裏一定有些可以放東西的暗門。我眼睛看見桌下的地板上有個鐵環，當我拉起它時，地板上現出一個十八吋見方的小洞。但是下面沒有寶藏，只有隨船身搖動的污水和一些油氣味道。前面的暗洞也一樣。

機器在艙房階梯下，那裏也不可能藏匿什麼東西。我仍然看了一下，並且檢查過清水桶，但是電筒光却在水面上現出自己的側影，不是這裏……

我用顫抖流汗的手把蓋子旋好，然後我關上電筒跑上通甲板的臺階。

先是窗戶……外面沒有燈亮，但是我先得弄清楚。我向後跑，鑽過横桁，爬到後座望外看。黑暗而寂靜。不過我可以多等一會。

我使用電筒查過駕駛臺，不過我一邊仍然注意着船屋窗戶。這裏似乎也乾淨得很。右側座位下是油筒，

再沒別的。後座下只有摺起的帆布和潛水用具，左側座位只是在床位上，更一無所有。也沒有什麼奇特的東西吊在船側或船尾。最後我站起愁悶地想擺脫開身上的緊張。

他一定是把包裹帶到此地來。他沒時間把它帶回家。而且他不可能放在離愛麗絲太遠的地方。他可能交給什麼從犯，而只是把鈎索拿回船屋。然而從犯一定也需要什麼交通工具，不是船就是驢子。如果是驢子，我和米蘭達應該會聽得見，再說馬高夫既然有船在身邊，又何必捨近求遠呢？我不懂他使用洞穴又有什麼解釋。

我已經四處都查過了。它不在船上或拴在船下；它不在木架上，也不在櫥櫃中。那麼在這個地方有什麼處所可以方便地藏下那滴水的東西呢？

這時我得到一個近似荒唐的答案。在水裏。他只是把它由洞底移到海底來。它一定是在愛麗絲下面，我應該可以找到鈎索滴水在甲板上的印跡。

我在駕駛上走向鈎索，這時我看見早該看到的明顯答案。我那些寶貴的時間實在是白費了。水滴印跡由大門進來，過了木臺，它就像雪地的足印一樣清晰，雖然我懷着手鎗，不過心中仍是恐懼萬分。

水滴已經快乾了。我把電筒光照着臺架上的木板。

是，在這裏雪地足印。兩條細小的痕跡像自行車的雙輪一樣過了門，過了臺架，到了邊緣……

但是它沒到水邊。它由愛麗絲邊沿過了甲板到艙門口去。

我迅速地跟着它，下了臺階，到了桌上……我還沒望過桌面，但是此刻我才看見它放過包裹的濕跡。

水滴到此為止，這只有一個答案。因為馬高夫在這裏打開暗門把東西放下來。

我又打開暗門把蓋子放在旁邊。

我跑上臺階望着窗外。沒有燈光。我跪在暗門旁邊，開亮電筒，把黃色的小眼睛探過愛麗絲污水的邊緣。一無所有。但是我知道它一定在這裏……我臥倒在地板上，頭伸到暗門中去，果然在裏面。它不在底下，而是塞在地板下的一個特製暗層架上。

我又上來看了一下窗戶，再潛下去。

兩分鐘流汗的時間，我拿到了這個包着塑膠紙的大方包。我把它搬上地板，放在我伸開的裙子上，使痕漬不致於滴在上面，再開亮電筒。

我手中電筒也在發抖。黃色的光爬在包裹上幾乎消失在模糊的包裝紙上。我足足看了三秒鐘，只得到一個印象，覺得那像是一堆淡顏色的圖畫或是標誌，甚至於還有幾個字……LEKE，我讀。但是它前面可能是——也一定不是——NJEMIJE。

什麼地方有攢門聲響，差點把我嚇昏了。電筒咚的一聲落在地下，又滾了一程，只差分毫便落下暗門去。我把它抓回來，轉身注視。什麼都沒有，只是一片黑暗。

我慢慢恢復理智。即使我反應正常，伸手去抓手鎗，也怕已經來不及了。普洛斯帕羅的倒楣書，或是裝什麼的包裹正壓在我外衣邊上。我自己想，如果要做個第七號情報員，我差得太多了。

風力一定增加了。向海的大門又震響一聲，好像有什麼人在大鎖上拉了一把，另一扇門碰響起來。牆邊的海水在絲絲叫嘯與拍響，星光照的帆桅影子也在搖曳。

窗口仍然黑暗，但是我得到警告了。暗門合上，電筒放在另一個口袋裏，雙手抓起包裹，小心地走下愛

麗絲。

當我到臺架上時，我看見窗外小路上有什麽在動。雖然是陰影，但是它在動。沒有光亮，什麽都沒有，但是他在船屋上方快步而來。

而我雙手抱着他的珍貴包裹，他曾經爲了這東西謀殺過兩次。而我却無法逃出這個地方。

首先我必得把這包裹藏起來。

我彎腰讓這東西由臺架與船之間滑下去，船靠得很緊，我想沒有足够的空隙。在忙亂之中，包裹撕住我的外衣然後夾在空隙中，使我也不能動。我要把它抓起來，却太滑無從着力……

我蹲下用肩膀推着船。它動了約一吋，這樣就够了，我把包裹壓下去。

它消失了帶上來濺水聲。然後又像一聲回聲一樣，利諾的鑰也跟着落到水裏去。

在恐懼的時刻中，我本想隨着鑰和包裹跳下去躲起來，但是我下不去，而且也沒時間跑到船的那一邊去，他已經在門口，鑰匙聲正在響。

這裏只有一個够我躲藏的地方，那便是船。我已毫無希望，只好到艙裏面去。

我剛過去，像個鬼魂一樣進入艙房時，他的鑰匙在鎖孔裏響了一聲。我沒有聽見大門打開。我已像個小老鼠樣溜到後方小床頭後面，用一堆毯子蓋在我前方。

毛毯有塵埃與肥皂的氣味。它的陰影罩着我至少使我感到安全點。但是它破壞了我的聽覺，使我無法知道馬高夫究竟在做什麽。在我緊張的心跳中，我只有個模糊的印象。我靜靜地躺着希望他不到艙中來。

船猛烈地搖幌，我幾乎以爲他已經上來了，實際上這只是風而已。它似乎漸漸在加强中，使海水不斷地

冲擊着船身。我感覺到愛麗絲在拉着繩索，然後它急搖一下。無疑，馬高夫上船了。

幾分鐘過去了，我知道他在船上走動。我屏息止氣地想知道他在做什麽。船身比方才安穩了一些。一股帶鹽的海風吹進艙房，我想它一定沒把大門關起來，這表示他不會停留太久……

風力又加强些，船在我下面搖幌，一陣低嘯的波浪打在我頭邊。愛麗絲的木板在吱吱作響，我決不會錯地聽到拉緊繩子和金屬磨擦的聲音。

我知道是怎麽回事了。決不會錯，金屬木材與繩索聲表示船在動。它到了海上。他一定推開大門而我沒有聽見，然後用長篙把它撞出去，升帆而靜靜地向海灣外面駛去。

我不能動。只有在毛毯下發抖。我盡力地思想……

周蒙現在一定回來了。即使他還在孔鎮，阿杜也該回來了……他一定會把米蘭達的消息告訴周蒙，周蒙馬上回這裏來，可能還帶來警察，他們到船屋時，發現船已經不見了，而且我也在船上，便會猜到是怎麽回事。自然他們很難在黑夜海上找到我們，不過至少我面對馬高夫時手中還可以握有一兩張牌。在這種情形下，他可能不願意帶我一起走。

我如此希望。我知道他會發現紙包失去，而把我找出來。既然我已經沒有辦法，我唯一希望是躲在這裏，希望海上風浪大使他必需留在甲板上。哦，希望他不到下面來……

三分鐘後，他打開艙門。

第十八章

『我有什麽事做？你說什麽事。
我有什麽事做？』
——第一幕·第二景

我聽見的嗒一聲，然後一股清新空氣冲進來。門又關上了。

火柴劃亮了，第一道强光直射到我躲藏的角落。然後是點着香烟後的靑烟。他一定是由風中下來點烟，現在他可以走了……

但是他沒有走。他一點沒有動靜。他一定離我相當近；我自己覺得像個危險中的困獸，身上的汗毛豎立起來。我現在感謝水聲，成百種吱咯聲，以及船在暗中駛行的聲響，如果不是那些，我一定可以聽見自己的心跳。

他站在這裏可能只有幾秒鐘，但是在我看來久得讓人尖叫。似乎他是在等他的香烟完全點燃；他又燃了支火柴，把它扔下，然後出去關上身後的門。

釋擔使我衰弱而流冷汗。小床的關閉一端有如烤爐，我把毯子堆向後推一些，小心地窺視着艙房內。

一件武器，那是第一件事……我有一把電筒，雖然它很輕，但也不失爲一種對付兇手的適當防衞。並不是說我因爲失去利諾的鎗，便把電筒認爲『適當』；我實在也找過別的東西。橱櫃中沒有瓶子。我又狂亂地

找過艙房的內容……厨房？厨房裏一定有什麽東西？鍋太重，一定得是什麽可以收藏的東西……刀子？我沒有打開淺小的抽屜，裏面一定有。或且是什麽像引擎的發動把柄，如果我能够輕輕打開引擎間，溜到厨房那邊的門後等他……

我眼睛望着艙門，把毛毯推開，準備溜下床去。

但是我眼睛却恐怖地盯在床邊。

即使在漆黑中我看見火柴光中的馬高夫。他可能看見了我伸在毯外的鞋尖。我幾乎像個埋首沙堆中的鴕鳥。

現在我知道怎麽回事了。他又由風中回來點燃香烟，而看見了我的脚，便點火柴來查看——現在他看清楚了，他打算如何呢？

立刻有了答案。船似乎迷了路一樣打起圈子來。引擎似乎就在我身邊猛然吼跳一下，像要把我自船頭扔出去；然後它轉爲低吟，愛麗絲號又平穩地前進，他一定是沒卸下主帆便把船首轉向逆風，然後再發動引擎以免被人注意。我不懂爲什麽。他已快步走向艙門。

我下了床，脫下濕外套，把衣服拉直，現在根本沒時間衝過艙房開抽屜取刀。馬高夫開門時，我已到桌邊去拿火柴打算點燈。

我以愉快的眼光側望他一眼。

『哦！嗨！你不在乎帶條黃魚吧？』

燈蕊碰到火燃了起來。我連着三次才把燈罩罩上。他也許沒注意到我顫抖的手。他過去拉下窗帘。

『十分高興。妳怎麼知道我要出去？』

『哦，我不知道，我只是那麼希望！』我又說。『你看見了我，對吧？你打算過去把我拉出來。黃魚的處分如何？』

『這點以後再議，』馬高夫說。

他聲音與態度和以前一樣愉悅，但是最初我不願讓他看見我的眼光。橱門上有個小鏡子。我轉向它摸摸我的頭髮。

『妳爲什麼下來？』他問。

『哦，我晚飯後想散囘步，而且——你有梳子嗎，高夫？簡直像是老鼠窩！』

他一聲不響由口袋中取出一把梳子給我。我開始略微誇大的梳理頭髮。

『我到海灘去，我以爲海豚會囘來。不過它不在。我又走了一會，聽着海的聲音，希望你會出海去。然後我聽見你——我相信一定是你——在船屋，我立刻趕來了。你知道我只是希望而已。』

他直接走到我背後來。他站得很近，望着鏡中的我。我對他微笑，但是他沒有反應，眼睛像是石頭。

『妳聽見我在船屋？』

『是，我聽見門的聲音。』

『是什麼時候？』

『哦，天知道，半個小時？可能不到？我的時間觀念很差。我喊你，可是你好像很忙，所以——』

『妳看見我了？』

他的氣息吹在我頸子上使我昏暈。我立刻轉囘頭，把梳子還給他，坐在床沿，以悠閒的態度交叉着雙脚。

『是。你剛由船屋出去，大步走向房子。』

我看見他稍感放心，他以爲我沒有看見他由山洞帶着包裹來。他抽着香烟，吹出一長縷灰烟，它在燈光周圍形成藍色的光輝。『然後呢？』

我對他笑笑，『哦，我想去追你，但是我又看見你穿着毛線衫，以爲你今晚可能出去。我想在這裏等你囘來再問你。』

『爲什麼不呢？』

『不什麼？』

『問我。』

我尷尬地玩弄着毯子。『哦，我很抱歉，我知道我先該問問，但是你去了很久。所以我試試大門，它却開着，因此——』

『門開着？』

『是。』

『不可能，我上了鎖的。』

我點點頭。『我知道。我聽見了的。也許沒有鎖好或是什麼的，你知道那些彈簧鎖的。我只是隨手試試看，想不到它居然開着。』

我無從知道他是否相信我，據史比洛說這門鎖很硬，馬高夫不會不知道我也曉得。他是否換過鎖，我一無所知，不過這是我唯一的機會。

他把烟灰彈在酒櫃上的烟灰碟。他似乎十分高大，輕微搖擺的燈和他的臉齊平。我想把它猛然向他頭上推過去，但是我懷疑自己動作有那麼快。也許，再等一會。我對他微笑，不過再加上一點遲疑不安的表情。

『我——我很抱歉。我應該等待，我以爲你不會介意我到上面來看看——』

『我下來的時候妳爲什麼躲起來？』

『我不知道！』我聲音中一付老實的腔調。『我眞不知道！但是我在船中到處看，我看過橱子和嗯——廚房和別的——』

『爲什麼？』

『爲什麼？』我利用一切表演的技術。『老實說，爲什麼一個女人時常喜歡在別人家裏東張西望？何況船裏比人家還要有趣。我想看看它的內部，廚房和一切設備！』我笑起來，想儘量使他恢復好脾氣。我也儘量地裝做對帆船內部一無所知。『眞有意思，高夫！我眞想不到！』我咬着嘴唇等了一下，『你在生氣。你十分介意。我——十分緊張，所以當我聽見你的時候，便趕快躲起來……我當時以爲你會氣得不得了，最好還是別讓你看見。我以爲你不會出海，那麼我等下便可以溜下去。如此而已。』

我坐下去，本來心想此刻流眼淚也許過份一點，不過我還是讓它流下來。然而他並沒如我所預期的，融溶在我眉睫之中，但是此後我再也不相信浪漫小說家的說法了。馬高夫沒有融溶，我只好放棄那個想法，掙出一絲笑容，一手揉擦着眼睛。『對不起，』我說，『眞的，請不要生氣。』

『我沒有生氣。』他還是第一次自我身上把眼光移開。他跨上一步拉開門望着外面的黑暗。過一會他轉回頭，但是沒把門關上。

『好，妳既然在此地了，那麼好好享受吧。我不能離開舵太久，出來吧。妳的外套似乎不够厚。試試這件。』他打開衣橱拿出一件厚絨外套遞給我。

『不用麻煩了，我自己的行了。』我站起來拿自己的外套，才知起它還是濕的。我絕對想不出一個理由來解釋我爲什麼跪在泥水中。我把外套又扔回床上。『哦，謝謝，你那件比較暖和。晚上的風似乎不小。』

他拿着讓我穿上，我回頭對他笑笑。『你原諒我了嗎？我實在太傻了，怪不得你會不高興。』

『我沒有不高興，』馬高夫說完笑了笑。然後他把我拉轉身吻我。

好，我是自食其果，我閉上眼睛。我把它假認爲周蒙……不，不可能。假裝是我不認識的人；也不行。不管馬高夫如何，他吻起人不像是個相當正派的人……

我睜眼望着馬高夫肩後，可愛的罩燈離他頭一呎外在搖曳。如果我可以把他推到它的軌道上去，……我覺得當一個男人吻一個女孩時，把燈打到他頭上並不能說是太過份……

愛麗絲號忽然跳了一下，向一側猛斜。馬高夫放下我有如被我咬了一口似的。

『把燈滅掉，好不好？』

『當然。』

他跑上臺階。我吹熄燈，又把玻璃罩放回去，這時愛麗絲號已經復原了。馬高夫停在門口伸手向我。

『出來看星星。』

『等一等。』

他聲音提高了。他並不那麽鎮靜。『什麽事？』

『我的手帕，在我外套口袋裏。』我在黑暗的角落摸索衣服與毯子。電筒放進絨外套口袋！我抓起手帕，爬上臺階牽着他的手。

艙外是可愛的風夜，上面是星星，下面是大海濺起的水花。我模糊看見左邊的朦朧海岸迎着天空，一塊大地擱了星辰。下面有燈光，闌珊而微小，就好像並不太遠似的。

『我們在什麽地方？』

『約離克萊發半哩。』

『那是什麽地方？』

『妳知道海岸沿着潘圖克拉特山脚向東彎出去，那部分正對着大陸嗎？我們正沿着它彎……』

『那麽我們是向東？』

『暫時是。我們在高羅拉再駛向海峽。』

我忽然記起史比洛當時說他們正在高羅拉和大陸的中央。

『等我們離開潘圖克拉特山麓後，風力更會轉强。現在已經相當强了。』他伸過一手友善地擁着我。『過來坐在我身邊。它不可能永遠自己駕駛。妳會駕駛帆船嗎？』

『一點不懂。』他護送我到船尾座位上，我的眼睛匆忙地探索幽暗的室內。我明白附近不可能有什麽可以使用的武器，而且那情人般的手臂也不會允許我去拿。不過我還是觀察了一會。我覺得他可能帶有手鎗，

但是我發現他近我這邊的左袋沒有什麽，也許它在另一邊衣袋裏……當他把我拉在他旁邊坐下時，我緊擁着外套以避免他手的騷擾。我想他如果背着鎗帶，他不可能把我擁在他左邊。我的想法沒錯。那裏沒有鎗。我懶懶地靠在椅背上，並且表示出我對帆船毫無所知的樣子。『它走得多快？』

『大概八海哩。』

『哦，』我裝出不知道一海哩有多遠而不願露出無知的口吻。他沒說什麽，只扔去香烟，用手擁着我。過一會他又說：

『有帆是這樣。用機器，大約五六哩。』

『哦，』我仍用同樣的態度，顯然相當有效，因爲他笑起來，又轉身想吻我。

愛麗絲號又顚簸了一下，上面的帆像長鎗般響了一聲，正好給我一個由他唇上縮回的藉口，但是他下一次的吻，我只好忍耐了，而且以相當保留的熱誠態度相應。我的眼睛則望着帆桁的搖擺，我想盡量忘了馬高夫，想些別的事。

他的作爲至爲明顯；還不清楚我的立場，所以不願冒險讓我獨自留在艙中。他頂風而行，一邊思想應當如何處理我。我澀澀地想，我運氣不壞。風似乎正是他需要的方向，如果他想駛向那天晚上淹斃史比洛的地方，那麽似乎相當順利。

一陣急風吹在愛麗絲船弦上，使船帆又大響一聲。馬高夫猛然放開我，右手伸向舵輪。當他前傾身體轉舵時，我看見了我的武器。

就在他過去，座位後方的鉤子上掛着救生帶，上面連着烟火信號器……一尺長的金屬管，在三分之二長

的地方有個鼓形中空的金屬。它够沉重，而且形狀也相當合適。繩子成圈地拴着鈎子，它可能有十至十五呎長——足够可以作爲武器之用。我不能伸手過去拿而且也沒有機會使用。如果我可以設法讓他站起來，離開一會……

『你爲什麽還升着帆？』我說，『如果使用機器，我覺得可以把它放下。』

『不必要，我立刻使用它的帆進港，同時它這樣可以自己駛行。』

『哦。』我只好裝做不懂的口吻。它用帆進港，因爲那樣可以不出聲響地從事秘密工作。顯然我們是去什麽地方。我們帶着東西去阿爾巴尼亞，而且我自己一定會走上史比洛的老路，然而他就可以放心大膽了。

我深吸一口鹹濕的空氣把頭靠在他肩上。『天，不是嗎？我很高興當上黃魚。看星星……在倫敦實在看不見這景緻；沒有夜空；只有五百萬電燈的骯髒的白光。你是不是該有盞燈，高夫？』

『應該，但是我不願。只要我不遇見別的犯法的人。就沒有關係。』

『犯法？』

我想他是在微笑。『無燈駕駛。』

『哦，你在拍照，啊？拍黎明？』我吃吃地笑。『這次等我回家喝牛奶的時候，不知道飛麗會怎麽說？』

『她今天晚上在那裏？她知道妳出來嗎？』

『她和朋友在皇宮旅舘。我回來的時候收到她一張信，但是太晚了我不能去，只好坐在家裏。我……有點沮喪。我們今天過了很好的白天，我不能留在家裏。』

『可憐的露西。有人知道妳在這裏嗎？』

這個問題隨便而慰人，但是它像個火警。我遲疑了有一秒鐘。『米蘭達在家。我告訴她我要出去。』

『去船屋？』

『哦，不，我自己也沒有打算去船屋。』

他沒有回答。我不知道我的表演是否成功。冷淡不經心而愉悅的口氣，他吻我的情感，都沒有流露出他的衷心及計劃。他是不是接受我的無辜，我怕對我的命運並無多大區別。到目前爲止，我唯一的武器是我對他的瞭解：史比洛還活着，馬高夫可能是卓揚尼的兇手，阿杜和米蘭達見過包裹，米蘭達看見他把它拿到船屋，他們一定知道我在什麽地方。而馬高夫回程後一定會面對周蒙和警察，這次警察怕不會輕信他的話了。總之，不論他要不要殺死我，他的命運已定。

還有一個可能，他殺死我之後，從此逸去而不再回孔島。

唯一的辦法只是緘默。如果他相信我的話，那麽他可能送我回去。我也可能勸說他解除對我的戒備，而給我時間取得他右肩上的武器。

我迅速地說，『聽，引擎怎麽回事？你聽見沒有？』

他轉開頭。『什麽？我沒聽見什麽。』

『我不知道……我覺得像是很奇怪，一種敲打的聲音。』

他聽了一會，機器聲音仍然平勻，他搖搖頭。『妳一定聽見另一條船——那邊有一條，在我們東北，由肯都瑪開出的。妳可以聽見它在風裏的聲音。』當我轉身看望時，他的掌握加緊像是要把我拉起來。『沒什

麼。那條船的機器比較舊。坐下。』

我努力地看着黑暗中的起伏海水。我想，它在我們上風；它聽不見我們，即使聽見，也追不上可愛的愛麗絲。

我忽然看見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有道亮光，一道彎曲的濺水聲，好像是條大魚劃過一道綠色的磷光。

『高夫！看！』

他驚覺起來。『什麼？』

我已經半站起身。『光，可愛的綠光，在海裏！哦，那裏……』

『大概是魚什麼的，』他忍耐地說，他似乎另有所思。『妳在附近可以常常看見磷光。』

『又來了！可以拍照嗎？哦，看，你放開，我去看一下，高夫，請你——』

『不，坐着。』手像是鐵棍。『我有話要問妳。』

『什麼？』

『妳已經答了一個問題，但是我還有一個。妳來做什麼？』

『我告訴過你——』

『我聽見了。妳以爲我會相信妳？』

『我不懂——』

『我以前也吻過女人。別以爲我會相信妳是想和我在一起。』

『哦，』我說，『我承認並不完全是那樣。』

『那樣什麼？』

『你很明白。』

『我想我明白。如果妳跟着一個男人，又躲在他床上，妳不能期望他對妳如何客氣。』

他的話像潑在油漆上的酸液一樣，顯出內在的粗糙與醜陋。我只好瞪着他看。

『你爲什麼要那麼兇？我知道你會奇怪，不過我以爲你已經忘了，如果你要眞相，我不懂你爲什麼因爲人在你船上看看便那麼嚴重起來。我已經把經過情形告訴了你。如果你不相信，否則你以爲我應當和你上床去，那麼你可以再考慮一下。那不是我的習慣。』

『爲什麼妳要裝出已經習慣的樣子？』

『哦！』我笑了起來。我決不能讓他和我攤牌。我收起怒氣，抱歉地笑笑。『看，高夫，忘了這件事好不好？抱歉，我不該責怪你，我自己不好……我承認我在艙內有點裝腔作勢。眞太傻了。但是當一個女人發現自己做錯事，而面對一個憤怒的男人時，她會本能地使用女性的武器。我今晚的表現不太好，對吧？不過我決想不到你會生氣……』

『性？妳知道得太少了。』

『哦，你已經報復過了。我從來沒有這麼愚蠢過。我以後決不在白天再和你見面！』

他沒有答應，我覺得他像要大笑起來。右前方又現出一彎綠光後又消失了。我說，『既然這樣，我請你立刻送我回去。』

『不行，我親愛的。』他的聲調完全不同了。我感到一陣冷顫。『妳既然來了，只好一直跟到底。』

『但是你不要我——』

『是的。不過妳自願來，我只好要妳再留在這裏。我沒時間送妳回去。妳已經浪費了我許多時間。我今晚有急事——』

『高夫——』

『——送一批僞鈔去阿爾巴尼亞。它就在艙房下面。七十萬利克，而且是稍爲陳舊的小鈔；造得非常好，如果我被捕，我會被鎗斃。懂嗎？』

『你……你開玩笑。我不相信。』

『決不。想看一看嗎？』

『不，不，你要我相信，我相信好了。但是我不懂。爲什麽你做這種事？』

肯都瑪在我們前面發光。我似乎看見陸地邊緣的洶湧泡沫，但是它又消失了。那可能只是個被風包圍的小石島。我們向前進，似乎風力越來越强，而且本來的東風變成四面八方湧來的氣流。

不遠外面是高羅拉的燈光，陸地在那裏結束，而海峽由此開始……

我又聽着他所說的話。

『……在目前的阿爾巴尼亞的情況，可能發生任何事情而且對某方都相當有利可圖——我想妳一定懂得我的話。妳只要知道如何加火，那個巴爾幹火爐便可以沸騰。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希臘和保加利亞相鄰，隨時可能兵戈相向。他們早已準備動手，不過誰也不敢先拔刀。』

我高聲說，『是不願。希臘決不願有邊境糾紛發生，因爲首當其衝的正是它。……』

『是，我知道妳會懂。很簡單，是吧？一個完美的背景。中共把它作爲歐洲的基地，可以和他們的老大哥分庭抗禮。如果親中共份子垮臺了，人家會以爲是希臘人在搗鬼巴爾幹便會爆炸。中共退出而俄國人便會乘虛而入。它也可能投向希臘，懂了嗎？』

『哦，又是老把戲。希特勒在上次大戰時也這樣做過。把大批僞鈔運入使那個政府立刻垮臺。這事有多久了？』

『送僞鈔？有些時間了。這是最後一批。爆炸的日子當不遠矣！』他笑起來。『他們可以看見華盛頓上空昇起原子雲來。』

『你呢？你將自那裏看見呢？』

『哦，我會袖手旁觀，別愁——但是我的座位不在羅莎別墅。「馬先生」立刻失蹤了。我怕星期六妳不能和我一起出遊了。可惜！我喜歡出海，我們頗有相同之處。』

『你必需那樣侮辱人嗎？』

沒有用。他望着北方的黑暗中。『我最感抱歉的是不能使用那些相片。可憐的史比洛無法留傳千古了。我們立刻快到我把他扔下去的地方。』

聲調如前不變。他還抓着我，他的手掌像把鐵剪；他身體貼緊我使我皮膚發癢。上面的帆聲像鞭打我的皮鞭。

『緊張，對不對？』馬高夫笑道。

『誰付錢給你？』

『就算不是希臘好不好？』

『我不相信是希臘，到底是什麼人？』

『如果我告訴妳我受了兩方面的錢，妳會怎麼說？』

『我說可惜你不能被鎗斃兩次。』

『好女孩。』溫柔的聲音嘲弄道。『如果希臘人抓到我鎗斃兩次算是最輕的了。』

『僞鈔是在那裏印製的？我不相信孔島的人——』

『哦，不，不。夏比諾市附近住着一個聰明的小傢伙……我早就由他得到複製品。他以往在利諾分行工作。我經由他得到這個……當然，因爲我認識利諾。』

我的臉一定雪白。我覺得血自臉上流走，嘴巴周圍的皮膚又冷又僵。『利諾？我不相信利諾會知道這種事情！』

他遲疑了片刻。我幾乎覺察到他想說謊的衝動，但是他一定覺得守信用比較有意思些。『不，不。我們的利諾潔白如雪。我只是因爲要租這裏的房子才結識他的，這個房子地位適中，而且船屋更加理想。我又和胡家隔壁更是好照應，如果妳以爲出了毛病，官方的眼睛會先注意誰？胡氏別墅不是銀行董事長的住處嗎？等他們找到羅莎別墅，證據早已經消滅了——即使事情不利，我也可以溜之大吉。』

『當原子雲昇起時呢？我猜測計劃的一部分是讓僞鈔的來源像是出自希臘？』

『當然。如果運氣好頂多到孔島。』

『哦。史比洛發現了？』

他聳聳肩。『我懷疑。他可能看見我皮包裏的樣品。』

『所以你把他謀殺了，』我抽了口冷氣。『你甚至於毫不在意？想起我因爲海豚引起的麻煩不禁可笑……你一定是因爲好玩才射擊他，你反正再有幾天就要離開了。』我在暗中望着他。『你怎麼這樣？根本不在乎你毀滅了什麼，是吧？你是你國家的叛徒，以及你客居的地方，你不知道你會毀滅多少人。我不是指史比洛，我是指飛麗與利諾還有他們的孩子。你知道他們會有什麼後果？』

『別多愁善感，在男人的天地中沒有這種語言。』

『可笑！多少人把「男人天地」作爲不良少年的藉口？炸彈、謊言、胡說、制服與三呼。好，記住，你愛怎麼樣隨你便，你要記住我是一個女演員，我對人發生興趣。即使你是一個狂人。告訴我爲什麼？』

我終於感到他身上的怒意。

『你是爲了錢嗎？』我抬高聲音怒斥。『當然你得到金錢。你有攝影的才能——但是你無法隨心所欲。你既然誇口爲雙方工作，你自然不是爲了政治目的，爲什麼呢？我想知道什麼使一個可怕的小丑動心。』

『妳有副利牙，是不是？』

『看我和什麼人在一起。好，做個破壞者，對不對？你完全是爲了刺激？』

我覺得他氣息加速，然後他以醜惡的聲音笑了起來。他一定知道我沒有武器，而無法逃脫他的手掌。他的掌握已鬆，但是他仍不讓我動。我坐着。

『正是，我的格言是隨心所欲，』他說。

『但是你不是第一流，只能算第三流。把人扔下海不能算是高級。』

他沒有答應。高羅拉的燈光已在我們前方。風忽然由北方掀起一片浪花。他的手轉舵，愛麗絲號又正對風向。星星被扔到桅桿後去。風在繩索間歌唱。

『你打算把我怎麼樣？』我問。『把我扔下海？』

愛麗絲跳了一下，又穩定下來。他的手又離開舵輪。

『等時候到了，』他說，『希望妳快樂地死去。』

他站起來撲向我，手伸在我頸子上。

我盡量後仰躲開這野獸的手。我的手伸向口袋摸索手電筒。我的背貼在船欄上。他來了。船跳了一下，右舷的橫桅響了聲，帆又像鞭子在抽打。一陣浪打上來，使他的脚滑一下，沒抓到我咽喉。

愛麗絲號轉向大海，橫木又盪了回來。他的手抓到目標，指甲向下掙。我的背弓在欄杆上，掙脫左手用電筒朝他臉上打下去。

那不能算是打。他沒放開我，但是他本能地站直身體，把我拉起來……

我把右脚由他身邊伸過去，用盡全力踢着舵輪。

愛麗絲號急烈右彎，船欄陷入水下。

這時橫木正好打在馬高夫頭上。

第十九章

『你這人，我是游到岸上來的呀，
像隻鴨子似的：我敢賭咒，
我能像鴨子們似的游水。』

——第二幕・第二景

如果我能意外地擊到他，那麼這件事情便可能結束了。他已經覺到我的脚踢過他身邊，愛麗絲號突然歪斜使他警惕。他的船員本能使他及時行動。

他向我低頭衝來，一手抬起保護他的頭——但是我在前面打他的臉，掙扎地要把他的頭推到橫木上去，它呼嘶而來，幾乎可以打死一條牛。

它以千鈞之力擊過來，然而大部分力量被上舉的手所承當。他被打後正爬在我身上，重量使我貼在座位上。

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死是昏。座位又滑又濕；我的手想支住什麼站起來，但是風使愛麗絲號轉向另一邊。馬高夫的身體由我身上滾下。他摔在甲板上，而我的衣服被他夾住，也隨着摔下去。我們兩個纏作一團，滑碰在艙房的右壁上。

愛麗絲號顛簸前行，它震抖後，等着下一次的搖擺。我由被絞住的外衣中掙脫開，努力站起，彎腰避開

謀殺人的橫木，瘋狂也似地跑到舵輪處去。我抓着它支持自己，想把船身平穩下來。

起初我以爲他死了。他的身體像破布堆一樣又被扔到左舷去。他的頭正在滾動，我看見他臉上的汚垢，它不復是以前看過的圓形，而是個半月形……他半邊臉上塗滿血漬。愛麗絲號又登上另一巨浪，寒冷的鹽水一定猛然使他恢復知覺，因爲他的頭由甲板上抬起來，手伸向艙壁準備扶着什麽地方站起來。

我又急轉舵輪向右使船身再側過去。他的手太滑，又劇滾回甲板上。我放開舵，取下牆上的信號烟管。我只盼望繩索够長，可以扔到馬高夫那裏。現在他的左手緊抓着椅座，右手伸向衣袋。

我拿起金屬管向前去。

太慢了，他已經拿出手鎗。他在喊叫些什麽；可是聲音被風浪聲壓住。我立刻放下信號管跳回後座去。蒼白的半邊面孔朝向我，鎗管向上擧。

我忙亂地拉下掛在牆上的救生圈。它忽然落下，我拿着它護在胸前蹣跚地向旁邊走。當我拉住船欄時，引擎控制正在我脚邊。我把油門踢開，跳向欄杆。

愛麗絲怒吼一聲衝向前面。我看見馬高夫把手自牆上放下，用一手擦掉眼上的血，擧鎗向我發射。

我聽不見鎗聲。我只看見鎗口冒出來的烟在空中消失。我一手撫着肚子，彎身向海中跳下去。

我吞了海水，咳嗆了一會，肺部很痛，本能地向海面上升上來，我大睜眼睛，注視着墨黑的海洋。我的手臂划水；我像個被吊的人一樣踢着水；但是失去控制向下沉去……

冷水包圍着我，使我第二次回復知覺。馬高夫，在搖擺的黑夜船上，他的鎗沒打中我。當我摔下時，救生圈已被我拉了下來，但是繩索還套在鉤上。馬上愛麗絲的主人已會把它穩定下來，然後來搜索我……

我壓下自己的狂亂，正如我與海洋奮鬪一樣。我輕易地浮上來，這次暗黑的夜色令我慰安。我落了一隻鞋子，這點負擔釋下也令我輕鬆。我踩着水回望。

黑暗，無邊的黑暗。加上風聲海嘯。然後我聽見引擎聲，但是我不知道它離我多遠，但是在間歇的風聲中，它似乎越來越近。他會回來找我。他一定會。我希望他認爲我已被擊中而不能生還。但是他決不願冒險。他會在這裏仔細尋找直到發現我爲止。

山高的波浪把我擧起來。我在頂點上時看見他了；他打着燈光，愛麗絲的帆已降下，引擎半速駛行搜索我。它離我不很遠，對我斜向駛開。但是它會回來。

而且它正在我與陸地之間。我看見它是堆朦朧巨影，上面有點點光亮。陸地離我比離船要遠些。

他說過只有半哩。我游不了那麽遠；尤其是在海裏。水的浮力雖然很大，但是我在水中決不如史比洛，而且也不敢希望有他那份福氣，我只好一直朝陸地游去。如果馬高夫多搜索一下，他一定會發現我。

他轉個彎，船後打出一道激流，它仍在我和陸地之間。我周圍全是洶湧起伏的浪濤。我在一陣波浪的斜腹，它的頂峯迎着黑暗天空與星辰。水珠打進我的眼睛與嘴巴。我的身體已不由自主，而成了一塊浮起的冰冷物體。我除了隨波浮沉之外別無他法，只好讓海水任意冲載。

我游上第二個波頭時，我嗅到風中的油臭，並且看見不到二百碼處有盞燈亮，引擎聲音又由急速而轉緩慢，船慢慢地兜着圈子，我甚至於看見他彎腰站在船邊，拿起什麽東西——可能是我的橡皮跟鞋還浮在水面。他也許認爲那是我淹斃的證據；否則他會一直兜着圈子直到發現我爲止……

在不遠的地方我又看見一點光，比愛麗絲號暗而亮。愛麗絲號的燈熄了。我聽見另一架引擎聲撲撲而來。大概是肯都瑪的警察來查看奇怪的燈光……

愛麗絲號的引擎高吼一聲，我聽見它急駛而去，然後風帶走了它的聲音。

於是我大聲喊叫。

可是我的叫聲並不比嘆息聲更大，風聲把它吹散，充其量不過像隻海鷗在低叫。我不知道肯都瑪的船是不是去追趕愛麗絲，不久我看不見它的光，也聽不見它的聲音，我只好又努力地前游。

那時我才發現海面比較平靜。我已經到了孔島大轉彎的山麓。潘圖克拉特山擋住風使海灣安寧。高羅拉燈光在我右邊遠處。我方才是被水流沖得向西邊去。

這個發現對我不亞於一帖鎮靜劑。我的頭腦清醒了。我離那道把史比洛沖到東邊阿爾巴尼亞的水流還的相當遠。而今夜刮的是東風。帶我的水流一定是朝西南。卓揚尼可能便是被這股海流帶到羅莎別墅下方。我懷疑聖史比利東會不會平安地帶我回去，至少我可以浮在水面不用出力便能前進。這給我無窮的希望。

我心中祈禱，希望我的話能傳進聖者的耳朵。

二十分鐘後，我所浮着的海面已經不那麼顛簸，石岸的咆吼只在一百碼外。我知道我沒有辦法。史比洛的機會在我說來一點也沒有。在山崖下一些激流重擊石岸，也許是主流的漩渦把我帶到這裏，擊岸後再折回大海，我只能使自己勉强浮在海面，沒有一分可與大海掙扎的氣力。我的手像棉花，身體像重鉛。每一陣波頭都會把我淹死。

果然有個巨浪撲過來。我吞下幾口水，我在昏迷中努力掙扎，我衝上海面，睜大痛澀的眼睛，雙手無力

地划動，但是它已經連浮力都沒有了。海水拍岸聲模糊得奇怪，有如它在遙遠的地方，或且是我耳中已灌滿海水……我被帶向後方，下沉，下沉，像一袋金屬，像個已死的屍體……

天已經亮了，我已經掙扎過黑夜，而今在天亮時被淹死，似乎太傻了點。我只能讓自己浮在水面，希望再過一會我的脚會踩到沙，金黃色的沙和可愛的空氣……還有音樂……不，再加上音樂，而這是個夢……我居然會想到夢可眞是傻……我有過幾千個這種夢……再過一會我就醒了，太陽高照，周蒙在旁邊……

他現在在這裏，他在抬起我，把我拉出黑暗的深淵，到了空氣之中。

我能呼吸了。我在水面上，被一種我無法相信的力量推拉着。當我破浪前進時，他的身體翻滾在我身邊，拉我跨過水流，在水將噬沒我之前，把我拉起來。我就像一塊風中破布樣被粗魯地拉扯。

一個巨浪把我抬起，使我無助地在泡沫中打滾，然後重重地把我摔下去。我像塊石頭般下沉，打到什麼東西，又平平地躺在海底……這是一個傾斜的海灘，海在我身邊起伏，我的手已經拉着灘岸，海水又把一陣波浪打過我身上。我哭泣地向坡上爬去，波浪又打來退去。

當我倒在地上時，我半記起回頭看我的救星。牠正由海水中探首起來，牠的身體閃着磷光。牠尾部打起綠色白色的海水。星光照到牠的背鰭，發出一點亮光。然後牠去了，尾部凱旋地擊着水。

我平躺在沙地上，離下面的海邊只有一呎。

第二十章

『海水雖然威脅，究竟還是慈悲的；
我咒罵他，實在是我太無理了。』

——第五幕·第一景

在我上方，像是有盞燈光掛在離我很遠的天空。

慢慢它溶合而成爲一盞燈，它就掛在崖頂小屋窗戶上方。我現在還想像不到我如何穿着滴水冰冷的衣服攀上岩面，也許那裏有條路徑。我終於爬了上去，停下來靠着一株老橄欖樹，前面有道小橋，下面是橫過道路的溪澗。

一個小谷引向崖口的地方。我模糊地看見橄欖樹林間的平地，上面種着些豆穀。樹林間散居着一些小房子，每幢房子都有自己的林園，山羊和綿羊。樹林已經很古老了，樹葉構成巨大的蔭蓋。地上落着如雨的小硬果。枝椏交叉擋住了最近的窗戶和燈光。

我强迫自己發抖的四肢移動。我脚下滾着橄欖。我的脚被日菊絆了一下，踩在一個石頭上，使我叫了起來。立刻傳來犬吠聲，一條惡犬由林中向我奔過來。我不理會牠，只是掙扎前行，讓牠在身邊圍繞吠叫。我覺到牠鼻子碰到我的腿，但是牠沒有咬我。小屋門打開了，一束光線投在草地上。一個有魁梧側影的人探頭出來。

我搖幌地走到燈光中。『請你……』我用英語說，『請幫助我，好嗎？』

他驚訝地瞪了我一下，像幽靈般走到外面，狗在他脚邊盤旋。他對狗叫了一聲，把牠趕走，高聲對我發問。我聽不懂他的話，甚至不知道他是說什麽語言。我只是茫然地向燈光處走去，我的手向前伸，到他脚邊時，我實在支持不住跪倒在地上。

我大概只昏了一會。我聽見他大喊，然後來了個女人的聲音尖聲發問，手半抬起我，我被拖到燈光與溫暖的房中，裏面正有一堆爐火。男人大聲對他妻子說了些什麽，又快步走出去把門摜關。我不知道他是上那裏去，女人說了些什麽，開始脫我的衣服。這時我才知道她丈夫是出去讓我換衣服。

我脫下濕衣服，老婦在問些什麽，但是我聽不懂。我頭腦和我身體一樣麻木疲倦震驚。當我衣服脫下用塊黃布擦乾身體之後，被一塊粗毛毯包起來。她把我推到火爐邊的椅子上，又加了些木頭，再把一個鍋塞到熊熊火焰上去。我的衣服被掛在壁爐架上後她又出去叫她丈夫。

他回來了。他是個年長相貌堂皇的農夫，有威武的鬍鬚，唇角含一支家製的骯髒香烟。他後面跟了兩個一樣魁梧的黑臉男人。他們走到燈光中瞪着我看。我的主人問了個問題。

我搖搖頭。目前我最關心的事倒比較簡單。我伸手拉緊包着身體的毛毯。『克凱拉，』我問。『這裏——克凱拉？』

一連串的點頭與『是』，使我如釋重負。天知道我打算得到什麽答案；我覺得惡夢還附在我身上，必需要有言語的證據才能使我脫離夢境——孤寂的海上，瀕臨死亡，在愛麗絲號上的馬高夫，我攀緣的無名山崖。這裏是孔島，這些人是希臘人。我安全了。

我說，『我是英國人。你會講英語嗎？』

這次輪到他們搖頭了。但是我聽見他們說『Anqlitha』，表示他們聽懂我的話。

我又再試一次。『胡氏別墅？胡堡？』

他們又懂了。又是一連串話，我只聽見『thalassa』，那是大海的意思。

我點點頭，又使用手勢說，『我，』我指着自己，『海……船……』然後一個翻船的手勢，『游泳……淹水。』

在驚嘆聲中，婦人塞了一個碗到我手中，說了些安慰邀請的話。那是一種豆湯，相當濃而無味，不過在目前情況下，它却是熱噴噴的美味。男人們有禮地望着我，並且低聲交談。

我喝完後，把碗交還婦人，一個男人——不是屋主人——向前走了一步，淸淸嗓子。他以很蹩脚的德語說。

『妳是胡堡來的？』

『是，』我的德語比他好不了多少，不過至少我們可以勉強交換意見。我慢慢地說，『到胡堡，多遠？』

『十，』他吶吶地說。他伸出手指。『啊，十。』

『十公里？』

『是。』

『有——路嗎？』

『有，有。』

『有——車子嗎？』

『不，』他十分有禮貌地說。這裏沒有車子。他們要車子做什麼？他們有驢子和女人。

我噓下一口氣。我的惡夢還沒有做完。我還有一程艱苦的路程。我又想起馬高夫將會怎麼辦。

他一定會發現到包裹的失蹤，而且知道是我拿走的，他會猜測我收在什麼地方。我希望他還認為沒有別人會懷疑他，因為如果有人懷疑他，他的旅程可能受到干擾。他認為我只是在偶然中發現他的秘密——也許我發現他帶着包裹，以後為了好奇心而加以探測，當我看見那裏面裝的是重要東西時，便嚇得連忙藏起來。我相信他決不會想到米蘭達身上去。

好，他已經把我消除去了。我的失蹤可能是繼史比洛和卓揚尼之後的不幸意外，如果他也逃之天天，那麼必然會使當局懷疑而搜查他的別墅與船屋。我認為他今晚一定會回去找那包僞鈔。

即使周蒙在等待他，但是沒有確鑿證據，是無法逮捕他的。那麼馬高夫以後仍可從容地逸去。

我望望男人們。

『有——電話嗎？』我不存希望地問，但是男人們高興了起來。是，當然有，不過在村裏，正在山上公路開始的地方。我現在要打嗎？他們可以帶我去。

我點頭着對他們道謝，然後我指指衣服，對女人疑問地看看。尼龍的全已乾了，但是棉毛衣服還沒有。男人們默默地走出去，她替我把衣服收起來。我拉開氈子，開始穿着。當我要穿上短裙時，她阻止了我。

『不，不，不，這個……我的光榮。歡迎妳……』這些話有如用英語說的一樣淸楚。『這個』是指的一件

白底鑲着紅金綠色花邊的襯衫，一條黑色的裙衫。這正是孔島女性在假日盛典中所穿着的。這可能是她年青時的衣服，要不然便是她女兒的。我把它穿上，它很合身，裙子是很厚的手織羊毛，襯衫外還有件外套，她擁着我熱心地讚美，然後叫男人們進來。

他們都在門外等候，現在不是三個人，而是——我數了一下，有十六個人。我忽然感到一陣衝動，低頭吻吻老婦皺褶的臉頰。她緊握着雙手，眼中包着淚水。

『歡迎妳，』她說，『英國人。歡迎妳。』

我走到門外男人羣中，他們忠心地護送我走上樹林間通小村的石徑，把小店中已睡的店主喚醒。

胡堡沒人應電話。我遲疑了一下，又搖向胡氏別墅。

鈴聲剛響起來，飛麗就抓起電話來了。

『露西，怎麼回事——』

『沒事，飛麗，放心。我很抱歉不能早點打電話給妳。我很好。』

『妳在那裏？我打電話給馬高夫，可是——』

『什麼時候？』

『一個鐘頭——或三刻前鐘以前。他不在，我想妳一定和他出去了。是不是？』

『不。聽着，飛麗，替我做件事好不好？』

『什麼？妳在搞什麼鬼？』

『現在沒有時間，等我們見面了，我再告訴妳。妳先別多問，妳現在替我再打電話給馬高夫好吧？如果他在，妳告訴他我還沒回家，問他是不是和我在一起——就當作妳還沒聽見我的消息而且擔心得不得了。千萬別讓他知道我打過電話給妳。可以嗎？非常重要，飛麗。』

『是，可是——』

『好人兒，替我這樣做。我保證立刻回家把全部情形告訴妳。不過我要知道他是否回去了。妳打過電話，立刻再打給我。』我把電話號碼給她。

『妳怎麼到那裏去了？妳又和他出去了？我知道妳回來吃晚飯，似乎米蘭達也和妳一起出去，盤碟還沒洗。』

『那是我的錯。我叫她去送封信。』

『眞的？呵，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怎麼飯吃了一半，這麼晚了會跑到潘圖克拉特山去——』

『妳可以說是馬高夫陷害我的，妳知道，回家的路很長啊！』

『露西！妳是說他想把妳怎麼樣？』

『可以那麼說，』我說。『我不喜歡妳的馬高夫，飛麗，如果他回來了，我等妳電話。請照我的話做，事情很重要。』

『天啊！好。讓他去擔憂吧！』飛麗惡意地說，『好，小心肝，妳等着。我就打電話來。要我去接妳嗎？』

『最好。』

『臭鬼，』我姐姐吶吶地說了，把電話掛上。

現在店裏有二十三個人，而且似乎發生了什麼事。每個人臉上都是笑容。當我放下話筒時，說德語的朋友在我身邊。

『小姐，過去看看。』他驕傲地指着門口，『爲了妳。』

外面星光下有個幾乎全新的摩托車，旁邊站着個驕傲而羞怯的二十歲左右青年。男人們也很高與他能够幫助我。

『他由斯巴達拉村來的，』我的朋友指着潘圖克拉特山的斜坡後說，我看見那邊有幾點燈光，大概便是另一個村子。『他去高羅拉看他叔叔。我們把他攔下來。懂嗎？那部車子非常好，跟汽車一樣好。妳不能住在這裏，外國人在這裏不好。他會送妳回家。』

我感到一陣眼淚直向外衝，我擦擦眼睛。『你們太好了。太好了。謝謝你，謝謝你們。』

我只說得出這麼多，而且他們也十分滿意。他們的好意與溫暖像火爐，他們也使夜晚溫暖。

有人拿出一個墊子，好像是他家裏最好的一個。有人替我綁了上去。第三個人把我的濕衣服細做一捲，放在椅墊後的筐子裏。青年人微笑好奇地望着我。

電話鈴響起來，我連忙跑回去。

『喂？』

『露西。我打過電話，他不在。』

『沒有接？』

『當然。哦，妳到底能不能告訴我是怎麼回事？』

『親愛的，不行，現在不行……我馬上回去。放心。別告訴人我打電話給妳過。任何人都不行，連周蒙在內。』

『連周蒙？什麼時候——』

『別過來接我，我有交通工具了。再見。』

店主拒絕收打電話的錢。他覺得半夜被一個快淹死的女人吵醒一定很有意思。那些幫助我的人甚至於不肯接受我的道謝，他們覺得幫助我乃是一種特權。他們扶我坐好，教我把脚放在什麼地方，如何扶着青年的腰，祝我順風後，便站開讓我新朋友踩動機器，車子大吼一聲衝出了村子。它的聲音可以吵醒幾哩開內所有睡眠的人。當然，他們也會認爲這是一種特權。

車後升起一陣烏烟。路崎嶇不平，上面有些鬆石子，穿過樹林沿着山崖走，像條蜿蜒的小蛇。路約在海面上三百呎。人們會說，這不是一條快路，但是我們的車子開得很快。前輪下射出許多石頭，後面則拖條半哩長的烟灰尾巴。我不在乎。風在我頭髮間吹過，以及顛簸的速度，在恐懼憤怒之後倒帶來刺激與滿意。

而且此刻我無需恐懼，這個『機器之神』來拯救我，他不會讓我失望。我緊緊地摟着他的皮夾克後背，怒吼地駛行，在我們左邊下方則是黑暗空洞的海洋。

這個年青神祇轉頭高興地喊了些什麼。我們轉過彎，經過一條小溪，上了幾層臺階，到了一條平坦的好路上。

但是對我們而言並沒有什麼改良之處。它以一連串的急彎在潘圖克拉特山麓急速下降，我想這是一條危險的彎路。每當我們快到邊緣時，一根草，一朵花或是一塊石頭把我們擋回去。車胎吱吱叫，神祇高興地喊叫，夜空中充滿了橡皮燃燒的氣味。轉過最後一彎，我們到了山脚海平面。

路一直向前。我看見神的手伸向油門。

『好嗎？』他大叫。

『好！』我高喊，活像一隻在颱風中的猢猻。

手動了。夜，遍野的蘋果花，加速度地向身後掠去……

忽然我們通過了一個我熟悉的村落，他放慢速度。我們過了黑柏樹林，經過檸檬樹林間的小屋，經過松樹而到了胡堡大門口的石柱間。

青年把脚踩在地上，疑問地轉頭，用拇指朝車路上指指，但是我搖搖頭。由大路走上胡堡太遠了，而且我不願由大門走讓人家知道我回來了。

我的手由皮衣上放下，僵硬地跳下來，抖直美麗的綉花裙子。

當我想感謝我的恩人時。他笑着搖搖頭，把車頭轉回，喊了些什麼。我聽不懂，可是我猜想是，『不勝榮幸。』

他手放在車柄上時，我用手摸着它。

『你的名字，』我用希臘語說，『名字，請？』

我看他笑着抓抓頭。『史比利東，』他說，『上帝祐妳。』

然後車子高吼一聲，他又消失在黑暗中了。

第二十一章

『你在此地
實在是冒稱非份的名義；
到這島上是做奸細來的……』

——第一幕·第二景

胡堡沒有燈亮。房屋雄偉地聳立在星光之下，它可能正顯露出原設計者所欲表達的浪漫氣質。我繞過去走到平臺，踏上生苔的地磚。這邊也一無聲音動靜。長窗已關並且放下窗帘，我推了一推，它已經上鎖。

我又沿着平臺邊緣走到海灣上方的懸崖欄杆邊。看不見的海洋在低語，我身邊全是松柏的氣味。我也聞到玫瑰花香，附近還有蝙蝠，以尖弱的聲音劃破寂靜。我眼角看見什麼在動，立刻轉過身——一道蒼白的顏色自石欄邊逸到山下去。這是那隻孤單的白貓。

我又看見一點微光。它來自右邊樹林過去的地方，正是羅莎別墅座落之處。我輕悄得像那隻大白貓，又像是由海洋中出來的幽靈，走過平臺，下到樹林，向燈光處走去。

我幾乎直撞到樹林間停着的 XK-150汽車。他一定是把它駛離家屋，萬一有人去找，會以為他車子不在，人也不在。

幾分鐘後我由桃金娘灌木叢邊走下到別墅去。

我以前說過，兩個別墅尤如雙生。大門面對樹林，前面有個乾淨的車道，這裏有條石板路繞過屋角到面海的寬濶平臺上去。門上有盞燈。我分開樹葉往裏面看。

車道上停着兩輛車子，周蒙的大黑別克和一輛我沒見過的小車。

那麼他回來了，而且進入戰鬥情況。我不知道另一輛是不是警察的。

當我躡足走過平臺貼在牆壁上時，我的橡皮鞋跟沒有發生一點聲音。

平臺也和飛麗那邊完全一樣，只是亭廊上蔓蓋着的不是紫藤而是葡萄，而且上面沒有餐桌，只有兩個大椅子和一個低桌上面擺些杯瓶。我靜靜地閃過去走向落地大窗。

三個窗子全關上下了窗帘，但是中間一個窗帘露出一線三吋空隙，可以看得見裏面的情形。當我走近時我又發現可以聽見裏面的聲音……旁邊的窗門邊有個大洞，像是什麼人破窗而入……

我第一個看見的是馬高夫，他正坐在窗邊的大桌子後手上悠閒地端着杯酒。他還是穿着棉毛衫和黑褲子，他椅背上掛着我在下海前掙扎的外套。我很高興看見他臉上有道青痕，上面還有乾血漬，喝酒時，口角似乎感到疼痛。他用條手帕輕按發腫的嘴唇。

猛一看去，似乎房裏坐滿了人。不過他們以極簡單的方式坐在周圍。離馬高夫兩碼的房中央，面部對我半側轉開的是站着的周蒙。我看不見他的臉，阿杜則面窗站在門口，他全付注意力都放在馬高夫身上。我身旁窗戶邊的小椅上坐着史比洛，尷尬地把綁着白石膏的脚伸向前方。米蘭達坐在他身邊地板上，手擁在胸前。兩張臉相似得驚人，甚至分不出顯著的性別。此刻臉上也有一種相似的表情；對馬高夫的單純恨意。孩子椅邊放着把長鎗，由於他的手懸在鎗上，可見是警察命令他把鎗放下的。

因爲警察在這裏。在馬高夫對面門邊坐着一個我認識的警官，他便是上次負責查詢卓揚尼案件的人。他是個矮壯灰髮蓋着濃鬚而眼睛烏黑而聰明的人。他衣服很不整，顯然是在匆忙中穿上衣服。雖然他外表上還是那麼一幅撲克臉孔，不過由他眼光中我可以看出他的不安。

馬高夫以我十分熟悉的平靜冷淡音調在說話。

『隨你便，白先生。不過我警告你我不準備忽視在我船屋裏所發生的事，事實上，這兩個人不告破門而入。至於那個女孩，我不知道我和她會有什麼關係，我已經把下午的情形詳細告訴了你。』

『我們對你今晚的行動感到興趣，』周蒙聲音雖然粗莽，但是仍然控制得很好。『先說，你的臉是怎麼回事？』

『主帆的橫木出了點意外，』馬高夫輕聲說。

『又是一次？照你說起來，豈不是意外的事太多了點？怎麼回事？』

『你是不是個船員？』

『不。』

『那麼別發傻問題。』馬高夫冷冷瞪他一眼。『你可以少說點了，你無權問我，正如你無權到此地來搜查一樣。如果不打電話給警察局，我也會打的。過一會我們再來談談你的手段。』

白警官沉重地說，『請你等一下，周蒙。馬先生，你對我們說過今晚七點多後便沒見過黃露西小姐，你什麼時候送她回家的？』

『是，』他對警官的聲調又變得忍耐有禮。他扮演得太高明了。『我在晚飯前送她回去的。我自己有事

又出去了。』

『以後你就沒再見到她？』

『我到底——對不起，警官。我有點疲倦。是——是我以後沒見到過她。』

『你已經把送黃小姐回去以後的行動告訴我了。當你到船屋去時，門還鎖着，所以你認爲裏面沒有人？』

『正是如此。』

『裏面也沒有任何跡象指出——黃小姐或別人到過那裏又走了？』

我看見馬高夫遲疑了一下。但是他一定以爲將我毀屍滅跡了。『沒有。』

『你聽見了這女孩說的話了？』

『米蘭達？』他的音調不但鄙棄而且冷漠。『她可以隨便說。她聽了她兄弟的話，可以發明一些使我麻煩的故事。天知道爲什麼這孩子會想出這麼荒唐的話。今晚我看見他生還，眞比任何事都高興。』

史比洛喃喃地用希臘話說些什麼，然後看了他妹妹一眼。他又高聲說，『我吐口水！』而且眞朝地上吐了一口。

『史比洛，』周蒙高聲說，馬高夫有禮地揚起眉毛對警官笑笑。

『魔鬼責備罪惡？眞倒很有意思，啊？』

『對不起，』警官說，『請你控制自己，史比洛，否則只好請你離開。我們再看看，馬先生。請你原諒，我的英語不好。請說下去。』

『我說不管米蘭達怎麼指責我，事實上她也沒有看見黃露西走進我船屋。』

『嗯。好，馬先生，暫時我們不談這個……是，周蒙，在彼得搜查船屋沒回來之前，我們沒有什麼事好做的。他就會回來。馬先生，我還有幾個問題想問你。』

『嗯？』

『目前先忘了黃小姐的行跡，我想聽聽你的……在你到船屋去以後的事。當周先生在你回來時指責你——』

『你是說他攻擊我。』

『隨你便。他問你到那裏去，你對他說是「正常航程」。所謂「正常航程」是什麼意思，馬先生？打漁嗎？』

阿杜毫無表情地說，『他的攝影機在艙裏。』

『那麼你是出去拍照，馬先生？我可以知道是在那裏嗎？』

一陣短促的靜默。馬高夫喝口酒，坐着望了一會玻璃杯。然後他抬頭望着警官的眼睛，微笑地聳聳肩。

『我早知道我必須有所說明。我沒想到你會找上我。如果不是因爲這女孩的誤會，我懷疑你會。或且你是想撈一票？』

警官臉色不變，但是我看見周蒙緊張起來。

『對不起，』警官有禮地說，『我不懂。請你用簡單的英語——』

阿杜說，『他說他知道早已有人對你談過他。他說他打算坦白。』

『我沒有這個意思。把你美麗的嘴巴閉上。這是男人們的事。』他連望也不望阿杜，只是揮下手，有如他是個微不足道的侏儒。

『請別浪費時間，』白警官說，『馬先生，怎麽樣？』

馬高夫靠着椅背對他打量了一下。他的態度旁如無人。『既然你手下去搜我的遊艇，我無需以攝影作我的藉口。你只要看看那些攝影機……不，老實說，我在那邊有生意。』

房間裏比以前更寂靜。我昏暈地想，他總不會這麽簡單坦白……爲什麽？爲什麽？我恍然大悟。米蘭達把她所知道的事告訴警察。馬高夫知道她曾經在岸上和我在一起。即使他們沒在他面前提起過山洞與包裏的事，不過他會猜到她見到的與我一樣多，而且必須把包裹的事告訴警察。再說，現在正有警察在搜查愛麗絲號，如果他不太笨，一定會發現那個暗層。我猜馬高夫想在被發現之前作點無害的解釋。

『那邊什麽地方？』

『阿爾巴尼亞。』

『生意呢？』

『我們能不能稱之爲「進口」？』

『你要怎麽稱呼沒有什麽分別。我完全了解。』希臘人默默看了他一下。『你承認了？』

馬高夫不耐地欠動一下。『我非承認不行。你當然不會假裝不知道這種事。我知道卓揚尼被殺死，你睜隻眼閉隻眼，可是在我們之間——』

『卓揚尼？』我看見白警官望了周蒙一眼。馬高夫正在轉風使舵。

『啊，』馬高夫說，『你一定懂得我的意思。我想你懂。』

『關於卓揚尼，你沒有告訴警察局你所知道的事？』

『沒有。我只是以我對那邊港警的經驗作個猜測。他們相當有效。』

『那麽，你是認爲他在那邊遇到麻煩？』

『我沒有認爲。我只是猜測。但是猜測不能作爲證據，對吧？』灰色的眼光掠過周蒙身上。『我是說一個人到那邊去多了，難免不受一兩次傷。你知道他是做什麽的。』

『卓揚尼和你有什麽關係？』

『我？沒有。我根本不認識他。』

『那麽你怎麽知道他做這種事？』

馬高夫笑笑。『在同行裏，是很難隱瞞的。』

『他和你沒有連絡？』

『我告訴過你，一點沒有。』

白警官說，『據說史比洛和卓揚尼相繼地發現了你生意中的某些隱事……』

我下面沒有聽見。我後面平臺上什麽地方傳來脚步聲與電筒的閃光。一定是搜索船屋的警察回來了。我由窗口避開，心中盤算是否過去告訴他船屋裏的包裹；但是我又想到他可能不懂英語。他由平臺那邊過去走進屋去。

我又躡足走回窗戶。如果那人發現了包裹，我先聽聽馬高夫如何解釋後再出現。

他現在改變立場了，語氣中稍帶惕意，『現在也許你可以告訴我，什麼事使我被控兇殺的罪名？』

『我不能，』白警官歉意地說。『由你所說的「生意」而言，我不能。什麼東西呢？無線電零件，於草，抗生素，商品清單？馬先生。人會懷疑你爲什麼要付出那麼高代價……房租，船，聯絡的麻煩，冒險……你不是個窮人。你爲什麼做這種事？』

『那麼難以瞭解嗎？』馬高夫說。『我在這裏準備書，它使我心煩。當然我不需要錢。不過我很無聊，既然有船，可以加以利用也相當有趣……』他伸出一手。『你眞要我今晚的行動嗎？說我爲了刺激，便可以了。阿波羅可以替你翻譯。』

阿杜輕聲說，『他說他喜歡爲了刺激暴行本身而行動。這是不負責的罪犯所用的字眼。』

周蒙笑起來。馬高夫酒杯上的手發白。『哦，你這小——』

『警官！』周蒙打斷了他們。我首次看見他的臉。『那些事現在都沒有關係。抱歉，這個人如果在邊境走私那是你的事，但是最重要的是女孩。如果他堅持——』

『且慢，』白警官轉頭說。阿杜把身邊的門拉開讓警員進去。

顯然他沒有找到包裹，也沒有找到別的。因爲他上司發問後，他伸出空手聳聳肩，用迅速的希臘語回答，周蒙又用希臘語發問，那人轉向他邊比手勢一邊回答。但是當我看他手中有沒有包裹時，一定弄出點聲音吸引了阿杜的注意。他的眼睛向這邊掃過來。

沒人望着他，大家都注意着新來者，但是史比洛却目不轉瞬地瞪着馬高夫。也沒人注意到阿杜悄悄走出門又隨手把門關上。

我立刻退後，到光線之外去，然後輕輕走到屋角。

我身邊暗中傳來脚步聲與低語聲：

『露西小姐！露西小姐！我以爲——妳穿的衣服——使我認不出來……眞是妳！我們以爲妳死了。』他的手不自覺地擁着我。更使人至感安慰。『哦，露西小姐，我們以爲妳隨那魔鬼上船被殺了！』

我發現自己緊貼着他。『是的。我和他去了……他想殺死我，但是我跑走了。我像史比洛一樣掉下海，他讓我淹死。但是——阿杜！你不能那樣說！哦……別讓他們聽見……』

『我們現在去抓他，他可逃不掉了。』

『我答應你去。我全明白了。不但史比洛，揚尼和我，而且他是個賣國賊，是個間諜，我可以證明。』

『啊！』他放開我。『進去，露西小姐，不用怕他，我們馬上進去。周蒙急得快瘋了，他想把他殺死。』

『暫時不……不，再等等，我先要知道是怎麼回事。你可以簡單地告訴我嗎？他們是孔鎮的警察，對不對？沒有從雅典來的？』

『沒有。雅典方面要周蒙早上帶史比洛去見當地警察。他們說讓地方調查，可是我覺得他們不感興趣——他們正忙着對付星期二的共黨示威，而且這是孔島的事。周蒙又和史比洛回來，我在碼頭接他們。我告訴周蒙山洞和藏的包裹，他怕先到警察局會浪費時間——那時是十一點——於是他決定先回家去看山洞。』

『你沒接到米蘭達帶的信？』

『沒有。她打電話去孔島酒店，可是我不在。我到一個朋友家裏去，然後去碼頭等周蒙，孔島酒店派個

孩子去找可是沒找到我。我們到胡堡時，米蘭達在等我們，過了會等她記起時，才把妳的事告訴我們。』

我看他笑了笑。『因爲史比洛。』

『哦，天！當然啦！她把別的事全忘了。嗯，我不怪她……說下去。她提起了我的事。』

『是，我以前沒見過周蒙急得那付樣子。他和我跑去船屋，但是你們連船都走了。我們搜查許久，才到羅莎別墅去。它鎖着，所以周蒙打破窗戶，裏面還是沒有妳的踪跡。他便打電話到白警官家，把事情告訴他，叫他來的時候到胡堡把史比洛、米蘭達也帶來，後來我和周蒙到船屋去等馬先生。』

『後來呢？』

『我們等了有一會。然後看見他關了引擎張着帆悄悄進來，他下來把它綁上，我們才知道他馬上又要離去。他沿着海岸走進船屋。』他動了一下。『我們抓住他，周蒙和我。他掙扎，但是我們立刻制伏了他。周蒙叫我到船裏去找妳，我回去的時候馬先生假裝出驚奇與憤怒的樣子，周蒙說，「她在那裏？我的女朋友呢？」並且用手揑着他咽喉，我以爲他想要殺死他。馬先生說他不知道，周蒙對我說，「快，阿杜，別讓警察看見，他們會不高興。」』

『不高興什麽？』

『我們要他講話的辦法，』阿杜說。『可是警察立刻來了。馬先生很生氣，並且向警官抱怨。白先生很不安。我們只好到屋裏來。另外一個留下搜索船上。妳不是看見他剛剛回來嗎？他沒發現什麽，只看見他藏東西的甲板下的暗層。妳全聽見了，是不是？』

『猜到的。他講希臘話。』

『哦，我忘了。好了。妳等一下。』他繞過屋角去，過一會又到我身邊來。他把一個杯子推到我手中。

『喝下。平臺上還有點酒。妳冷嗎？』

『不。我很興奮。謝謝你。』我喝下烈酒，把杯子還給他。我看見他彎腰放在什麽地方，然後站起來握着我的臂膀。『現在怎麽樣，露西小姐？妳說我們可以抓住他。眞的嗎？』

『眞的。我現在沒有時間詳細告訴你。不過我可以簡單地告訴你一部分……萬一有什麽事情發生……聽着。』我以簡單的句子把馬高夫的話告訴他。『就是這麽一回事。雅典可以調查他的關係，並且大致可以查出他上岸的地方以及他需要的時間。他們可以立刻去蒂拉納設法禁止東西流通。那不關我們事。我們只要讓警察抓緊他就行了。』

『妳說的證據呢？可以讓他們信服嗎？』

『當然。我有一包僞鈔，眞的。我把它沉到船屋木架下，大概左邊一半的地方。你去拿好不好？』

『好，可是我先陪妳進去。』

『不必了。我希望你先拿到盒子。他知道我拿了——他一定知道——他也可能想到我藏在什麽地方。他是個危險的人，阿杜，如果出了毛病……我不願再冒被他逃走的險，或且讓他再有機會打我一鎗，因爲我是唯一知道他內情的人。所以我先別在他面前出現。你立刻去撈來。』

『好，妳小心一點。』

『我知道。那猪有鎗。你們拿了吧？』

『是，我們交給警察了。』

『哦，走吧，』我吸了口氣，『哦，阿杜……』

『妳怕嗎？』

『怕？』我說，『那是我生命之門。來。』

房裏一切未改，只是警察佔了阿杜先前的位置。馬高夫在吸煙，態度更加悠閒，不過仍有點不耐。就像一個遇到惡作劇的人一樣。據馬高夫說，他們在山洞裏看見的小包是無線電。他疲倦而狡猾地解釋『無線電』如何被包裝隱藏起來。

我伸手自洞口把窗閂無聲地抽開。

『……可是何不等到天亮呢？我承認，我也打算對你們說明——但是現在不行——我不願在一羣想寃枉我殺人的孩童面前。』他停了停，又以理性的聲音說，『警官，如果你堅持，我可以立刻隨你去孔鎮。既然黃小姐失踪了，我建議你們先去找她，我的小罪可以等明天再說。』

警官和周蒙同時開口了。可是米蘭達第一次大叫起來。

『他知道她在什麼地方！他殺死她了！別聽他的！他殺死她了！我知道她到船上去了！他殺了她，正像他殺死我兄弟一樣。』

『眞的，』史比洛憤怒地說。『上帝在上，眞的。』

『哦，老天！』馬高夫說。他忽然站起來，像是一個無法再容忍的人。『太過份了。我有禮地回覆你的問題，但是這件事該結束了！這是我的家，我可以招待你們，不過我不要聽這些農夫在胡鬧。我建議你們把

他們趕出去。還有那個姓周的。』

門閂已開，窗戶輕輕應手而開。我聽見周蒙以我不熟悉的聲音說：

『白警官，我請求你。女孩……沒時間了。讓我和他單獨五分鐘。只要五分鐘。我不會讓你後悔。』

白警官還沒回覆，馬高夫用拳猛擊桌子。

『胡鬧！簡直是陰謀！警官，你不能坐視！你們到底打算怎麼樣？白警官，請你立刻把這班人趕出去，你聽見沒有？我已經告訴你了，我到底要告訴你幾次，我在晚餐後沒有看見黃露西那個鬼女孩？眞的，我可以發誓！』

沒有一個演員能有更佳的出場前奏。我推開落地窗走進去。

第二十二章

『我們不可再以過去的煩惱來回憶。』

——第五幕・第一景

一時沒有一個人動彈，我只盯着馬高夫，因之我沒有聽見其他驚呼的聲音。周蒙想衝上去，但是被白警官拉着他的衣袖。

我說，『你不是在等我吧，馬高夫？』

他沒開口。他臉無人色地退後一步，雙手緊抓住桌沿。我瞥視旁邊的米蘭達在劃十字。

『露西，』周蒙沙啞地說，『露西——我親愛的……』

警官自驚奇中醒來，他坐好身體。『這位是黃小姐，對吧？我雖然不認識妳，但是我們正在談妳。』我忽然注意到警員彼得手上拿着鎗。

我說，『我知道。我剛才是在偷聽，我想知道馬先生是怎麼說的。以及我在一小時前離開他後發生了些什麼事。』

『哦，』周蒙說，『我們沒錯，白——』

『一小時前，黃小姐？他一小時前才下班。』

『是，我和他在一起。我大概是在高羅拉東方一些地方落海的。』

『啊……』史比洛興奮而滿足地說。我看見彼得執鎗由門口向前走，馬高夫既不說話也不動彈。他似乎無力地支持住桌子。他十分蒼白，臉上的傷痕顯得更黑青。

『我們是否——』白警官說。

周蒙說，『看他的臉。他想殺死妳嗎？』

我點點頭。

『周蒙！』白警官高聲警告。『彼得？啊……好，黃小姐，請快點說明。』

『好。不過還有更重要——更迫切的事，我必須先告訴你。』

『什麼？』警官問。

我張口欲答，但是忽然一陣電話鈴壓下了我的話。聲音似乎震撼着安靜的房間，我知道我跳起來，我想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電話上。警員自動地舉鎗對着它。

那已經够了。我甚至於沒有看見馬高夫動作，但是在閃電般的時間內，他把手低下，由抽屜中拉出一支鎗發射起來。彼得也像回聲般回了一鎗。但是太晚了。他的子彈打在桌後牆上，然後他的鎗落在地上。彼得一手撫着右臂退回一步，正好擋在周蒙前面。

鎗聲響後，馬高夫跳出離他兩步外的窗戶。我覺得我的手臂被後方的野蠻掌握所抓住。他把我拉在他前面作擋箭牌。這是人質。手鎗指着我身體。

『退後！』

周蒙站在房中央。白警官凍結在起立的動作，手支着椅臂。警員支在牆上，手中滲出血漬。兩個雙生子

沒有動，我聽見米蘭達低泣的聲音。

我覺得我被拉動，鎗抵着我。『站好，妳這母狗，』馬高夫說，『否則我立刻打死妳。你們大家聽着。我走了，這女孩陪着我。如果有人跟踪我，我可以告訴你們她會有什麼結果。你看我不會有什麼損失……哦不，我不帶她走……她不是個好船伴。你們等我走了，再來援她。不能太早，否則……』他用鎗的動作來結束這句話。我叫出聲，周蒙無法控制地想衝過來。『別動！』馬高夫說。

他慢慢拉着我走出窗戶。我不敢掙扎，但是我儘量像個重物樣倚着他。

周蒙沙聲說，『他不會讓她活着，老白。他會殺死她。』

『對他沒有用，』我低說，『我把……一切……告訴阿杜了……阿杜知道——』

『閉嘴，』馬高夫說。

『聽見沒有？』周蒙說，『放了她，你這個鬼。你反正跑不掉。放了她！』

白警官立刻說，『只要你不傷害她，也許——』

『傷害她會給我十分的快慰，』馬高夫說。他又拉着我向窗口走了一步。『來，妳。那個漂亮男孩呢？他到那裏去了？』

他站住了。我們正在窗口。我一時感到他的身體發硬，並且猛靠着窗框。他把我拉過擋在他面前，鎗抵着我的腰。我們後面的平臺上有什麼在動。

阿杜……是去取小包的阿杜，正好送到馬高夫的鎗口來。

過一下我知道我錯了。那邊有玻璃杯的碰觸聲，液體的濺地聲，與人低哼的聲音。周爵士高興地在喝馬

高夫的酒。然後他看見我們了。美麗而含糊的聲音高興地說，『喂，老馬。我過來你不在意吧？看見燈光……想周蒙也會在這裏。哦，露西親愛的……』

我想我快昏過去了。我只彷彿記得周爵士走過來，一手執瓶，一手端杯。他臉上有醉意的愚蠢笑容。他對馬高夫揮出酒瓶。

『我自己倒，親愛的老馬。你不在意吧？』

『歡迎，』馬高夫說了點點頭。『進房去。』

周爵士似乎什麼也沒注意到。我想開口，但是說不出話。我不知道為什麼周蒙不出聲。然後他父親看見他了。『哦，周蒙……』他停了下來，似乎在酒意中感到有什麼事不對了。他眼睛又遲疑地轉回馬高夫。『有電話。什麼人打電話來。』他皺皺眉頭。『不會是我的。所以我就過來了。』

『進去，你這個老醉鬼，』馬高夫說了，又把我拉出去。

周爵士只是傻傻地笑笑。以致敬的樣子舉起瓶子，忽然向燈光擲過去。

它沒正中，但是擦了過去。它打到電線，使電燈在天花板上來回搖擺……

什麼白東西由地上打過來……史比洛的石膏架，正打中馬高夫的腿。馬高夫搖擺一下，肩頭支住窗框，在我身邊低罵一聲，便向史比洛開鎗。我感到鎗管在我腰間猛撞，我又聞到火藥的氣味。他一定是瞄準史比洛，但是電燈仍如地震般搖曳，又因為我的倚靠使他失去準頭，子彈擊在石膏上。那一定使斷腿疼痛。史比洛大叫一聲滾了開去。米蘭達也尖叫撲在他身上……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掙脫的，還是馬高夫把我推開。我忽然自由了。我的手半斷地垂在身邊。我摔倒時，

他又開鎗了，然後什麼東西撞來，把我拉倒滾在地板上。周蒙自我身邊悄悄地向馬高夫猛撲過去。

我沉重地跌在碎石膏上。這裏全是酒味。電話鈴還在響。我昏暈盲目，痛苦地低泣。兩個男人在平臺上扭成一團。有一個自我身邊經過踩了我的手。白警官也衝了出去，附近的彼得跪在地上，在桌下找手鎗。

什麼人的手緊緊地擁着我。周爵士酒氣很重，但是聲音很清醒。『妳好嗎？親愛的孩子？』

我點點頭，說不出話。我發抖地倚在他懷中，外面的打架聲音清晰地傳過來。在暗夜中根本分不出誰是誰。我看見白警官分腿站在我旁邊，用鎗指着兩個扭開的人。馬高夫又發了一鎗，金屬桌子大響一聲。白警官高喊些什麼，受傷的警員站起來跑向窗戶，拉開窗帘，使燈光照出去。

但是他們已經到了多樹的崖頭欄杆邊。我看見他們朦朧的影子襯着天空。一個把另一個壓在石頭上。一聲沉重的毆打聲，一聲痛呼。周爵士在我身邊低呼『老天，』我才看見在石頭上的是周蒙。

我身邊傳來急喘聲。史比洛把周爵士拉開，爬過窗沿，平伏在地上用長鎗向前瞄準。我高喊，周爵士把鎗管壓低。『不行，等下！』

欄杆的男人又傳來低哼聲，忽然激烈地動了一下。周蒙向上猛踢，居然掙開身體。他放鬆了馬高夫握鎗的手，但是後者還沒機會使用，周蒙已狠狠地對他臉上打了一拳，使他倒下碰到石頭。

這兩人分開了有兩秒鐘。我身邊的史比洛開鎗了。我聽見子彈打在石頭上。這時馬高夫滾過石欄杆向下跳去，消失在灌木叢中了。

無論怎樣他可能傷背或斷腿。但是也可能不致受傷。我只聽見他滾下坡時一連串樹木壓斷的聲音，然後他到了路上。

我記不清自己是怎麼爬起來的。我衝過白警官與米蘭達身邊到了欄杆邊的周蒙身旁。

『你受傷了？』

『沒有。』那簡直不像是話。他已經站了起來，走向通彎道的石階。

馬高夫的影子在下面山邊急跑。白警官在欄杆上瞄準，但是又低呼一聲拿起鎗。我起先不知道爲什麼，後來才發現馬高夫下面是阿杜在彎道上。馬高夫在灌木叢間也許看不見他。

男孩一定聽見上面的鎗聲，馬高夫的脚步聲一定也警告了他。他站定下來。抬頭向上聽，然後他躲到樹蔭下去。

我身邊的米蘭達屏息止氣。白警官彎身下望。周蒙也站在石階頭上。

馬高夫轉個彎，跑過阿杜站的地方。

跑下去……過去……然後消失在下邊檸檬樹叢間。

米蘭達尖叫起來。白警官低說，『他放他跑走了。』

我立刻說，『我叫他去拿證據，他必須安全地收起來。』

『他是個膽小鬼！』米蘭達激動地說，她又向下面臺階跑去。

阿杜由樹下跑出來。我不知道他拿到小包沒有，但是他迅速跑上來。周蒙向下面走了幾步，顯然是想去追馬高夫。但是米蘭達由他身邊跑下去，先遇到阿杜。她用拳頭打他的胸膛。

『膽小鬼！膽小鬼！膽小鬼！怕那個猪！你居然讓他走！女人！懦夫！我吐你，我吐你！如果我是男人，我會把他的心剜出來。』

她說完想衝過去，但是他一把拉過她。當他走到周蒙身前時，他用手推他胸膛。我跑下去到他們身邊時，聽見米蘭達低哭咒駡，阿杜低聲說，『不，不。周蒙。等等，等着瞧吧。』

本來是走動的地方現在一片寂靜。周蒙聽了男孩的話站立不動。三個人都像是一羣雕像，兩個男人安靜地互望。阿杜站在周蒙面前，像是擋在天堂門口的馬可。女孩已無力地在一邊哭泣。電話鈴一定早已停了。白警官跑回去，可以聽見他在對電話說些什麼重要的事。警員走下石階，由於他的傷勢所以走得很慢。周爵士一定去看史比洛了。

風已停，空氣中充滿黎明前的寂靜。我們清楚地聽到船屋摜門聲，在木架上跑步的聲音。然後他停下來鬆愛麗絲號的綁。他又把它推出水去……

它的馬達忽然像鎗聲般響起來。經過一聲簡單的吼聲後，愛麗絲號自由地向海外躍去。

然後帆船爆炸的聲音吞沒了馬達聲音。聲波震撼了我們。火焰昇起照亮了水面。爆炸的回聲在山谷懸崖間搖撼，然後消失在樹林之間。

周爵士說，『怎麼回事？怎麼回事？』我聽見史比洛氣急地說些希臘話。

白警官放下電話跑到我們上方的欄杆邊。

『周蒙？怎麼啦？』

周蒙把眼光由阿杜身邊移開。阿杜清清嗓子遲疑了一下。我發抖地說，『我想我明白，我在船上的時候，我聞到煤氣氣味。那是很簡單的事……誤把厨房裏的煤氣龍頭打開，煤氣漏出來，積在甲板上。你不會注意到，但是等引擎發動，它就完了。我——我以前在英國也看見過這種事。』

『史比洛也說過煤氣的事。』他擦擦臉孔。『天，多麼可怕的晚上。上帝。我以爲……他用過厨房嗎？』

『不在出海的時候。那表示他爲什麼把包裹由甲板下拿到山洞去。不，他一定是回程的時候用的。我把盒子拿出去時，氣味很薄。你拿到盒子嗎，阿杜？』

『是。』

『你拿了個盒子？』警官高聲問，『你就是要告訴我們這個，啊？是無線電嗎？』

『不是。是一盒僞鈔，白警官，七十萬阿爾巴尼亞幣的一部分，他準備今晚送出去。我設法偷了一盒，在他抓住我之前把它藏在船屋裏。我叫阿杜去拿的。』我又加上一句，『我想，這件意外——可以省去大家許多麻煩。我是說，如果希臘人要鎗斃他……』

我讓這句話停在這裏。周蒙和阿杜靜靜地站在我旁邊。警官望了我一下，他點點頭。

『妳可能說得對。好，黃小姐，我再一兩分鐘來聽妳的故事。你把盒子收好了嗎，阿杜？……好。拿上來，好不好？我們下去看看。你還能走嗎，彼得？』

兩個警察在小路盡頭消失。又是一陣寂靜。每個人都回頭望着阿杜。他望着我們笑笑。他外表十分漂亮。米蘭達低聲說，『是你，那是你，』然後坐在他身邊地上，手撫着他的臉，她欽佩地抬頭望着他。

他低頭望着她，用希臘語說了些什麼，那是一句十分溫柔的話。我聽見周蒙猛吸一口氣，過來擁我在懷中親吻。

周爵士在平臺等待我們。我們不怕他對我與他兒子的事加以評論。他溫柔地笑。

『我生活中的表演，』他自我安慰地說。

『眞的，連我也騙了。你知道他沒喝酒醉嗎？』我問周蒙。

『當然。但是我不知道他想做什麼，不過我想可能給我們一個反撲的機會。你演得不壞，父親。』

『這是浪費好酒。』他父親說，『不過杯子裏還够史比洛用的。我把這可憐的孩子綁好安頓在長沙發上。等天一亮，我怕就得把他送去醫院。哦，我打過電話給妳姐姐過了。我告訴她十分成功。眞是不凡的一夜！』

『走了一程漫長的路，』周蒙說。『我不聽完露西的故事，決不能休息……不，好了，親愛的，等老白回來再講，妳不會願意對他複述一遍。妳一定累了。』

『我想我够累了。我還好，只有點虛浮不定。』我慢慢地走向欄杆，靠在那裏凝望黑暗的海洋，黎明的曙色已臨，已經有微光照亮了阿爾巴尼亞的白雪。『你認爲還有什麼給他們調查的？』

『我想沒有什麼了。』他走到我身邊把一手擁着我。『忘了它。別讓它騷擾妳。最好是這樣。』

『我知道。』

周爵士到我身邊引述說；『「我們不可再以過去的煩惱來回憶。」』我說，周蒙，我的結論是我們已經不需要白警官了。浪費天才。我將去拍攝自己的電影。我那天寫信給山廸。』

『那麼你要回去？』我說。

『我討厭，』周爵士說，『但是我要那樣做。誰願意離開一個可愛的小島到冰冷陰濕咆吼眩目的倫敦去？』

周蒙沒開口，我覺得他的手力加强。阿杜和米蘭達緩緩走上平臺石階，低着頭低語，消失在落地窗戶中。

『實一對，』周爵士輕聲說。『我從來沒想到莎翁的話會在活人身上說出來：「哦天，我是個人嗎！我要在市場吃他的心。」妳注意到了嗎，露西？』

『我不懂希臘話。什麼？她實在是怎麼說的？』他告訴我之後，我說，『阿杜呢？當她吻他的手時他怎麼說的？』

『我沒有聽見。』

周蒙望了我一眼，猶豫一下，又漠然地說；

『「如果妳要吃他的心，小姐。我已經替你煮好了。」』

『天啊！』我說。

周爵士笑笑。『今晚妳看見了本島歡悅的另一面，是吧，可憐的孩子？這眞是神奇，對我們而言——一個音樂家和幾個演員，眞是粗暴的法術。』

『我眞高興能和你在一起，』我說。

『那麼妳可以忍受得了我？』周蒙問。

『我倒希望她對你的話多加考慮，』他父親說。『妳想想看，妳能永遠做個音樂家的妻子嗎？』

我笑起來。『我弄不淸這個建議是誰提出的，』我說。『對你們兩個人，可以。』

海灣遠處有道藍色曲線滾成一個銀輪，然後她消失在曙光之中。

（全書完）